



唐
文
粹

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碑十七 樓十首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斯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碑 李邕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道四

唐京山寶德崇元聖祖院碑 曹鑑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主德觀法王孟法師碑 李文本唐昇父劉先生碑 潘嵩

後東林寺碑 銘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

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主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其則失其道靈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靈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理而法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其乘幾為一致今天子取其益主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工州奉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茲地松門千樹嵐先熏天胡毋響響鳴於有冷然可別愛而不顧利以時往彌憐時憐時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權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住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揀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應慮下虞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治織匠成於心授規於手口而不空雨而不復饑餓憂湯優搗執若殿若甬若門之三若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廚激飛

泉而注於鬻錢之間若梁峴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踈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出位則為閭三百一十三高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為梁為棟為楹為櫺為闥為屋之事數為級磚為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旬端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於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處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比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為山山與秀兩有之五宅窺湖懸泉墜天稱香藥靈鳥聞獸善煙嵐之中悅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尋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驚者搏攫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籍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勝以緝物元諫以象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惠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壘闕矣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嵯嶠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驚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貞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誠及其徒疑將又論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質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豈乾之教蓋西土絕微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吟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權廈而貯之猶波之委於清濟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公近古而有如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壁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岳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承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岳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以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命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伏其背深湖朝其嚮相土有擁抱之勝盡在其上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蕪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鑿沙門器有公識為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與為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

有禮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堂而會食拓庭而實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丹車而極其心相者亘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鑿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賈武昌石琢糜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岳重岳無峽無友釋宮斯闌上轟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疑煙水奔走雷颺箭雨溼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千後

大重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淳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聩故熱惱積新劫燒難驚波巨海沃隸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照了義能覺慧善提之炬則荆棘除檜般若之航則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陟度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良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頴護法之所建也周日環郭澄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衆生夫馮其高宅其勝智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象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矧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當一食信為法本悟實於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與補舊塔建置專容彌陀當其陽昇程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宏名討因郡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昇命借如昔

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
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期翽輪枝地者結業坐開入
影者昔趣以息與若殫財竭力刻楠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實
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
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華寓其根莖雲雷
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
斷石僉允圓功豈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
出家性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
蟻難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
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貴庸
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閣襲吉
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特新羅通禪
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替而演成恭而有述

其詞曰

覆壽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
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亡境息思示法流渥絕生
死岸破煩惱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
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
枕之高山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
吾無聞

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
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愷後天下仁居
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大
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社黎元樂康
寶祚延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賢為靈稂與羣生共有叩直空
而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夫余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齊萬

法於物哉是以沈善惡字澆妄之泉權杖莖乎植性之園常令
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示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俾羣
生固不開悟且夫斯干秩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為有
列利映平霄翫飛鸞平陽光瞻彼王毫儼然金地羣軒鵬耽岫
聳雲攢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
毀大中二祀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
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權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
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輝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官則齊
驅騏驎視民部則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貸出水衡洎陝台司
示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勲
視更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水土公降由辛未歸以甲申
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
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僧會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
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
區區徒自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齊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
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二界信實羣生非
顛倒但學者不能察然壞會遺石去利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
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
撓吾直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入不知修行
不見因果畏陰陽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
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
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
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
輻湊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
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
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蜮乎
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望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固庸

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昭肇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爲工結繩畫卦質文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爲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玉空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于羣生羣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厦文聲離虜鞞爲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問叙祥煙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相鼓以萬清先立之千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爲寺彼皆智慧傑出親啓山林合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十圍一旦有二龍鬬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桑林不暮年而雲攢四榮風揮寶鐸擊六扇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罅瀉百雉繕修多羅爲攝受置無盡藏爲莊嚴辟窳幽邃輪奐傳故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諒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大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維摩從省禪門師會著其功善集塗施備修房廊學于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塗言涅槃明則洎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爲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勿植淨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茶于新安友恭道幽仁實懷肯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

玄操與前輩又爲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爲地藏香火定中之謀始千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爲銘曰
 弈弈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嶸嶸伊昔旣展神愁鬼毒泪將再榮天人合福施有遠龍其怒則觸肋作棟楹枝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蚌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卉化成欽奎玉礎方丈花臺百尋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裴公登其學者弘以戒光甘露示厥有爲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吏野永言歌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關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有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數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禮
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刻膚爲紙即壞即滅
如筆畫水暗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
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憂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崧山強暴之初乾鞮勞謙勵精爲
理推誠而萬方膏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
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
南河南之師鳩讎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
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恩明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
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
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
上儀諸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
帝者也而猶媮媮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
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王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西諸道
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
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
不云乎泊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
而誰昔殷湯克己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重纒致銜珠之吝雖流
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
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髮髮微臣職忝方面生丁
盛美受恩深無以上報謹緣草函奚斯歌慶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
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贖鐘武機亂經文衛曆孝
感神明表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靈穎道冠魏魏威深毓毓運
多難克濟不績慶緒致誅明僭易人道助順天道亞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承宗柘業盛君親功崇列辟文禪之際
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住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
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龍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固弗
怡擇動植植仁飛沈受覆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實勝如來囑庸允
格德力無窮慈悲孔頌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數錫
真卿銘銘敬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講述臣
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王等
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
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霽動植澤及昆蟲發
自皇心偏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吹吾臣時
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富州採石兼
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今微臣獲廣
昔賢善頌之義遂緝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
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大書一
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悽惶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
幸甚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罪誅之臣猶刻金石垂
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之表頌德況
陛下以魏魏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
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答

勅朕以中字及物亭首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
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御慎徽盛興潤色大猷能以
懿文用刊樂石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

德昭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河之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唐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崑崙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不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干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父矣而遐襟曠迹冥寄希夷顯晦自裁人莫能識夫玄珠非謬詭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滿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形勝莫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鏟荒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釋幹吏以董其役聲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禱之勝選也况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若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緣垣之內有流泉嘉木遊飾幽閣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含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豈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誕生含章炳靈象

帝之先資我疆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既見萬物方觀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清感愜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宣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嶮嶇之人顧難平哉鍊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公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累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闕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官羽節凌風球佩珊珊是離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古地父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王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湫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醴醴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

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指
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嚴戶強為之銘
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
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笑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
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巨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激解而不息是以至
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齋嘗
摛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尙榮利於窮途何異乎蟬蛻生於
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出於未兆計大於崑閩者哉若延岱山龍
駕傳神丹之秘訣秦都風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頽年於昧谷
振朽骨於玄廬白王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
襲寶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
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墨表德齊聲於曾閔是以
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
仙才固以軼仲弓之卉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秉兩儀之靈
和體五常之休德宗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輝蕩雲霧於
清夜盈尺之寶出鄴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昭乘豈惟楊
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
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心擊煙霞芳綺羅於桂桔既而初筭
云里迨吉有與懿成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
兩將戒法師交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指生於白刃
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
長甘蔬非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若夫金簡王字之餘論
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餘貫稽登山而
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
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巴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講肆陳鴻
鍾於靈壇著籙之侶升堂者比近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羣雖列星
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
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曆道冠穰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
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懷趙壁
而無玷年殊盛衰鼓吳齋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爲循大小於
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夙著
金液方校駕白龍而不及王棺遠極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
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
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曷旒惜道門之梁壇摺紳悼人師之云亡
固以恩倅撤樂悲踰輶相有勅賜以牌禮資給楚事並加隆焉第
子陳允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風雲而永慕思
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
遺復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繼東陵聖迹霞舉王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璧形
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察允屬賢明翟衣絕志鶴御恣情栖心
大道投綬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蠅蟬
蓋青蚪來獻丹竈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啓聖
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
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旨以
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擬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
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天矢哉斯所以貫三才
籠八極澤及中外仁如動植播中和替茶黜昌望緒垂帝則而已
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
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來路以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爲崆峒
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

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先于萬有委蛇于重玄始事河內張君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其君之傳授真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君若闕鍵之固鈎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導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干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爲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琬琰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忘宜在乎文憑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食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人葆和畜神道之宗今乘輿駕欵無象有物玄之功今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自然擊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韻王堂靈符寶章關中宮兮出自幽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入月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鸞龍偏伴高空躡前蹤兮指巧棄智絮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澤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儲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恫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灌與守中兮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五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姝孫儉燭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吳興姚

鉉

墓

銘甲 十一首

名跡十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香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涑陽東嶺洞谷銘 元保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者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佇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云政隆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官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

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
會壇位承奉儀矩禮且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
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兪昭昭黎獻底定案區傳祚後
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只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
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
有直宰而未和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負纒臂其間左排首陽右
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
留此巨跡千峯之巔後代揭屬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詠
說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為學者恧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
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達箭馳風疾可駭於
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陽無朕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
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
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
如坭埴鑪錘之為瓶為缶為釣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
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
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
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
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
搗太極蹴躡顛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擊太華
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為神祇可不謂
大矣乎哉我靈掌鐵指如畫隱轆磅磅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
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
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射于華陰華人以為紀崢嶸勒
之眾頌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
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脉乃
眷斯顧高堂遠蹈若如削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
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
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
世未觀焉夸娥媿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
亭高聳霞絕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
羣動下視衆山蟬蛻蟻螻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
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
宇宇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律屏京室崇山迴合
連岡叢荷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威谷抱谿關崑崙起重險為
秦東門截由夏於閭闔隸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崛起羸
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
師道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泊江返秦壁天祐漢
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過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
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王函於
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以眷興王是感不然而何錫美開國如
此其大歲在大人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夫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
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文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
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高
賈至

虎牢關銘 并序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維嵩
萃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關域中夏資經綸之

攻拒卻樓槍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
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疆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
中原版蕩封豕荏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
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閭
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
業之王載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
功業知宵寘之意乎不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
志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
乃知不獨恃險而頭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
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鑿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
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履坵封泉寔
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恃
以滅聖憑而王嶂嶭豁呀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勦敵相
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復洪溝乘壘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
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
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然憫亡
懷其號叔返道復隍惴惴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
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怛逆失順獲古今同期
申鑿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
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廩廩無谿徠徠相望三代而
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覆不相接且秦
之與蜀也入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資還
可親昵孽坵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
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際有所不開迴翔
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窳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窳缺也于

斯有茲地地之窳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壽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
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
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衝而舉追氏緹懸纜以下梓人徠垂絕
宜鳥傍危岑繫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夢綴青泥
截斷岸以虹矯統翠屏而龍腕堅勁膠固雲橫砥平摠庸蜀之通
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夫防如鴻濶陽
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贊幣以
遙達人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公
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易則代蠹
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
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
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無是時而無是用揚揚天下蚩蚩知
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復踵武湯湯者荷古人
之倣作銘曰

天覆地壽本亦同設大衆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
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
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人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鑿堅刻
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文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旋見以陪陪落我管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材
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
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
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園如笋抽高突雲陰樛
表下園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
無言莫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洞開髮髯有像神仙下來顛氣亂

靈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絕頂霄嶂澄湖在上八罕戾止
孰闕其狀日燭雲波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雲衣谷來松音潭
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歲聲聞
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水榭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
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流谿水自越之內此山為大
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礪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
舜合禹仰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
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成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
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
陵浩浩滔天之災者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
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
仲尼移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
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礪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般道絕輿有尚父爰
宅于幽盤稻草莽天地闔闔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
水濱讓泰八紘牧野相和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先惟彼聖
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礪溪今古法法

胥山銘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
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慙蒸人乃啓忠祠銘
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
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
求忠者之屍禱水星之舍將敗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
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讎不與

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干宋鄭絕楚出
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之師於吳軍鼓丁寧
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者以話言戰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
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
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棻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
王宰惡受賂二十年內越恣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閻闔劍光且失
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而車甲
已困於齊矣罄稻已奪於歲矣屬鑊之賜竟及其身鳴表盛屍投
于水濱憤排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鳴羣飛
陽侯夾從聲速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勝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
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蕭之和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
墨裂地仄截若岸坵成坑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
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旌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莽千里洪
波砥平有滑有脰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
臂于卯階金伏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
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
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于妻殲鉏直士赫赫
王閭實聽奇謏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甘朱戮莽非
楮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語讒輯步光欲飛
姑蘇待執吾則切諫快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書夜兩至懷
沙類騷洗滌南北顛蕩東西夷蠻丹版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
濟齊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高楚濱夾塚洪流寔為吳津兩坐錯落如鯨張鱗惟
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卷沙
揚濤瀉馬殺人國泰皇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

摩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須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與為閔故萬嶺交峙而嵩
華游其方羣岳敦靈而瀟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黨乎
鳴絃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屢縷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
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雖瀑流之下鑿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
觀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
登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室如玉岡巒峭竦
巖壁重復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渺嬋娟似霞木可攀真氣勝而
塵累拍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
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
鳥不喧杳渺凌逸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霽朝翠巖光
畫清符蕩載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家涵風有聲綠嶺未極劃開洞
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鎖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
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後徑下仄羽人幽會此焉瑤席博
翠壁而直上輒崎嶇於紫氣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
精爽澄疑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
鳳蕭響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照精利
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鬲
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
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養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
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憚刃持香履險通幽梯絕棧
而歷嶠巖排蒙籠而登香謁時更不檢而神居秘躡粲然皆睹嗟
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容有顧容而諭予者
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入之道行
藏有數故棘津逢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
十祀教焉而興歟乃為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欹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

攢峯倚兮蟠雲蟠下臨陰谷兮神以慄敢巖巖兮洞無極老松蒼
瑟兮生透風興雲需濡兮煙霧黑懸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
兮層霄外披寬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露世道紛綸兮
何足謂朝為榮筆兮夕顛預不如幽谷兮閔仙經翼接浮丘兮整
煙緲我規丹竈兮坐山腹眾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瑤臺
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
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契傳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
不朽兮與石長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銘乙 碣嶼附機 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嶼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佞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鍾銘

化成寺大鍾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或

宅一

丹崖公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悅

昭夷子趙氏碣嶼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拔尤博雅明道
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
子禮與禮輔輿官至臨穎縣丞輔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
禮與之子子也元精神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
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豪以初筮求我昭夷以
玄穀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厄不容其高乃屈身
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

琴誅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香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
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道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
發瘡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
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
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道好由也之勇
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濬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竄武之愚
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足六氣和通眾賢之不兼暢
羣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聞言物飽其義吾
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
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過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君同人雲居
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徽終南山人范履藏用御
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誥
雍州司功大原王適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
咸痛君中天鼎雖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諡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危光景不耀乃共稽隲
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明夷于昭夷昔數曰才位不兼大
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以子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案
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汨滂陽九
滔災大人感生卉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驚暴
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祖受始淫狂
西伯考元曆在聖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寔逢其良投
劍指麾奄有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
仲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擊無上一屣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
監業隘運巨功巨軌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有嘗著汲
人嚶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龜永安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

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若東明觀三十餘年受
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以弟回
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年回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而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已酉歲十月
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
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爲碑以志于
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漢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
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
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奔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
生友悌以道慈切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
邪從容以求其得之邪盪莽很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
顛顛墮聖圖壽離中就異焮然與神鬼爲偶頑然以木石爲類空
侗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謀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豸薦角比于猷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嗚笏不可挫大
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次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
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
領鍊下偷上慎非公之節孰爲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粟承粹和篤守天經法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
痛仍號于穹昊捧上濡涕頓首成墳陪膺腐毗寒暑在廬草木悴
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
命夷官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
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

泉帝命荐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毗李
興父被惡疾歲月就函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
啖噉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涕洟遂於
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首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
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
與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未耨爲業而能鍾彼
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克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
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佞石銘

皇甫湜

佞石蒼蒼驪山之傍鑿孔確巖巖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
十萬人茲焉惇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憑依屹住中透濇刑
噉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佞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
溝有薪於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焉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穀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揔奇力率財彈驅
驅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鑿成一呼九州風從白挺
荆棘指麾噴噴險阻不闔于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童蓬顆無
依不十年中焉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陳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佞石烟
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反儒厥氏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離儒祀而家秦
坑儒邪儒坑秦邪
洪州大雲寺鐘銘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
節八風佛土以鍾磬六時天造聖作同符貫貫自真乘開設其輪

獨孤及

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形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
善惡與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鍾
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北方上士精法觀
釋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入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
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
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髮際交應越五月辛丑
新鍾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階隘億兆諦聽鯨魚
乃發司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
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初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
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千門徹
萬戶警魚龍皆奮蠢豸不整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壘音知方
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吐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
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
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
下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
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爲大相彼創制本乎無
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神乎故帝庭用
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
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
有赫而鍾簾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今得鑄爲紀綱洞三學之
奧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遍十
方乃同寅叶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縉流輔仁而或動
或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質精金博召良冶島氏宰
陶人翼鎔範脩林榱植火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闕怒而陳力巨扇
咆哮洪鑪赫熾燄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寶以決注下潛成於數

圍察夫陰未疑陽爲烈燻爆泉沸氣噴雲洩既旬而後實既堅而
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驟龍
踏於上蓄精誠令寥亮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修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炸雖鴻音未
揚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縉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髦
彥聚捨珍瓏翕營臺臺嶸百常沉塗一色然後挿雲柱倚天梯
駢轆轤縮脩索攢勵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筭鱗頭以交
扛猛以產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維乃鐸威音潼溶而一吼虓
響及華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
革塵滯塞開宜蒙浴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具機坐
融其諸佛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
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劍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
細而促漸登鐘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乃而畢
爲若是者何皆皇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
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
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殺儂壓皆恐怖殺傷之事我
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聖翼龍象以之懺薩以
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不忒持我像教洋
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
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
復構他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
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
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寧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茲
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武式副羣心之
望焉而主簿弘農楊景新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
奉天秩允恭仁祠輔管樂石贊就厥美難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擊鏗鏗
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眞聲開梵筵一切苦輪悲熾然開

我直聲威自負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鍾警大夢而能發揮沈潛開鬱茫盡
則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厲
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
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
寺大鍾者量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創也公名有則
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
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
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積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鳴
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成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替臻
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觀天宮崢嶸聞鍾聲瑣屑
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聲六時有所歸仰
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成應秋毫不挫人多子
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龜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
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震驚金精轉浩以融熔銅液呈焚而
雄燦光噴日道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煙矗於遙海炬赫宇
宙功侔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摩金
索以上短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開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
奔電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景福躬嚙被于天人
非李公好謀而成弘濟羣物又孰能馳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
龜龍人物之標準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勇替戢厥美寺主
昇軒閉心古谷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鏡
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絮已利物是人
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
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
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
老乃緇乃黃覺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

恭承德音歌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輝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炬赫聲無邊推擢魁魁
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鞦輪輟苦期息肩湯鑊猛火倖熾然愷
憐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鍾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隱瀑之作風軒洞壑地洵山鑿越之齋
廡之隅人逸而駛某其帥某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并序

張嘉貞

趙郡洹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
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砥闢方版促郁緜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
也又詳乎又挿駢坐磨礱密覓百象一仍翻仄壘腰鐵鐵蹙蹙兩
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湧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
莫能初是其欄檻華柱鋸斷龍獸之狀蟠繞擎踞眈眈翕翕若飛
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
木鬼神幽助海石到手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
鱗甲擠會者徒聞于耳不觀于目目所親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
莫之與京勃河北道推勾租庸兼復囚使判官衛州司功叅軍河
東柳漢縱為銘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架海維河浮竈役鵝伊制或微並模蓋略析
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啓為博北走
燕劑南馳溫洛駢駢壯棘殿雷薄攜斧拖繡騫駉視鶴鑿一倅
天財豐頌閎斷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覆聊

石橋銘并序

張彥

闡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成奉詔摠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
師發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
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洹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奔突延表材威制模斷紛糝鞞
地泉開盤根玉苑虹舒電拖虎步雲攜截險橫已乘流迥透塊軋

匠造琳琅瑰瑩敞作洞門呀為石甍賒莫算盈一紀方就力將岸
爭勢與空闕吞齊跨越徹夜防書月挂虛蟾呈羅伏獸謂之鈴鍵
操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
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
殷富之發嗣孺朝趨禁雷寶含水碧文輝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
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并序

元結

零陵龍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耕確踰日有唐節者曾為灑水令
去官家千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
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灑水未盡灑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下句磴磳丹崖其下誰家門
前斷船離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
臨淵罔罔巒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子飲啄
終老翁亦恍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并銘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甌負江水莫克并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速人
陟膝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或說言終不能就元和
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美食列而多泉邑人以
灌其上墜垣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未嘗繫者
將安凡用對布六千三百役備三十六大輓千七百其深八尋有
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嚅肯似于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藜而封之也蛻愚而不
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
冥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
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
月星辰文手拚葦昆蟲鳥獸文手蠹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暉

之羽文於旌旌登龍於章升王於藻百工婦人彫龍塗凍以供宗
廟祭祀之文宜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
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捷不敢咳
不敢唾不敢跛倚者欲蹠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故
有髮如星尤如目氣如蚊宮之水又有黠如七雲如久陰如枯腐
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
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
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
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
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有覆符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
筮之遇復三犧上之同人三龍上至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
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龜吉卜於火
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
而悶悶土協吉壘壘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管之兆乎且
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
丘陵為其設險乎駢為川濟率其朝宗千華為百穀以黎祭祀之
黍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藟藟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
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土柷
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官廟乎坎為塗並以澤生殖乎祀
為壇壝乎竅為井壘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
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
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狐鼠憑妖慎
無聳為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蕙鳴呼介而
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螭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鬼之未返者亦
命巫師而爭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
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

見草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王斂無禘禘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
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
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吳興姚

銘

纂

銘丙銘陰附挽九首

宰輔七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道遥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中書令道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
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梯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
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鄴之成臯聰明先覺博
古兼覽宏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爰而不革實而不滯原夫
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慕當之冲虛播未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
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頌蔽
開哲懷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
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轡登朝濫竊宰邑聖朝
知其貞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
厥有成凡化二區里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
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誇及官因左退
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閑躬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許謀皇極功裕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迷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孝迺邇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道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孝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人心崔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摠而兼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永而賴禮此又善中之善者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邁疾陳郡還醫浴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諡曰其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李恒濟史儼然在戎靡所宜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閭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度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我我仁公抱孝舍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我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道遥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覆兜害直事乃不行盧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費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威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拜泥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侯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官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遠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那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萃人

哀喬嶽隕躡輔星昏暉天子涕淚迎崇上古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那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惜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若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不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臣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承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輜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坐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關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靈關人

祖襲襲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
 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
 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為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
 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穿心圖遼廓謁主尊於幕殿議大
 計於棘門天子壯之拜為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
 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尤帝
 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
 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
 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
 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也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
 肅宗遠代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靈龍於二主功高字宙德鍾
 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摠有平勃之勳伊攝之霍立之再
 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樞務遂得特
 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
 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為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為心太素為體以虛舟
 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
 鼎於我如浮雲天位遐年在生為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
 有四頃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
 而歿今則冊焉嗣子發丕堅察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
 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容
 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為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朝諷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威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北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閭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中神嗟岷岷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
 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
 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太墓公之先自漢建
 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聞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敬皇銀
 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
 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
 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節終三加之尚書左僕射公抱中蘇之
 粹靈昭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
 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
 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
 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政
 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旌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
 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綱綬樞極
 在帝左右順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
 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
 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訪決重務以公年及懸車
 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及懸車
 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思遂堅請禮優師
 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
 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已摠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闡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
 之化海南海有威懷之略自准而南輿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
 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啓多所文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慎慙

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焉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當理遺情怨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徵福不乞靈物怪氣燄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濯叢鶴學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傷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壁異陸賈之裝囊鄉董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於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生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朝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緣幕延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事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交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瑱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推利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眷忝府辟聯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祗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縣軍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庶幾納書禮優職曠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挫兵符保鑿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燧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紱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善頌進加

司空今皇帝憫公微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損之建議深切漢元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球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家海未靜褐衣危言始射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孫大鴻臚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恒然光明進參六職節制襄岷峽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具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靜於是膺睿象之奇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說曰強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涵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禁厲不施峻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隲財成造化宗工傷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楊休德輝涵泳無際譎然和平之運恬矣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絮靜登善虛己求天下之才博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碑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闕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擊術且曰吾以忠信為丘禱死生為天理一氣聚散斯為順之美積善堂自為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如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瞻太常寺協律郎早夭次子嘒太子司議郎少子喆京兆府參軍事馴行孝謹號號毀瘠奉二尊堂帷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摠方國掃除螟勝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蘇風叩若華鐘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句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兮閱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茹蕭啓路歸此壤樹鳴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闡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說以聰明氣勢急於覆按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愛天子職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寬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其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稔山未此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全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整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實弘善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更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雅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歐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虛虛荒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閭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簾竹為苦且奸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墀登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和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贊贊王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大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公若使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橋成腹心可洗久恥是享阜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秦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姑川西平上平涼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連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太息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

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氍毹龍杓凡六品名出禮詔曰精舍古器用以此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東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在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賈外長史天下人為公按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慈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鉅劄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譴過汝州公厚供具求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

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揺扇益自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仕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謔語容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己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秘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淮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禧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惜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其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洵幽以獨明曠以兩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繩子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鬯孰為忌畏譜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顧大百行潭園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 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能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慕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又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厚功德權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象亦烏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勳誠備其養書始終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廟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長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贈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齊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臨淄軍
 使襲彭城郡公贈永州刺史祖貞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
 州大都督父忤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
 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蕭端明溫重固
 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
 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今考績皆為府中最典元初以太
 子家令為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
 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膏膏鬻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
 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
 大旱蝗蝗為災絮齋蔬非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莓莓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相誘北方之戎
 幸吾阻飢大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
 教告繇是諸戎皆為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
 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
 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
 以萬級獲羣驢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涇于
 靈州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
 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為王而還登
 山斷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
 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
 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
 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
 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
 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吝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

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宣寢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
 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萃萃之為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
 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
 於動植孝順決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
 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
 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大瀛州既圍樂壽又遣兵急攻安平三
 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
 死戰亭午而拔抹屠無唯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
 以寶劔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
 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
 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
 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
 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
 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不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忘生極
 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為至
 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摠馨香以識空質
 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洗沈彭城東義納忠幽都朝易賜饋來宅便
 藩渥命焜耀嘉績北戎病無從古以然懷徠湯定勇略昭宣變和
 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斧廓開侵淫奮威武保大定
 功庇人尊主敷教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
 西征賦詩播於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
 酸涕洟義芳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參差整潔濯漫
 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
 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公諱植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

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惟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樊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省有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求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名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特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極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今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嗷坐公專達作威擊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訟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諫時謂得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蒼蒼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位之者勿觸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避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塵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謀其程日馳數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白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唐無通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久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入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如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郭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叔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術扶馭亂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慕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廣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濱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官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乎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調諱鄉凡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適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銘丁詒未述附總一十二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柳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宥墓誌銘韓愈

拔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韓愈

呂衡州誄柳宗元

左黃州表元結

陸欽州述柳宗元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

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

織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

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胤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疑右武衛錄事

參軍節終回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

任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鄠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

權德輿

公墓誌銘并序

九四七〇

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爲兵部侍郎在途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爲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開一歲轉吏部尚書擢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疎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謹憚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秉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爲儒門史師中臺臺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禮節鈞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桔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美使都自爲理得以調乏用補庸二府無私焉四復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儇率循教化皆聲詩藹干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渫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奸牢益以私幣貨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關三蜀之鎖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助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枿秋毫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艱業雖康寧宴間之不若君子以爲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陳蓋簪絲桐博弈談天盟嘯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濟爲己任而績用未定斯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恒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

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刁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姝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繼京兆府參軍節躬彊學幼子紆編皆以門蔭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慈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官家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削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鏢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微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適已兮緩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良諷湜曰死能今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韓愈字退之後魏安相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敬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幸排之乘危將顯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駭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竊恥章安向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悅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異元濟及吏兵又遁無功固澗

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敵前詔擇庭臣臣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慎言於上曰韓愈可恨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辱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敢為宜衷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欽禁軍帖早權驚倖臣之銜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闕不施餼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塚裏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意以為枕食以飽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克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聲集駮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并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頭胥延坐廟以行今望絕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巨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嗚不特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敎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廣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可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靡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

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多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織襪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蓋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闕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空家於鞏依藝空生靈言靈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開閣生甫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帝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掾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劾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需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汝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煇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侯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臣邦國氣震恣使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今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侯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家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怙怙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由博士爲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跪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始爲吳人曰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眊眊出言孔揚令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不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

表爲劄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者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蒿草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衰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歆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絮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

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旣歿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叔孰爲其壽死而不朽孰爲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入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于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然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旨百千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直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淳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于厚得柳州既至歎曰

呂衡州誄

柳宗元

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于本相伴則沒為奴婢于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于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詔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追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棄不一引手救反以為得計聞于厚之風亦可少愧矣于厚前時少平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為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齋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于厚在臺首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于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

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于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于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于厚結交于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于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于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于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觀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諡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絮其儀冠仁服義于櫛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足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敗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靈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理
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士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
司奮藻含章決科臨中休問用張署離百氏錯綜逾光起都諫列
屢早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
手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嶺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
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峻奏鮮云能
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重削自任章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
糾迭伊肅邦諫具畏遷里道民服休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
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
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衣繭盈車雜耕鄰邦我威之華既字其
畜亦執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夫速租困役歸誠自出兼升既悉罷羸乃逸唯甘舉善盜奔
于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富人或賤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禍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橋橋貧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疾烟外
矚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實億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講德計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
月以耀晝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激嗽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秋在三品宜
益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謀是旌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
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
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興征
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專重於當時者日
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
然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
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
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干世五十七年明干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
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干田者六七年由侍
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員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干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
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
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極顯顯之人然
也賢者與顯顯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顯
顯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
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顯顯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
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收百姓
之弗賴顯顯之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
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
于州其出入始二道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
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
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
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
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
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
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
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

琴杖單瓢而已堂下有接黨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灌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園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
 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
 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
 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
 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視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
 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其泉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
 背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
 身迫當室絨未忘之哀然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
 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
 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
 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
 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
 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
 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見勇不曠先人之祀矣
 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葺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
 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扇輪牆藩之禁達生
 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步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
 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被清塵而棲顛氣中
 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
 佐世而羔鴈不至攷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
 奇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
 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塞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
 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
 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
 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

列下以榮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繼翰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
 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
 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駭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六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銘成 版文 諫表 併 禮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元稹

隱居四

東武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韓愈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為戶部尚書薨夫人遂

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

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

有條序居早尊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特年若干元和七

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

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哉左威衛倉

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

哉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

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動婉婉

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

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

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

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柎于咸陽縣奉賢鄉

洪濱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夫人有四子

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程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

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

察御史次女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

比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種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

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

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此部府君世祿官政

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遠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

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

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

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

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

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

時府君既歿積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

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秘書省

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

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

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

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

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昌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

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任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

孤弱者次及疎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疎者來故

備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

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

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捷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禮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嗚呼漆室緹紫之徒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減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闕雝鷦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於夫人之幼子積為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汙血濡慕家動他人託為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悍妻和鬪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舒元輿

陶母墳版文并序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軼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寂希吾或稀太歲在卯子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巖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為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為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之中而能鼓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馮聲芬夔模染他類肯使專司最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十五為鄰後千萬年卜誰為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有塢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任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絕德恭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追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故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闕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立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曰毒毒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成熟稷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畷刑以肅墮悅以勞動若孫吳之用兵鷲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卑寡賑窮之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媼衣食帶刀劔推埋法箴之類闕難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鉢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節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

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係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受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夫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吝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耀耀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賤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祗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玄月載踰十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蕭蕭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氤氳挺生君子於鏗元真惟孝蕭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田菽歲也其春農人蕭事君子橋勤孰爲天子植杖而耘戈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運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十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采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父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薄湯生祖通祖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公河口海口欽頤虎頰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蜀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蒙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爲議青龍蔡未唐歷之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苦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謂其嗣子昂曰吾幽觀太運賢聖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合五百年文王與周公合天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已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宮孤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宅也銘曰

賢者避地遷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差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佞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在丘明上商皆瞽聖如夫子夫司寇冠飢於陳蔡忠如

其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為愈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緝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遁乎輪駘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以此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子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王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子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輝官闕賦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故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干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許肇 縉雲縣城隍神記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歐陽詹 太湖石記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附錄

外物一

醉鄉記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極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艾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羊何劉同為翊戴指搗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應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喪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權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入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忒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採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麗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戎異於是既而圖成錘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權鼎成龍至去而上僣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海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豨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樓匈奴服蹶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與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鱗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摩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歎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而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早曠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遠違常流其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萃萃蘆渚寧非止水之餘嶺嶺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具應彤靈鼓黃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人莫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打焉是則馨香已陳而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劔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為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誇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為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為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革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劔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黍著者嗚呼之策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許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何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未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閭闔壹之內
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析報獻奠幣幣宜
列於軒廟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畀住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壽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思之既歿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寡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徵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
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
使秦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墓望即日將軍祠在郡
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早狹畫像凋暗既建有德豈謂祭恭
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
而成心非質樞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
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經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
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經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
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老耆耆吏乃自
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修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園

之池力墜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
迴岡旁轉圓環四而中成坎窞窞窞窞洞生泉噴源東西三里而
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湄
然黃河作其左壘清渭為其後洩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
鈞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亭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
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蒼旗鬱以常在寶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
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磅礴外為寰宇敞無垠墀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擊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
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廡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秋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隆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
我署纒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
躡皇居之墊隘潢汗入其洞澈銷延霖以下澄汗盧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減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舍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比之飛騰
斜窺澹兮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綉重樓天矯以紫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醴滯澆電凝煙吐霜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開麗譙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辰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翼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借至足前則因高乎斷崖披揆則就
絮平芳止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香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綺文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輪沸滑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鸞鶴數教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緘埃不動微波以寧榮榮淳淳瑞見祥形其或淫瀆以情淫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駭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惡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遺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曠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微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應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惡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今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女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維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性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官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俸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壘壘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鎮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刺如劒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若翔若踴若鬼如獸若行若驟若攫將颺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噫若欲雲歎雷疑巖巖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巨巖聳壘壘若拂嵐撲黛露靄然有可押而詭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翻縷縷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疑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駢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懷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千連千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晁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倉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
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靡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
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諛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
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諛乎物而信
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
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縣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
卷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岫然巖壁宛夫倦矚羽容覓
色霏遠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
崆峒見月於半夜翠實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疎風
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復古同出野天樵
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漠無主龜山扼
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
於襄洛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
德門之裔也宰於滇陽解篋范綬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
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又而不寧拊胸飲水稍稍神定噫乎
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
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先景福不得獨豪夫大凡人間踟躕難有閑
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辭舊山者京兆韋君
長文時為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細昔泉石俱為逸人張
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替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
壑思同甚難故題室球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
將遲京兆之游也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若奧張前釋澄雅智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
又一月儒釋偕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險阻其
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
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
始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
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弃甲子而逃翼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
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
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
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徯至焉阮嗣宗
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
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甘淳寂也如是余
將游焉故為之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乙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嘏

吏部貢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興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杜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聞私讎不可以擅報公辭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秦不賞削秦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詣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百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鞞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粗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至屬皆來則念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空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渥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詔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瑯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關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軒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為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院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為軒入院門分東西兩廂為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詠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檠素稅麗而不華門牖戶闥華而不侈名木修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簾以至於几按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臺史之參謁入吾門將抵間於屏者見吾軒堂塔閣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為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為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官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為御史比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泊三院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為一時之感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料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宰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難其人多舉勳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翰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未煩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特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
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
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陪邪佞延俊
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馬
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
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珍凶人之豪狹君子
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登政
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
等如火烈烈如雷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善忠
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壑漢文好蒼老而公
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恂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
為大夫太府少卿庚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
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
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
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擘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鑄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眾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措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千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
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審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較下啓事賦祿必
光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豈未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顧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
會吏之苛奏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或刻深苟
成猜於是則輪飛不暇登二板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
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堅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
年冬辭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
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聖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且舉尤遠
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聽受祿者不誣恢恢然
投其虛而銜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毅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賦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庸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案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琴瑟戛擊之樂篋簋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尊洗俎豆醴等之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上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筆利干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饋干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干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楹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飾三官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第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起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相刑部府君皆錄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中以司備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筆任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秦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諫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覆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謀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輿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者咸取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租為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朋利汚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專典籍于苑園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遂賜千萬時祭酒噴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輒遂以美巖再新壁書徵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墻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絮滑背施陰闕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觀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授日懸其掌而繕寫焉筆削既成備校既精白黑彬彬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抑抑不邀不婚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興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貴子欲啟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親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蓋飛爲圖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又爲官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吉革沒地子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臭如堂館之盛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饒饒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留子誣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典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本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鄭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嗟嗟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關儒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瀘蜀權於郊廟巢夏逆首涇盜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澗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魏魏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記丙述附摠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顧况

吉州刺史廳壁記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附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齊濟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載與二倖大弘煦丕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既載于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間撫安餘衆且理于轍而觀察曹漢故荷皇澤來灌汗俗人既沐浴咸以絮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林林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蓋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大吳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為摠管府亦為都督府而薛曹戴漢充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懷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司當則位同正拔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遺茂華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江表大都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興與鄆其野星紀其藪其區其貢橘柚緇綿茶紵其英靈所誦山澤所過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威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公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若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讓在陳則吳明微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今聞也顏魯公忠烈也素給事高讜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亦業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通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編於是拓郭擾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津塵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豁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紵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摠兩家之說倣洛晉宋託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說作存歡疎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屬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禁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既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鑿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固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稚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更廉廉公能馭之雄亦為銛銛亦為廉廉公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倍稅先具污茨蓋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理梁密關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倚倚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睡冥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比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懷惡名氏遷次未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云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盡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白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難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今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偏問諸公義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紉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賢庸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虛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覆刺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執視焉而莫之改置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坊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諫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粉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勅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人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為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斬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為之有土木墮蠹棺槨雖然者有棺槨分圻散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餼寡俸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為管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官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決旬適至濠上自觀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齊滿

叱菓虐池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兀豁凹亞相楚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死者歸瓦者投斃者揜明年春夏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祖無寄故郡人有廟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營祭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壘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為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濬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鑿與幸蜀之四年久是年王師始克官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駟鞍之役韓厥為司馬難澤之會魏絳為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練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皆誣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蠻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比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貢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鬼符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為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徵表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鑄師律既和軍容不肅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文之則固自章公統戎旅王公翼我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賦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為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却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其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禹賡禹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為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戎任賢用善合契同德感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章待命乎楊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摠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吐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兼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閱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耀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畧之凡仕以資高者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益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哭爵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海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鳳篁石巖瀑布廬營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庶非同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嗚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特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且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錙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命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匪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難使非李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傑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刺繁決劇以通敏彈蒙糾黜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且舉其卓卓以敦阻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敏盛糧也緝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謙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取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有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率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甚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救渴而澤周等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鷹復老弱之流庸者而彊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斤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間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論下
 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泣王爵則任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上次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
 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
 緊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焉畿之最次于亦之最非最之
 亦無與焉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
 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
 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貢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
 負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
 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
 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
 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
 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
 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
 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
 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
 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
 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業聲名為天下聞
 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
 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
 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
 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記丁 曹附摠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廬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柳宗元

李白酒樓記 沈尤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類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唐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沅州秋興亭記 賈至

鄧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號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螫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冥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螫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冥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冥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感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其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統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香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圻岸鋪島識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榭奇方舟逆逆渠魚時翻飄菜雪飛泝泠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澹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人雲隔林無尤虛覺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殿掃林翁鬱洞開大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墮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寒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明月清泉潄潄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喪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聞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受獲拜林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拙速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而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故南臺納陽日虞邪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巧而已不加白砥階用石纂廳用紙竹簾行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亭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舟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受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蔓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入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崖積石嵌空埤塊雜木與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禪好事者見可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管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削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林屢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絡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退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迫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十水為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塞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官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秋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九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閭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其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詎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真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觀吾能知之夫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盡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闌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遠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適清風凌顛氣翔翮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為患甘芻豐牒羈繫駿駮首冠銜錫身被瓊環力方威也馳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丘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賦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窪穿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條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駢驥之馳騁况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曠形平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曠燕之比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歛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曠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內心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沮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形形而熱者其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椽者為椽楠破者為雷雷削者為障舊者為樞篾者為纏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錯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圻攪若墜于鑪若燐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閭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鄉子有吹律之變道而革之今予室之穢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為邵州道貶未州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川為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墻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瞻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固吾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為余鑿天昏之墻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卑以垣故於樓為易而賦名必者其當正據扉亦雄伊競侈由是綜步逾千方目相證則壯邦麗靡之動襟在第一繁絲機羅錯錯璋錦春以融獨峯探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頻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繁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律平籌三而環警警緒至越活挺走素榻秉呼去族諫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數嚮之歷舉四美悉佐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比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坡屋之春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諫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際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哉莫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聯右目或獨全正面愬而有諸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踞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之則縷將煩於繁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文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數以釐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抑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鶯鶯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眼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秉文之險潰文
 之毒博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賢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輒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特忌其不得醉而死者也當時骨鯁忠赤逸有
 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搆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
 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稚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
 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
 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文動於心焉王閣記作於中丞王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
 四年以言序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復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執事州於南昌為
 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
 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
 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
 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
 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決和公與監軍使燕于
 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
 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
 伯適及某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
 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靴之故缺者赤白之漫
 漉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
 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
 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夫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
 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
 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
 利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雄亭闌閣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執掌
 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雲霧飛軒憑虛洞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某野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澗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某幻成余既諾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絲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與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管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為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為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憲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蕩糞壤焚樞賢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既除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殿於古而顯於今有侯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欠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瀋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幾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葦布九邑下山屈盤而為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春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逃亡者旋或踞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揀灌繩墨之下無姦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濞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備於是千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遺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

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管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而喧埃不大野縣雲縹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而喧埃不大野縣雲縹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大野縣雲縹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軒敞流裁水亭二焉大可以施遮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鈿刮密石用成臺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潔彌望鋪雲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墻而對起紫柱翠篁辛美木蘭碧板丹寶蛇走珠檉鮮鷗暗起繁華振落英飄

綱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以白蘋間之紅蕖川與天連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蕭蕭旌旌絲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稜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為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殿置借矧蘋之為用風有季女之奠驪有放臣之望夫以澗黔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殿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羨功慶問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觀咨其病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剡河上會稽接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誼云

穎亭記

陳寬

穎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半升之見穎水直北僻地而來者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吃不得進踰躑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靈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為懷乎予聞之其羞而以為不聞也夫陽翟自穎陽達許昌皆漢郡穎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穎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綬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鈔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榭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虞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負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來里所共得音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合之以澄湖萬頃掛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麓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暮煙茵草詭憚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異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言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著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園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茶可去以自雜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壤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環而垂綸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壑疊過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潑入瀾澄指木軒於潭底閔雲岑平波裏橫橫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于前後一眄一睇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質納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眾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植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敦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首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客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歌似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踈踐行睥目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滄溟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龙齒覩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千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闔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歲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戴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暮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闕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衛數澤之大亦有言哉性情得適耳虛目闕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閭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倫也簡近於智倫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初見鷺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高閣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歌教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扶異令艷觀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輪氏當巧而不巧者也此齊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揚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玉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凝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予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梓油剛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臚舟而誦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繼韜浩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矜鞞爲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平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而臻開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記戈摠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瓌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崔德輿

君陽遼東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一

義井記 齊真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瓌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賢豪物產多狀山川闢錯風俗詭浮故理東則民潰政放則民息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儼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葺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天落民得沐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隴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蓋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皆嘗覺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

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春榜列梗錘官礮礮堅披材
釐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茲勤以勸
勞於是靈動雷斤斬莽闢無撥腐曝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
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軌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
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臺
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圍橫殺衝波泄流引瀉臂發三港支分
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鬪洄洑換屨虺弗會似聞
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
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
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替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焚
天旱魃爲虐歎蒸瘴怒蛟龍誼誼而翠激搖岸澄瀾洗月浴浴浩
浩獨落天尤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唾浮陸平歲之漑千頃豈
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羣羅生菰蒲蓂合羨澤漁
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
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
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
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爲時賢愛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
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
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君又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
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
定錄事丁宗者壽戴誠佐史章倫或爲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
綸李縱田仁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涇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
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
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噲咽隨代增淳鹵而
利倍農穡有殷家邦賢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

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載臨流潦旋敗
泊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
靈平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貫然來思分天牧以泣
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胤字通開閔扼拓磯之左隅鄰
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平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
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是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
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先奪炎氣興
洪濤浚白波騰或溜或汨以坪以潮挾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
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霖戶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
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
輒流日驟水而雲騰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
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汚明君之藏垢也羹醢調膳賢
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查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
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
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襟
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齋樂啜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覺夢間關
忘術茲所謂立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
酒命掌舍設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釐於青雘佇
聲愉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焰野
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追過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
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官嬪媚歌焉和焉以寵德
也加以中官教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帷見兒童於行殿家人
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篚筐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
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弁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來猶至道之
王也紵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

舍衆星秉德雅道光華高風九寒寒谷煦景戴崖潤色荷歎感事
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威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蘇大階齊平
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
而仁智之居在焉榮迴巖巖左右勝勢徑街逶迤於木抄臺亭巘
嶠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實榻中容
宴豆孤齋開館幽扉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
停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漣連繚以
方塘輕爐綏棹沿河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于
潺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半絳葱蘢香窸迴合含虛籟
以四達邈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蓋簪投轄則有鳴佩掩紳
宗工僊人金闥玉堂之賓淑姿脩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合聯中
欲笑拊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
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
大每溫室冥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羣后暨天暇日之反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賴氣脩然以遺萬物
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
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
臣之交感衆動靜之極學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
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遠今
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
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感
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
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曠
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誼良爲山山下有震

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隴象焉
蒙之象誼亦良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隴
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
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于養也于其養雲雨以潤物
養露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籍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
充口腹養百藥以調札瘥養昆蟲使成樂其主養鳥獸使各逐其
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露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霆以摧高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艾養擁腫之朴不爲幹材養
鈎棘之孽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藹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骨
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凶氣養蜂虻蜂蟻而
護巢窟養豺狼負獲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窳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于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垣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
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
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壅溺決於
曠鹵以蓄其施決於池隍以專其利決於剛甌使鼃蟹爲苗決於
沮洳使龜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
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
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曠
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
命使不廢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得讓竭吾
歡而罷升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女參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枿委階椽
落棟折風雨雪霜實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荆郡之明年冬十月
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代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置堂廡

我前軒怒楠蚪蚪層櫺牙牙中回洞深高騰騰掀階閭容揖讓楹
間容宿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為寢室更衣之所未戶
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樓廊直澍又西開下閣作饗舍既屋宏大
中啟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墻其
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為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
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崎函合
肥壽春為中路大曆末蔡人為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
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緒諸
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第胥至授
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
府以詳明典故為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為合肥郡太守質平詭心
風俗不憂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輻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廼於湖東北岸棠皇里作
廩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
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
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二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大歲己酉
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終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
父母五十由繆麻故其鄉堂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
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
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為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
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為非勇也臨難不濟
非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籃縷日恒歲積自阿闕而東陶
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褊小率令遠驟馳過饋餉者臺喻矣於編
戶丁男拾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許牽射潰沙徒岸呀

叩轉騰蒼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
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畏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
邑老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
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與索辦茂勢舟旋航白露
下而謀始止於凌澗柱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
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乎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履取其固
勢異虹蜺愈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威封建吳
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
表瀨門功烈鄉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千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衰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
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
庇彼遠宇達于交衢鐵其流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
散泄實前注汙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
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洩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僮僮者知飲濯
所向焉義煥燭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憊者得以濟盪瘵瘵者由之
蠲愈瘴太氣盆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置閭為開敞鄰
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噴噴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
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
得乎故比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
武外閭顯榮當朝鸞青冥前視萬里羣井為濟川之漸斷輪焉
秉軸之兆可轉躬而待矣公才藹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
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薦事彰義將獻社于大
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
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積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已披一十首

吳興姚

鼓

纂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宋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潤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蟻記 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鸞鷲舍利塔記 韋阜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 呂周在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橋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揭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獲傳惠先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舉洪雲雲傳遵遵傳智自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靈統傳雲一宿丘超思登登傳惠欽甘口相授受臻于壹與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一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緣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

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將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職而日月光明駢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朔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奪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高儼然軒構摧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二十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教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譽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抗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香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高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戒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駭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義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皇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綱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辨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首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毀與肅平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輝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梨

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會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敏自狀其筆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為刺史時惠敏明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為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既訖又立石為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元立衢州刺史張聿衛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衛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緝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入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觀睹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銀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承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况斯文止紀

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表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閩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闢闢谷由襲公無襲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艷質非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郛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鷲環駭刊削杳冥雄雄者雷駭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巖蹊踞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回斬焉中關南委地以梯落比千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秩秩然慈面嚴儀儀形似倚雲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跌坐異矣或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則其所來且物之取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魏魏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賴靡入於教有所忤悞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徑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徵則雖一承承之利則不倖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乎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為嶮嶮之餘伊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懺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

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少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嘗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一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爲川瀆然則巨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椽椽子不知其幾臟乃曠其輕重願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免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且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泫泫雖云之自彼而於我茂如也於戲而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鳥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登凌兢上眞宜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駕縮造化吐納

顯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羸鎖彼焉得跳躡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名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峯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道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刻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達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却起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鳴有人謝靈運詩云暎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峯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瀟蕭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上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其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邪六年夏寂然遺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

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聖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塵襟
為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為初利尉候北方毗沙
門統禦義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
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
之境常橋戶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
頓一戟颯如畫而垂翅按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鷄絲蓋
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
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親相而來降其威神
普衛胎靈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
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虜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
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
每調嘔不安旬日方悟遠徙他室防普追北方變釋為變也請
押衛能輟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耶宣能師佐等縱吏閭伍為
統第一施結增上緣復零慘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捐徹周歲功
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鬘自後雷擊猛焰扇蚊蜂槍
斬金塗錯落而鱗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變醜蠱
削岫是不超擊三屍碑五冢也及素天女主攝神凡四四事堂內
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村留惡觀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微福
林篳之靈福既據我靈詎乏主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
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身計閻浮提善業豈吝不歸敬輿輅為學性端
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摠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
大中二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
覺汗流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
塗夢天王支契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
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者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

為父阼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
州人析新者遇之干野中其形塊然與草不俱容於州長乃延就
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名焉足不蹈地口
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萬然此
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
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
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淡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
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
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
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
焉牽轡輓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大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釋釋邪建中
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
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
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
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阜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
離火或稟音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華彼禽類習乎
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滑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
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
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
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
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
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
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

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矜發和雅音穆如笙琴靜鼓天風下上其首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梓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歟翼委足不震不什槍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閉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營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住而非苦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誦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瘞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妖地反物為災其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菑桑而浸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保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勗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澌歎湧下注淮瀆平瀕七丈浮濤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激濤倒流轟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飢建不捨晝夜至于旬夾乾坤合怒雲雷為屯以水濟水吞州漂防走不及窺飛不及翔連甍為河宮唯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拳新礎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梓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歛邑之掣整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

器先算十遠野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過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遠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汙漫不測涯濼驚颯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如鳥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况是別境離島處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廡察之問又移注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竄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任奉聖王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大沴徑之罪也厲聲正色咄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歸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顯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弔亡血存綏復軍郡遂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也詔有司計功而償繕立鄆市造井屋公由勸料程以貫以貨繼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為垣樹柵為麗端衢四達廡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絰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賴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記庚錄志附摺一十七首

識會五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羅希

吳郡詩石記

白身易琴會記柳謙

伯樂川記孫遜

謙稿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柳宗元

邠寧節度饗軍堂記李觀

書畫爰故物八

書記韓愈

祖二疎圖記王萬蘇州書龍記李紳

錄桃源畫冊元稹

書屏記司空圖

王節篆志節元稹

斷琴志

衛公故物記韋端符

種植二

養竹記白居易

別竹記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糝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其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建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檣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鑄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

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子職在下岸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歌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姦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廣曰實贊秀之姿若瑶林植庭雪羽馴無克岐克疑突而備井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北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增度戶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澗澗乎田感沸溫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瀉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贊質實贊贊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單具而郡廷溫清所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茨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儻哉抑又嘗聞迺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即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觀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父矣蓋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楊馬言偃之文藝而不見卜商有

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胄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孟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苻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專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抗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書戟燕寢疑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諷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閑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綬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

常說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胎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胎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相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轡嘽嘽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已交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魚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虫尤岫其五兵若敷熱其六卒沈沈乎信可以懾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王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醪酒有與耳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侯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觀于王議士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誦為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哀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燧火通於大漠書田疇賦講射訓駒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輿糞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邾穀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草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

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摯寬歲師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軍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賔有挂牢囊錄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摘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牽力一心於是治也閨閣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爽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庠庭庶下陋音未及角則炎赫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萬于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字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絲是徵問材焉取則墮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費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憶牙肯蘇金節析羽旆旗旛旋成飾于下鼓以鼓鼓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廷羣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舟裳剝衣胡夷蠻蠻賸賸就列者千人以上錙鼎體節燔魚截豕羽鱗狸牙之物沈泛醜盜之齊均飲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摯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窈窕于遠邇禮成樂備以叙其賔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字讓不獲乃刻于茲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權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雅疆威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展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伏鉞摠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邠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邠寧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流東風始濤侵柔遂迤波公軍今公曩奉詔親帥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閩外得顯亦大有所不顯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披軍實資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之乃練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壩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輿富畝翁乎衆民輳千垞充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邠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賈育之倫列於軍之字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月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饋是日邠寧軍中無淫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營之歡弦匏之繁固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夫殺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浸化為祥虞趨為擒洪矣偉矣邠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頌其庸蘇可以暢其情故邠寧之饗士兼以仁蘇被之豈以糧以腥猗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實公之廷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羣小

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鄧寧節度饗軍記

書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集而立者一人騎而驅者二人徒而羈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覆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說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瘞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蹙者狝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牽駝三頭驢如索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雉一犬羊兔免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登筮筐官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其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全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獲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

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踈圖記

王諤

吳郡顧生能為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頭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席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顛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特勇於晝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機罇二壺航即酥而壘學即停機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琴琴瑟有笙鑪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有捧竿就飲者有馮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踈也主人又視而問曰東甯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踈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開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踈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秦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代以自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宜像蓋上飛于天晦屬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今廳北廡有畫蛟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鱗巨拖尾似隨風雷乘檐薄指若缺雲雨燕雀懼栖其上蟻蟻罔緣其側日視光射壁無流塵伸盤透迤如護棧棟每飛雨度牖踈雲般空鱗鱗耀陰顧壁

疑拔志其側曰曾繇弗與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志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籍籍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者激石淙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樓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揮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木底草散茵毯有驚者其矜有鶴丹其頂有雞王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僂僂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樞縹轉雲捲五色雪水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王左右有書童王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况皆道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沓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翫着身著奏時衣服手鼓短柅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說自覺骨骨清王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寥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和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添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及兵部盧公載從事於

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駁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貶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倪扶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緜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審鑒於中流飛鏗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夏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顛所居復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情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謹記之

王筋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王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輪伏之故按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十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輪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其道不攻策而識其點畫常有意味秦丞相負跡會秦丞相去又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往有好事者躋顛得見其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問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眇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

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策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夕攝窺圻裂王筋欲折予以藁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爰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子賈子不過主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段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水既即世是字實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日且遺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覆正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實也

後十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斲琴志

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岑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茗若寒玉透不噴出瓊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月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為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風龍騰凌鶴衣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骨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家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有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為臃腫嘻木纒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大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木且絲木俱無情

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囊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感況槁木無胎而責其必無感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為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為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二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季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讎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係慄曰諾即其家僂僕躡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銳時高祖所賜于閻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後狻虎寢案馳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多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為管鵲刻飾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鱗一小鱗一竿囊一椰孟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為龍鸞文素錦襪絳五采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

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闕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為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中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開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杖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駭是篁篁者斬焉篁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莽蒼蒼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雀斑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葉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剝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遠幽閑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絮外之操陰座祛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行浸活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膜色為之早來陽春為

之滅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鴉自遂披圖散快觀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將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華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筆望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梅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相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婢娟可翫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既而芟翦畢功繁蕪之盡去者邪正乃分不決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曠日明姦之機檀藥風生韻合宮徵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吳興姚

欽

纂

箴誠銘 魏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戩箴 六首并序 李德裕 瑞箴 孫朴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五箴 并序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日休 姚元崇

視聽箴 尤顏 暗室箴 歐陽詹

自箴 元結

行己箴 李翱

誡八

三誠 并序 柳宗元

水壺誠 姚元崇 守誠

執秤誠 韓愈 柳宗元

執鏡誠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白居易

檄銘 盧仝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程程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矣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敬言而入蹕四時調其條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任固念立其槽而他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魏湯湯恢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

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謙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二彼此於

宵臆捐奸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

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奸卑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黜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

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

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關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諱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戩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

夫跡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按自先聖備荷

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

大明賦以諷頹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

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

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戩六箴具列於後仰

塵宥弊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十陰為貴光

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晏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冢壯色能正不冠揚
阜慨然亦譏纒純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罪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駟車轡轡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履
表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倫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魏
敬侈伏凌霄作宮也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毅過周成上
書知詐昭毅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
服莫辨觸怒始卜插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殄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

處厚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
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
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
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願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
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
誠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
德將衰島降雄雌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狄氏云二周公
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鸞鳴岐殷人聚
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
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特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
獻哲王

瑞箴

孫朴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
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寧鞬砲非兵孰可動如
決河解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
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辭不是則衆不足恃
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
曰我強莫子敢元尋邑百萬獲乎昆陽無曰我大莫子敢制陳吳
攘袂藏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
下雖平志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於衆九國以離徐偃
仁義本邦亦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
機繫於抄忽壯直且順執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紼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
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登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
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
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擊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擊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
禽莫忘縛虎乘人之言有說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
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命合斗解何以用銅取寒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授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
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焉準準何憂乎不直不平
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貪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粟豈無他芻豈以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運萬途策蹠
爲炭肝野爲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秘秘指使慎勿以呼賓朋烟
姬或來譏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
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資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

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誅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害東吏尚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茫茫幸土蠶養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虛則招咎實則納慶宜慎且恤可畏可敬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園土疊疊擊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歌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元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杏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為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自貽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怨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慈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容箴士異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工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嗑喻作人寒煥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今太簡則疎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召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千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乎平其無知乎君子之素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佞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思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焉而不顯沛齒之向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擘擘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審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安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

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咄跡無
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疾黎四海如
家去劇熱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宜冥默然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
慢卓犖語言成陣深山雖樂豺狼兩強深林雖安地蟻爾整居不
必野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道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
節取乎祿食躬雖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藥成吾高風
惟靜之力

口箴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
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
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活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
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
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敬之伊何三
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絀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
章茲

視聽箴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
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
其王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砮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
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聽棄真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
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砮鄭衛之故
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砮鄭衛而已則
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干時不幸無以顯榮與世不使終身
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

姚元崇

沈頌

元結

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
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己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
室木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害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
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易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我慢諱自
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遂于此
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
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
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鑿無
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隱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有極昔者趙盾假寐衿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為制
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
潤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
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
出技以怒強羈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
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楊尾皆來其人怒恒之
自是日抱就大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
麋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大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大畏主人
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甚衆走欲以
為戲犬大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虤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然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怒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有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嚼斷其驢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虤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其僅勿擊鼠倉廩厨悉以次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獨其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繁繫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關暴暴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僅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哉

冰壺誠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絮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王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刺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信與其濁當官比清官吳隱酌泉龐參致水席皮光幘縕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葆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西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仰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玆

執鏡誠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明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返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疑曉光能洞微銜以擊組匣以珠璣龍遠池卧鳥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證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辭務爲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契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祈哲

字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穿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或歎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僭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懸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真貪之不戒童子之不抗曾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令夫鹿之於豹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統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鄙范文為患厲之不啻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罷廢備自盈秋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於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差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陽下為入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為工方寸為爐周行不殆造物何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變贊財成聚然文明舒巨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顏子殆庶物知至至斯宜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酷狡佞許慢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

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父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凡之法孔甲有盤孟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敵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且且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鋌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英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鄭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後形人面顏容端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書一 摭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紱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朝堂運天下者
 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
 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
 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棄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
 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
 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
 衆傾心前郭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
 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焉知
 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濬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
 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
 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能不可不察且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至語親戚以求
 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
 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
 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識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
 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焉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

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敬歎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
 穀淮南子曰程程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世事及祖父名位阮
 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程程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羣里人以
 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裘里人織草為履更相連結程程見酒
 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
 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笈而
 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
 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遺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程程
 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今曰何物曰程程惟與酒兼之以履可
 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刺其血問
 之爾與我幾許程程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問之則隨所
 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箚中
 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
 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
 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程程好酒乎爵賞祿位羈
 人也曷若程程愛屐乎饜餽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程程推肥乎
 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程程含血乎子奚備悲此諸賓饜然
 政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
 敬蒙斯言以為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後爾固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
 若箕山以全吾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所以爲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誘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誘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壁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廩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蒼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歷展翰喜慰欣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慮亦死爲明矣恨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非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咨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見揚然自夫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使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

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楊馬已降置其感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絲漣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其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愛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

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表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獨望宰相自古况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當與聖司之關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羣強各施輪轆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軼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末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虛木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綠條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表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其著攻之則人無浸疹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賊累理當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審譽匪躬之士憲官須殺汝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蓋北轍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穰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糶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糶殆不得人文悵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茲濫之吏生

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黨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為累非淺况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捐親視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欵增最一人與者審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况今北虜和親糜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管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遼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履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若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卑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為日固又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不素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獲親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具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地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平作伏惟以常所感慙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毅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謀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兩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玄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全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故身名借泯未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衰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遠辭發慮弘裕博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熟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茲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必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青諱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夫閣下尚自怒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貧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則不為相亦以父矣中書宋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自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犬戎新逐三層四戰之地無集鵠狼子是宜微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特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恭階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妙梁公宋開府致太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為心即房梁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鐵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梁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梁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躬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相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慮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為魏魏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取不為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退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

秋也謹獻所嘗者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極務之暇賜一覽讀
恩幸思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過化門其心遲遲然
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褒誠
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
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為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
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
者伏念挈鉞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
或得侍坐於播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讀及國朝相府問事
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
房魏之相邪目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
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
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為之時而不能為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
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
邪不辭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
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為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
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
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取其君不及堯舜故其
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
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諱天地
曰宗為不稭之廟至姚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
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
諸說以姚之為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
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
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為
相也以彌綸為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
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縠羅紈之

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
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自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為恭事玄默
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
鼎味異所以沃天心而福眾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
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
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
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
焉相公必以是為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開六軍之人坐以受
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實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而
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
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一也聖上自儲副
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
為房閻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之一時之策畫寵
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
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
之賢聖過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
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
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
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
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秦勞則
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貧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
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閥誰一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
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閎於目而
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
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
者實以邠涇之鎡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欽

纂

書啓二摺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宰相公書 杜牧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上宰相安邊書 李翱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

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

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

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宜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

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

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

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

邪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

親率重兵以屢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

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

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

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言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

在於已而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

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 李翱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

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
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

遇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

也比者燕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膚非紅累腐帛不及於

邊兵無視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

上帝關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視鷓鴣死貴為節制猶無

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關邪今鈞怨者既

逐新思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

校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

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

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

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

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

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

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

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

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

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

紉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

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

公何有以力足以追而日非其時而不為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

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肅相國故事亦以無愧

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

其恐懼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探走馬曾不虛日
 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
 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華山孽天下廓清姚宋
 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輝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
 我理版於大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汗隴不數百里
 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
 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踉蹌立至豈惟泛駕
 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
 歷鳳翔過郿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
 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
 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
 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
 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
 死者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
 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
 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邠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
 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
 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
 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輟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
 歲而饑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難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
 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貨公之賓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文素一
 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
 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
 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
 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
 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
 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

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
 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大
 戎之域三歲者績能則優獎否則擊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
 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
 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巘居谷隱
 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
 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
 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尚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
 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
 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
 篇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
 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命受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
 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
 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
 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
 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闐闐崇墉言言
 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
 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
 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
 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
 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
 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
 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
 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兇雉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
 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
 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翼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

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樓楸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開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縛俎之謀筭書已定而賤末之士勦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彈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奪取城蔡州軍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軻復敗韓全義於澗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鄉公抱負能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此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啖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養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劉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觀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中義一軍初亦鬱嘯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諄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弃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汝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蝶一軍侵取不已張汝隨王承元出於鎮州父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汝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謀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絮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室其口高壁深澗勿與之戰忽有敗勇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雲况燃烟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離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壘穉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駘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州勳兵宜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汝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山縣州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植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使使北虜至今尚存必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又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義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盧贊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其安敢不隳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堂矣然則舜有天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乎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其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勿讀書不求其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恥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鄂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堅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况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疆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蓋緣滑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關齋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

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殺役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踟躕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意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展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神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吳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九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始歸鴻龐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警警至於逆三靈枯生人元元蝴蝶魁傑駁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

負才之雄隘幽夏解黎蒸將窮荒而寓鄴揚威四臨震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傳誓誦慮殫兵老覺乃干時乃文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壘君臣謀遠有鹽鐵車船擗酌六畜之租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唯皇唐操縱機駁民而純天將二百餘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大戎跳梁滑我右陸儒之策曰餽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贏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夫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嘗晉昂虧折衝之資推較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儉狃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比履海而西宇宙絕徽旄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權戎所向不唐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雅庶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莫卒鐵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我無卻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逐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我無卻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難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瀟城適罷而寇奮民未居而囚拘羈弓者卻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惠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卻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關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亮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嫫無功虜不得侯相膠國不得彈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倉淋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幸鄭人伐胡之義侵抹賈生五刑之言亦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此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丞宸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儔俾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路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鉞則滿鋏而不發約在于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下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蟻趙伏用齊上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與義昧旦而齊族矣疆上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轡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驍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驍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員燕前觸魏測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

交頸谷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賂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營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實信義如機便多策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頓顛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第一身職齊累世之逆宰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宜請今然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婦人桑老者菴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父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及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免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大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遂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宇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觀將軍威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一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齊秦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

圍悉死代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千盡死曰忠
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
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其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越肆整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
狼山叛則東西折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
實爵諸葛葵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厚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
鍾陵火公淮饑汗滑以東蟻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履
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突突我虜
壽輝刺我梁宋天子以熾風羣痛不足搔促因處分十二州取將
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
二十餘年三權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
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
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
衛者乎復俾將軍誅藹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畜故為人治
未嘗別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
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給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
韓韓侯屍其疾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鬻壽春啗頰上刷堯柱掠合
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奪人之財貨
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
輩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
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敢欺不謹或伺候輻重當時憲司悉以法
編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
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焉
將軍愛前者天子處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狎俾在軍前則朝
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
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蹠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
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棄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
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
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
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
也若曰吾以關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驅則在下數行之語
決行之耳又何必躡踵而推掉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
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
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皆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師之命
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
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
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夫其策則天下之事
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
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
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百事無巨細行
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寧所不快者為監軍以一一之即歸素所快
者於內為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
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為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
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生高會潛投綠邊諸將以實
期又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
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
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
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
今何如耳若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
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
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
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

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數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其效伏以聖王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亂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揚揚若不足競競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驚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為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騮之騎凋耗已無潼醜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奇命難種藏跡陞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徇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暇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輿之首尾又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疾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燕僕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壯馬應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因蹙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履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鈔湯沃現雲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成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塞玄王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榮榮幸無任感恩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坊蘇徐精文明刻于家塾

書三摠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柳宗元

論禮二

荅王績書杜之松

重荅杜君書王績

論國語二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柳宗元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一

荅楊湖南書權德輿

論書一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李陽水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單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

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諺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違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屢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勢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燼燼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相德薄五行無疑雖本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闡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美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遲更知問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荒猶德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練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難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綬可均切至或殊緩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

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願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兄。兄耕者。修德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善合。而家道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替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遠。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陸賈儻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執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執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碯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

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其皆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眾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其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表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妻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僕復當遣。祇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及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俚謬。以為像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因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虐。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全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勿邪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列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九而誰
輒令往一過惟少留視彼虜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詳有
韋辭者去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
書者豈若是撫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
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為是書非在氏尤甚
若二子者固世之奸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眾則余
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
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應焉於化光何如哉激
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持博奕
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舉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
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
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
觀其文心朗目舒烟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
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
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
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詭病狐
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
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
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闢誕以炳然誘後生而
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
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與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
塗若蟪蛄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
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
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讀此
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
黃鐘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
古人欣歎駭服詠歎無斃其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
爲雄文至鑿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
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詔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訂謨定
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四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
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
盛聖之文明不登於曲謨訓詁罪在非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
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
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晷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
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
大者豈數數然損精神擄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五益
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
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研蚩相從以類初不敢
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很多分列卷第又覩然以序引
奉頌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
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
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
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
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
結於肺腑沒齒無極又德音有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
命官今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擒揚弘大務極
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真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
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
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遠異時見議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
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
每以逐臭泥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卷私而滅裂公是長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指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哀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肉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孟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理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閣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四卷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史

岑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答元稹侍御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速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論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千文哉吾從周於是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則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逶迤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千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千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言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帶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便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雜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哉上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與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字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鐘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貴予以今人之能能遺其鉉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嗾嗾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子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欽登干上豈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又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涿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亦南浚濱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無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島若為行道之儒邪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屹屹於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儼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誰周焉此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服箭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於意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并
 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聖賢
 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濟磨其心亦天
 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警吾目然後國語則吾
 足然後兵法抵官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警故有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
 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羸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敦吹
 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如何
 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
 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
 敏伏無已邊詔崔寶馬日碑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宋宏言
 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榮華覆陳壽言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
 之禮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
 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
 何之元劉璿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法弟覽高允張偉劉橫
 李彪邢縡溫子昇魏收言比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
 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樂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
 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子志寧李延
 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
 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
 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開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
 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
 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賈
 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
 冗闕撮拾眾美成一家之書善有若採葑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

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存之視子力志何如耳昔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
 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
 故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
 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
 牛兩具僅僕為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顯神誠知非丈夫矣所
 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
 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
 諸名山未聞藉於眾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
 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於張蔡二子糾
 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
 為荀表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
 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大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
 載事為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
 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計公革
 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
 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
 書獄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
 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願長家無聞歸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
 野且知筆未通毫而措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
 見難貴族入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
 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
 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夫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東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檢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卓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刑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銓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肯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增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試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父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運城之珍佚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石壘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椽顧蓬蒿而從雀鳴鍾列鼎相繫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坐枕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頓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重干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勝嚴其高鑄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

著高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郗克之質入邯鄲之墟秦曹郤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俸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勝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耳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首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闢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李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謀末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復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監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閒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蕩籍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

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視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隨紀二十卷駢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特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黜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葉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膏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尤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其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

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及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處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則茫荒惑無可推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信祇足以招誇怍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其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既擇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虛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為得唐書史官才傳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尊已下亦

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跡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坦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足顯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德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丈夫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子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及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屢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判斬徵復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者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冀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官外郎濟之子璠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由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秦京城懸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詰山中致命鞫行信宿以侯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詔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斬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與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將為驚世變則為蛇為豕為虎為鴉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諳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獲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

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
吏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母克其父之名不在干史時欲抱
所究請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焉疲
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閣之所排則權刀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
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
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較行既而自思淫賤之中猶願
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銷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宜某再
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
反即詐為瘡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
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
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縣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夫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
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
書持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書五物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論仕進一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柳

論虛元一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
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
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代隋氏尚
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
聖至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
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奪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
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
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
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素

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法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士人至衆而人物於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奪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百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峇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家劣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與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今釋

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五其問今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撤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今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任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邪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於聞見及及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響遠取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夙遠之不可復邪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孰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隸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任則自竟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竟天子子也馬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特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誠文仲武仲出於公子驅

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子孫公孫之子稱公孫公孫
 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恒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
 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
 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竊武子卿大夫之裔也
 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
 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
 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于庚王孫也
 其卿大夫之裔闔氏生今尹子文後有闔辛闔巢闔懷闔廔廔廔
 為氏生為賈孫叔敖廔廔又蓬啓疆蓬子焉蓬掩蓬罷屈氏生屈蕩
 屈到屈建村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
 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
 於晉國最為壽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
 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
 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
 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
 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善於史氏為偉人者
 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
 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
 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
 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
 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齊上官儀李義倫皆進
 士也後為宰相齊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屈入塞
 免皆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
 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馮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
 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東之亦進士也平
 八十為相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
 續涼州僅十五年北印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控兵三十萬

武氏楊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
 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
 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嘗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
 宗起中興葉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
 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
 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
 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許公佐玄宗朝
 誅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
 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薛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
 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
 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
 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雖賊賊不
 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
 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富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
 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疆弱而
 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數百職歸
 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船廂進州無州相無州相
 時使館使使此相朝前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關州唐會
 中制制諸州縣並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
 和中翦蔡刺賊於洛師勝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十以累其心取十
 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
 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
 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
 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讖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
 以承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
 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
 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復覽三郎秀

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言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道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噫噫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某因覽三即文章不覺發憤曠言大槩干綱奪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復謁見敘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文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埋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鏤錡則於鉛錘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錘者亦不多遠也毛媯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別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錘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鉛錘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論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鄙也子且有岿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王之利而謹撓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

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目滅盈消息其言稍百可驚不敢不於詳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聞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天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待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搖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嘖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千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已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眾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答孤獨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言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鏤錡毛媯終不慮隱之櫜之橈之帷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鉛錘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

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銜口結舌大凡壞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為政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宜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侯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愚哀隨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其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濫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百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末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慙祇慙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矧諫諍諫諍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幸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

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今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閒尚宜旁引曲釋臺臺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今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款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賭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太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閒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僕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議其事書然言誠不覺繁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聳上於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敝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尊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羣疑三年之

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營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堪以為大蟲生民者不過羣髦武皇帝發憤除之異活疲甍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髦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髦大蟲之由生民重困之原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以推書為不任試入為上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賜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政不爭斯語直以阨蒙推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其善古人曰仕非為貧也又曰君子之任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大馬聲色室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為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學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語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意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蜀羌者得進其任安焉足下念僕弄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費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適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瓌瓌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真以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闌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馳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擊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茲意也

與齊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齊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聞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心則任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入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云若但讚佛乘眾眾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

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則法王經云若定根甚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闍提人說闍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隨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復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藥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既乎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言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復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

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緣識緣名色緣色緣六入緣觸緣緣受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堅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論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昔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請啓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于敬所餌與此類又聞于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鑿條倬所中懼傷于敬醉懿仍習謬誤故動以為告也再獲書辭辱微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爛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飢廉以微食之使人禁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穢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戰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為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收操曲皆可以貫犀

華北山之木雖離奇波騰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
仞之淵翼之北上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蹇踈跌薄蹄而曳
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雖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
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
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
開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
里惡而墮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杏貪而忍者皆可以
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駮撲郵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
謀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其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
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尤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
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
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
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
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誇
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卷一十一首

吳興姚

絃

纂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韓愈 寄李翱書葉虔

教詩寄樂天書元稹

荅衢州鄭史君論文書 荅荅莊充書杜牧

與賈秀才書孫樵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撓有
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既爲頗近教化謹
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原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
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
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
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
而詩不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
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
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
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
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
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此興失古
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
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

雲之氣故楊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雖雖知之不能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文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文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荅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矚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始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始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始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及雅頌作雅頌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楊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

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蕪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竟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及頌聲寢廢人作淫麗與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大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凜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命于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相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相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轍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為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不能拔則桓公恥之今子為大將軍制東夏為不義而疆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疆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

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儻雖老矣善也得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入樂之天下有憂賢入憂之樂教所以徇弱燕之急復渾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儻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之望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相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疾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誦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尺丘丘之山高不逾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惶悚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相成動乎樞極天子之眎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伴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顯顯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撻蓬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人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奇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復辱致書博兼獲所賦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愁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自謂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過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

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駭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講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正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輔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卓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說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諫訓誥文言擊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我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故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雜詞遠致一以繕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論又何必遠爾經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求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辭裂章句墮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僅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當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素居多年勞想深至竊陰疑泛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榮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勸耳但實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辛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遇亂亂眾寧附願為其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卒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言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特進見者不過一

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摩豪家大帥乘聲相扇逼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官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騷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故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茶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肯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靈遂成多天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倫在江陵時解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為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必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縮約頭鬢承服廣脩之度及匹配色澤尤據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陸篋及通行盡置

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辜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德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編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蝻蝻浮塵蛛跡路路之類皆能讀鬻肌膚使人瘡痍夏多陰靈秋為痼瘕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慮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語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邪但恐一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謂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稍苛比夫格弈博塞之戲猶曰命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弈博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癩不就今在開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主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主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覆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疆而為文則蹙疆而為氣則竭疆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頌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

兵衛未有主疆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風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閨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言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可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甌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與雷秀才書

孫樵

主數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借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扶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給禍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拙意必深扶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竿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

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七 啓附摠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修書 李翱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荅進士王戴言書 李翱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與陸修書

李翱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王駕評詩書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翱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眾出於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王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

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整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感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漫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不可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

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離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薛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伴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曰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賈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何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手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混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辟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喘息汗下見詎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

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油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歸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繁則傳之網羅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簡散壯澹誣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復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

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皇陶乃廢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揔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蹠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一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纈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墻拔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彼有聖人如

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碑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之所紀爾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碑山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誠勤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示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須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眾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賈六義則諷諭抑揚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草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闈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然而不盡然後可言韻外之致耳愚切嘗自負既久而愈覺跌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水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滿谷明 難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膠得

山中則有坡暖冬生荷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斷人得於江南則有戎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鶴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驛驢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酒醜魅棘林高得於道官則有某聲花院閉愴影石壇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受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趾_{上句}詞_{上句}綠_{上句}入_{上句}舞_{上句}於_{上句}樂_{上句}府_{上句}則_{上句}有_{上句}晚_{上句}粧_{上句}留_{上句}拜_{上句}月_{上句}春_{上句}睡_{上句}更_{上句}主_{上句}香_{上句}得_{上句}於_{上句}寂_{上句}寥_{上句}則_{上句}有_{上句}孤_{上句}螢_{上句}出_{上句}荒_{上句}池_{上句}落_{上句}葉_{上句}穿_{上句}破_{上句}瓦_{上句}得_{上句}於_{上句}極_{上句}適_{上句}則_{上句}有_{上句}容_{上句}來_{上句}當_{上句}意_{上句}慙_{上句}花_{上句}發_{上句}遇_{上句}歌_{上句}成_{上句}雖_{上句}庶_{上句}幾_{上句}不_{上句}瀆_{上句}於_{上句}淺_{上句}涸_{上句}亦_{上句}未_{上句}廢_{上句}作_{上句}者_{上句}之_{上句}譏_{上句}詞_{上句}也_{上句}七_{上句}言_{上句}云_{上句}逃_{上句}難_{上句}人_{上句}多_{上句}分_{上句}隙_{上句}地_{上句}放_{上句}生_{上句}鹿_{上句}大_{上句}出_{上句}寒_{上句}林_{上句}又_{上句}得_{上句}劍_{上句}乍_{上句}如_{上句}添_{上句}健_{上句}僕_{上句}亡_{上句}書_{上句}久_{上句}似_{上句}憶_{上句}良_{上句}朋_{上句}又_{上句}孤_{上句}嶼_{上句}地_{上句}痕_{上句}春_{上句}漲_{上句}滿_{上句}小_{上句}欄_{上句}花_{上句}韻_{上句}午_{上句}晴_{上句}初_{上句}又_{上句}更_{上句}惆_{上句}悵_{上句}迴_{上句}孤_{上句}枕_{上句}猶_{上句}自_{上句}殘_{上句}燈_{上句}照_{上句}落_{上句}花_{上句}壯_{上句}句_{上句}敲_{上句}韻_{上句}歸_{上句}未_{上句}有_{上句}又_{上句}殷_{上句}勤_{上句}元_{上句}日_{上句}日_{上句}歡_{上句}干_{上句}又_{上句}明_{上句}年_{上句}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詠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言矣勉旃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贊善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去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澗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勸而氣奪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閻仙無可割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餘煩厥後所聞逾編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亘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清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陪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

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擇雲裂月訪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作也

谷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翺頰首足下不以卑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闊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貴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女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淡朋友六經之言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林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撥章稱味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巳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溫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薨憫既多受侮

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說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桑

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疫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閒閒兮與于旋兮此非難也

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

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孫孫武屈原宋玉孟軻

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上

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行乃能獨立乎一時而

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于貢曰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林他

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晒之狀曰莞爾則

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彼

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蹶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

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

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

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

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

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

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

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

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

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

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

曰章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

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

于此草踐之與翔書亟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

計必不以為犯李翔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大真啓前者曲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覽

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過故揚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

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

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

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意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奄

又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

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乘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

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

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頽老又

念頃日曾需引問擊蒙而怕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

昧塵明鑒相公假為之納其瑕穢小人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

疆任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

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

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

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其啓其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

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詠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

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辛伍備役輩多據兵

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干反側

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白伊呂輩近者往往

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

有廬終南山下膏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

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

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閒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

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開齒髮尚壯閒

翼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

但有輕騎專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摘芻蕪靡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閒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今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閒感物寓意可備滕轍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閒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有宗上妄相做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河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做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董王之牆庇於大廈使不復摧壞未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送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樛櫨樣桶之材盡管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言瑣劣冒驛尊嚴伏候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五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情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八 卷一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薦賢四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辨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薦樊衡書 崔顥

師資七

與李教書 田弘正

答人求文章 柳宗元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復杜温夫書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與段校理書 劉處夫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立書 柳宗元

與段校理書 劉處夫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立書 柳宗元

與段校理書 劉處夫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立書 柳宗元

與段校理書 劉處夫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立書 柳宗元

與段校理書 劉處夫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立書 柳宗元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已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妙忽方輕珠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無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為乎哉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處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置器受訕脩其政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揚墨之心楊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粹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遺訓詞波無不踴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

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殫精於沆漚秉燭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御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雖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秦惠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溫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賢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儀射書

李翱

翱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豈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驪兜放共工流殛鯀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驪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為不言齊滅之為相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斯人

人亦多矣其所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古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宜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者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也音彼二子皆知言者曰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讓人之所聞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讓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剛詩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

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朝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翻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踈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操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悟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喬臧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合育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鑿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顥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教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復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老而無所師誠固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展拜

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一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翼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僑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輒不自意懇子降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華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卒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味之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巖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偽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眾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為者繁而真者寡况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為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睐以不倫眾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性艱不能勦力盡擇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瑤破開濤浪聳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地用洗滌他腸昧且調言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性情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為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護蔭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眾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准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俟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與

指其要路將鞭楚以趨之某再拜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鑄礪之不工頹頹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雖有蕪累則為日月之蝕也大珪之瑕也曷足傷其明與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闢家修人勵剴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舉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躡躡而不進力感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鑿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聞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祭古陋今者比肩疊迹大抵生而不過死則垂聲者眾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况乎未其聞著者哉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狀賦文史杖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蠹起金聲玉耀詭聲替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未亂雅為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為一通想今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柝缶必有所擇顧聖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

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律音也其能甯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况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睨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催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閣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詰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叙成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辭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惠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遠隱諷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閣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旨溫純深潤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他物而其顛裳屣屣難以為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閣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閣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嗔鄙而乃盛見稱數俯加招納願准在簡何以克堪今謹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襲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裘之榮不宣元翰載拜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

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尚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西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開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開豈可使吹嗽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欠為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貴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其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為炳炳琅琅務采色術聲音而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温夫書

柳宗元

宗元自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意亦多矣文多而書類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微不肯相見巫拜巫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駭滯多所未甚論安敢懸斷是且非邪書控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控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惺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中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彫斲引筆行墨快意費墨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平欺邪哉夫者疑辭也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鸞獨鳴於吾者取焉道連

而謁於朝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
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
而自拘來柳自柳將道遠而謁於朝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
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
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宜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
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
矣某白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書九 摠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房瑋

上裴度相公書元稹

上鄭相公書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瑋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黔黎
之艱阻矣矣瑋直以有詞不自明微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
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卒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
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遠欲持情徑往則懼
致忽遺思所以自竒圖左右見異借借禮獻此琬珪寶贄列得
啟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瑋非敢如此
也願左右明之瑋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
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瑋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
朝徒亦形似英哲而之瑋幼爲先相國棄委繫於蕪蕪之下因
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瑋幼爲先相國棄委繫於蕪蕪之下因
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菑穫爲懷將祇若遺謀乃
發前言筐篋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
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繫
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
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閡乎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
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瑋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
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
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瑋也當之及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
貧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瑋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
非車馬聞人斥之駁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論訴豈
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

溫和之願賜其清閑之宴天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諮為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筍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僅見露之時焉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眾人別意瞻矚也倉竭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日者相公之揀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語及章啓則竊聞閣下以文皇勅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為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即東征而還安執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郎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磬石餘診束身之款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擊鐘之逸矣且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構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恠是以稟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察為起居郎即章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募為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為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章鍾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奸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沔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宸權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廉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胷而凡駕乘桴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此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葦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

不細矣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歟既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馮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選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積又不致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邪向使元和中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貲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濂賁有隳軒灑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旃罽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恡心髓於和扁也是猶龜鼉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禁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噍顧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為抵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貶官為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稹終老於貧賤固其宜也儻閣下猶二三年遶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惶惶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冊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眾口哉今天下能不一於閣下之才略而由躡足帖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舍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閣下閣下若不能蕩蕩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饑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威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閣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為交相短長亦足為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閣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

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蒙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爲難雜雖至愚未敢然也積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于宰相苟不測之罪邪孰自付之與其瘡死蠻夷自題不遇之勝比夫塵穢尊重伏俟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稟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沐冰緘書再拜遺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爲有之乎某將十有百有千有千也何以告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傷時之學不由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况粟羊羊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溥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爲而爲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做趨條月遂希銓擇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祿雖薄釋黜黜不唯門弊疑滅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其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

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親高衢遠途矣况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付已方人所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充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斬乎父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元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真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稂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翻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翻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閭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

厚地无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其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蒼造次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人才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辭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教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或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懣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

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遠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罕矣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佳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簡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天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皇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問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狻猊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績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悶悶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義我焉纒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偏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有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于驕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閣下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為適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其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特有所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其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葬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袖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管田諸

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公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貢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文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文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動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貢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然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爭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捨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巫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贖冒威專惶恐無已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書十機附卷一十五首

自薦

上王僕射書盧肇

上冢官書沈亞之

上座主書劉軻

上李侍郎書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陳祐

上中書張舍人書邵悅

上李諫議書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李嶠

與韓荆州朝宗書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劉曉

上節度使書房魯

與京西節度使書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皇甫湜

上崔華州棧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劉冕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假聽俟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詒於僕射俯而蒞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其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竊與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簞下再試甘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

之者未必盡賢夫之者未必盡愚謂隨天下賈士且進且退可
以無咎今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
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
啓僕射之德援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
盛明為臯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逾二十載復巨之
乎是知天啟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
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
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專殿無任慄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
寬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
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紫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
幹不丈枝不尺而葉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靡氣故易長于極成為眾用故易售于工
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元枿而
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
負若是脩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
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
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眾材備於百常如此則
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
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眾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
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
柔氣緩言警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強
遷善為流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極物機
茫乎不知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
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
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閣下
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

心研慮謀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
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
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師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
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疑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
三者皆業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戴橫
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聞戎鏡包陽
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與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
誰無者而誰痛者大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
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
志軻惟顛魯狃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
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
之手雖家至足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已者之論
是私已於有司非公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
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
菽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
雖夷猶行矣故處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
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苾夷奮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
輅或農圃餘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寤成書
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
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
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
葛矣夫何能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
衡者之所斤錙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塞芳入
幽不以孤秀不擲棟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
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
殆幾乎無刑矣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手蚩妍

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辛言夫如是非獨斯
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
軻也生甚微末甚平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
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鑿三
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於
數矣今或者譎觚旁礴以為已任發心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
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
之鑒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維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
絕意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為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
分為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
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
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鑿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
閑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
殺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
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
所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
未審明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親堂下
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
必有聖代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
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况文
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
傷鈎頭之明結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
不施小屈於章句蓋扇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
也木訥自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
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區一
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

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
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
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曆摩赤
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
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邊振駭
君子聞聞以俟賢後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
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惜補之苟有人焉有國焉昌
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禁絲之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
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
哉毋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
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投報旬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
齡常在暇日著鑿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黜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謁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而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取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弘懿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
自陳所抱曾不迨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
必衰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
不泣玉矣閣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贊循牆如謁者固多焉門
屏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愚弱自疑猶記與善謂遇
長者之春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踟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
將委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闕舉解至翔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
明試不能自決友人樊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就
試明主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爲主司如君之負
舉者將爲伸之手謁曰仲之行舉日就試可也有姚叟曰大道窮
而心泰者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
吾子處不若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駭拘俗吾子賢
淮陰之辱非韓信罪也不賢搶益何有於衆人哉謁曰惟欲聞後

命矣嚴者功之納樊衡也以爲取衡難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恨故開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謂嚴得主司求人之義也伏想閣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草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而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弟能當春徒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則扶疎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其理信然然誠以擁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澆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遐棄不宣其頌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某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芬芻而芬芻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目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哉一夫其顛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吾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耆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稷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

用而已其轉味則有椒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揔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爲雜鬻循戶而唱祈其售者僞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醜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滋一曰集而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惚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才誠能儲其真蓄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令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恬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召稍延于前復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臆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射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特消息從道汗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無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曠當休明之期惟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適之文闔閭洞開不列亭衢之步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下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貪賤寔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玉喪寶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倡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復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濡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殿穿廊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駸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之處寔之

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遼遠風流遂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
 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
 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屏開銘鼎庭列歌鐘
 吐聲疊之言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
 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
 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粵若登金閣排王堂利見九五差蹤二
 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
 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鷲麟漢羣龍者焉下
 走家木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貫帛翹車
 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
 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
 願未改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舊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以
 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秩無幾解巾有日
 便當歛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載否自關自落任
 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
 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平而白頭成諺所以低
 徊歧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
 以深廣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
 況接之愛或聞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高輪輿使駕聘之目
 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夫位尊客以
 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為黃鶴之舉企景之容不作真龍之遊
 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
 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
 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
 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

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
 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
 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
 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制作伴神明德行動天地筆於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
 願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
 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
 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
 邪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
 濤作兗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
 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
 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恩惠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
 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
 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弄舜誰能盡善白謀猷籌畫安能
 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
 若賜觀鵠善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
 萍結綵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琬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
 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
 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
 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牆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
 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
 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
 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
 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探甲冑也今則仕由

文學者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繁穰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當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廉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蛇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戰慄，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而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投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臺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能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斧矢，擁鈇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橫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飢童無色，寒驢竭蹶，而來于謁，誠志業不忤，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釀，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僮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關，屢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入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入持物，貨壓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輒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祇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干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姿態，又思孔子于歷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傲然自遂，而獨善邪？亦非得已，富貴

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稱說當時，拔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受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閣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閣下識某之心，非有覲於閣下，而云云。其說閣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理，豈不然邪？他俟盡於察，執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勢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而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慮，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洗洗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孜孜地於河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

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
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
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憫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塔輝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
進者誠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
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為任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
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驚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
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動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
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
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
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
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
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
得若此之難也浸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
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
鼓波流相翻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卓識智與愚相渾古
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樓櫺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邵之才
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沈潛
液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閣下
之輝光窺閣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
其尊嚴而省覽之裁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
志而不錄其罪者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贊于犯左右惶懼于
旌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

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
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思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
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受讓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
品殊流又豈能竟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
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
衣袖文章詢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
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齊其魂魄安養其氣志
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
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于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
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
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
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
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
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
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自身過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
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入自不廢棄老
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千
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
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一卷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吳武陵

上韋右丞書劉勰

移陸司勳沔書啟陽稱

移成均博士書皮日休

哀鳴三列周鼎

上李門下書柳宗元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劉勰

忿恚二

與吏部孫負外書陳章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鑿鑿生人鼓箠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竊感東郭牙實管無王于成於相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政儻則正人其無政儻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蹇蹇援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諛諂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橋可田運漕可罷相

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旋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蒼士之膏腴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合張僕射書

柳冕

辱遠矣知朝廷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言之輒從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鼎俎五千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疆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尊與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勰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佳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始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撰乎蒼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說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乎之運不可得而

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善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下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搆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鑰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莫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真心焉伏惟有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甚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幟節符佩黃金印者

數四廟租千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冢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大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檜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夔為龍出為相為文且今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寵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為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愛能鑽其智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竟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感立寶融河西之續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軼起踵以擊奪其位雖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矩

月日歐陽矩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矩在閣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

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爲郎閣下俱俛而來拒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劫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驥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食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拒謂閣下今之爲不及昔時不爲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閣下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拒所謂爲郎不若不爲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鮪莖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動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拒再拜

與李淑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登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漚洛眺高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微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人爲意非特能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業周之代

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感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蚊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夫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審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于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曾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剛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帝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研承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邪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視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與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闡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沈沈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繇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爲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

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隨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顏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特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報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五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幾亞之悞學為黃金銀且已困矣上人無乃饑饉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頤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焉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迫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其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蹟殞墜靡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頤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閣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其實切撫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理沉踏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

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祇益為潰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歟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傾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王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荃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惘款之誠惟若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若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都超夫轟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慶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遂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老兼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窮心之痛固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與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葉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

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甘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孟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今歡以卒歲仰南董之不背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道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鳥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實王死罪再拜

代荀御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車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贏鷹應聘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陷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中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軒淳子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子聞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絮莫我若也臣以孔兒董畜之何慮其蠅虻之爲毒也由是謾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弄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莫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驚能有歸德

救西伯弟子洎汾冒能澤車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護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官鞭鄧蔓豈不以一護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今尹子蘭不得齟然無非已不能疾讓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壑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存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濬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斬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或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況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育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祀伏惟揆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懼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恭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蒿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尤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棄黎杖脫草衣簷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綠籍有誤蒙杖而歸亦何面目垂見

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箭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
見至如傳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
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
報讎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救賢
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
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
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德雖籍何為謹案周禮卿大夫職
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
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
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
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
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
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
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駭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
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輒骨自悔
囊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
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
其萬一悖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
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輊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
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
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
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趨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
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
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動哭若喪天倫與月

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
洗創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
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空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
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蠟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
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志機不屈之跡也
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
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
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
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
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駉驪
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
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
編貝虜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
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宿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
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埽華軒白不知君
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
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
威雄雄下愜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謫無路今
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
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杆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
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
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
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曉王曰

吾豈可鞭撻竊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恩洞開心顏終平前恩再辱英矚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劔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

吳興姚

鉉

纂

書一 二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

答宮崔立之書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

與陶進士書李商隱

答侯高第 二書李翱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李華

寄諸弟砥石命附元典

論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蛻

別令狐緝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美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腑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因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蟻螿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頓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誚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因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

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播鼻齧而喉噉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帶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贊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贊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文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隣明日眾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斷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為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頭顛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取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

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睦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適類於俳優者之辭類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後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昔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者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以焉疾且無使勃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

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瀟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王凡幾獻而足凡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刑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賈書

劉軻

別詔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詔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詔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公泗數千里安得不阻懼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詔卿及知詔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詔卿書知詔卿欲留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詔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詔卿膚木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矜看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詔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類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詔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詔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結臣西山餓夫餓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詔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詔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奇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詔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親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幹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

秋法度聖人網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今孤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衛大臣幸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故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于號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賦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表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及及疲倦低僂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

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聞者得李生於華軒為我指引巉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靈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下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壁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闕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官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柘離迷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

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汗辭回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

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特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重入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又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夜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吉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思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書諫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貴不如禮令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盥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空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睥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

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惟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羣離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誠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婦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殊病乍聞甚慰意凡人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萃齒匣載愛重未嘗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斬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胃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以爲可為砥吾遂取劔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其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為金剛首五材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鎡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鎡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為齏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百聲

音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
 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為事家蒙外埃積成垢亞日不覺
 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剝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
 豈不為辜負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親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
 況夙能承順嚴訓甘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
 自理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千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
 輩懼百甘不繼困於新粟日巧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
 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愛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
 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驛
 歸去遂實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
 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
 三者不貽祇在兩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
 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
 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為砥
 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劔之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為吾之師千仲兮
 季兮無墜吾命乎

論江陵耆老書

劉琬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
 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
 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慄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
 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
 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
 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
 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饋
 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

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智讎
 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滯遠楚人
 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
 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
 人神皆愧耳

重校唐文粹卷第九十

嘉靖甫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序甲 第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蕭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勸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章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頌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棊殷正考述其典在垺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薄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事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輪轆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崇權海域挹其軒冕擢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以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吟諷未常暫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

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涖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吳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策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瑛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關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命議允歸制命初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兄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實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愬眾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龜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嗟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探宏襟調謔透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蒼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官商應言形而雅頌興興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弦間發縹緲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圖書秦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閱川行謝雖洞籥為賦方傳漢帝之官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感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無處舊館寂家感知已以悼思懷舊德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墜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鄭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鄭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發事感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閑麗而合雅針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決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為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暗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與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趣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諫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數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竟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泰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配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辰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載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直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譜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

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啟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理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遷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實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

一歲以至大病終策專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奉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摠志氣公自門閭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箋書諷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憲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為雅詰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教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之傳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為之謬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又標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為務守者弊以隘則窮若枯萃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豎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為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晏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為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沂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為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為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豔不能

同其器方鑿園柵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賢傳吾唐不幸復橫棄於陸公
公諱贛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公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
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
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為贛曰願以此奉大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捺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
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掾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
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初此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
播遷詔書旁千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奮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
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
禹湯以罪已教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
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
爪牙宜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
陛下在南山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
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
心未嘗有過艱難屢從行在輒隨啓沃談猷特所親信有時譙語
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
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勢者賞千金頃
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
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特喪於洛遣
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海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
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章南康布衣友善章令每月置遺公奏而
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觀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赦
手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實參忌嫉故緩之真拜
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

有不可必諱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
從而問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
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史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
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劉士寧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
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
以姦回得幸害時臺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
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
趨慄公之引拔昇為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
道不勝十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贛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
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章公抗表請以贛代已歲
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議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
校鑿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東華內署也權古揚今雄
文藻思敷之為文詰伸之為典諛俾標夜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
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
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
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轉璫衡而揭日月清氛涉而平
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諛接軫則有中書奏
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
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
終於一擗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達時而不盡其道非命
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
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
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
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
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
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素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傳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諷皆正聲而無奇邪滯滯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嘉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己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為淮南江西從事據管記室之任屬辭詞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疆事迎解登朝為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西朝延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棄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申明誠勸無誣辭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為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為之序故今不在編次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為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服非以德爵齒使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卓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鬻鳳杞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鑿其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邪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既俞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白廊廟而邇來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五立冰絮無緇磷遷染之議以文德自終豈徒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官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

嗣子憲泣奉文集求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錄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執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惲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宗閱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惲舉進士登賢良既任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遺逸公夙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韋不庭宿兵席又韋丞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試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屢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感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雜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次耳不窺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羣員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

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百必承乎權與故號奉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官壺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羣議悶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膏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止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微醫賜藥勞于壘委命蔡肩輿至第識旦以疾不起聞贈綬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諸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編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詔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計而未就一曰習之悄然謂蕃曰卿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初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又矣今卿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齋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子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紳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泰

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之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天子第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竊微諳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肇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翔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里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公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形嬖奏羅別承天禧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懇避聖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篤徵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擇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隆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公於是聖容之羨天街之北擲囊攸居因饑憂佞眾強德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幸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大羊遂潰疣贅披扶腥臄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計北狄之詔天寶未剽門為首亂之地瘡痍揀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穢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書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算元

后無私之化公於是幽州紀聖功之碑路帥劉從諫死其子因
 閩河之險恃甲兵之眾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
 帝將權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
 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官天并內地跨連河北倚倚山東豈可行有
 匪人坐為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
 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為唇齒實
 懼因依不若柔於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論
 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勳力從命絕壘關之右臂收汜
 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木餘兇竊上相之
 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成以師老于郊果巢尚
 固議罷兵者蚊聚請有過者雷同公又揚芻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
 苟虧策畫不稟仇讎則是將彌年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
 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
 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圖某
 尚物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淬鄭刀
 萬里來索紹之頭顧二家葬堯尤之肩髀歎聲雖震於朝布喜氣
 不見於形容何其慕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伐上
 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
 畢伯士之胤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固或解纒而拜甘泉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行論迴鶻之命五慰暨昆之書四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兎狝之
 錄聞之者可以祛弊購得之者可以弭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
 熟密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
 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
 莫開公則踈于封章達於旒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
 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籥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
 載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實於神祇一年而風雨

攸序災沴不作二年穢醜虜與北伐之詩四年誅寇章詠東征之
 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恩欲增鴻
 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簿簿文采類
 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
 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石土之儀採公王明堂
 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天子盡皇王之盛事極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華嶽高平之
 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
 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
 朝冊命典詰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
 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為桂
 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詰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書
 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奉命震懾幾移朝夕援
 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濫辭讓不及因齋絮以敘焉夫全
 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之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
 為侯也則雲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鏤火走膚
 淋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獫狁點虜
 之為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鷓鴣不傳之以馳騁驪驥不授之
 以塞蕭如應龍者解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辨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佐殷宗召
 公畢公宣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來末之多有李斯
 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
 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舉嚴忌善為文筆而不至燬廟自是已降
 其類會繁惟君強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
 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
 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四豪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廣載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干櫓非道不處視主組猶釋釋以揭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感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蒼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婁婁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易選覲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員師泣于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立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興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砥時病以發舒情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發勳伐表丘隴銘器敘事故言詭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漭無際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觀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撓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斤細故英華感榮卓爾其闕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勳力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水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絲無章編載文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淑寶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聰探微鏡理問卷海納寬若前聞播雲零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孩啞啞應之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禮標則於掖庭天寶曆之故野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則天又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國書之府外開修文之館搜英傑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講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官昭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離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音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今範代罕得聞庶難後學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扶繡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久安動則蒼旆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平青而勢大者焚賤而禮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難窮宛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圖故登崑巡海之意寢期胡越之威息璫臺珍服之熊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黃毓粹員明助思衆妙扶謙羣靈挾志誕聖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宴北渚條來忽往物在入亡憫離宮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卷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李華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孫述文集序 顏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峯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

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語言施之憲章文明之感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抵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

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

秀才第一陟降中外問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蒞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四

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

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擊而不淑

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辰也始與計皆投小宗

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為纂誌其間齋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

相為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乘貶且以闕麥鉅

衍為曼辭詭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

書誌二篇感槩自欽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

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邵承相之倫或退

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

屬城故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剛端正觸類而長皆文

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

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鳥庫以韓

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為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醜覲備位

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前蒙忝幸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

其謨猷猷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千越

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為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昭

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策

任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祝莫逆伏思軀軀屢敬無容撰以踈

愚承趙公至惠恭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甥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

門中錄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元稹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

無二字能不誤與稹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

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

六籍尤擅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

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殊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

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無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詰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

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子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有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遠相傲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越閭野雜書於市肆及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閭閻問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韓湖鏡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

尚書程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擊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擊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取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論及後世力足者

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濳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滂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厲遐清行先平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秘書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準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推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貳東官居守集賢院學士秘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淚宗師公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仕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上黨遣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摯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天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憫哉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祇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食姦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篤實有耀儔於古列蓋魯衛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

飲食卑官室濯衣澣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羣謀未允公撥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事舉其中天下莫不誠謂焉文集經亂罹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吹騶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議先志一卷為第三十傳祖稱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教治亂之源三閣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執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實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駢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則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蕪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則剝斲為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翰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躍然而郭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能篤靴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悲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雄偉不賞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殺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逐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表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四十七摠七百并目錄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

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為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鑿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詞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畢興既馳騁於未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觀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漱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在理蓋由俗乘間濶上胡為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虎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述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傲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冠索隱乎渾文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感歎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僅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道屢授輸立成齊公駁之約以忘年之契通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籟賦階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疵瑕沈吟父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輩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某集實以誦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

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嚴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擬權者二十七人數年問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校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連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終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誦讀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權見命爲序豈究端倪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閱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貴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關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通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揮圖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紛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任探古先微言者尚書洪範周易志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察廉清方敦直雅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礪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問關隱約

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闕茂博厚善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警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勳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據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語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琤琮琒琕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持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陣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既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者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未弦疎越太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綠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審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蘧出於土鼓囊稽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賴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顛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

器之自是今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較河南也辟為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觀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製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楔南浦槍別新警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履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為諫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謨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千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貽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矣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負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辨博馳騫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銜餘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

顯融揚于文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筮仕值藏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妖嬈賦訟綽綽辭難不較強當中年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嗚呼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君孟子賦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昔所述作三十卷目為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敘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為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樞衣搥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畧行枚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為儒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絮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致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摠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歲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之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齋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樺林寺碑達

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齊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之不忤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經確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尚寶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詔令敷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天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主令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胤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麗偶章句使伎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楛棊守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航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感人也又矣帝唐以文德敷又于下

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郡學者寡而鄉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勿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杼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取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騁鷹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抑揚黃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季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整務外若坦蕩而內特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權祕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與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羿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譽公才與時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麟羽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吏郡爲肅焉蓋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梟完封疆之策闡天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郡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諂行在所公曰奈方寸何聞行問安否然後登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汗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固極之痛者三故雖陟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閩省躬遺名誓心自絕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負外郎重書連徵公卿已下

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隱節辱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疾痺徙家于山陽疾痼愈甚課子弟力農園贍衣服雅好修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辭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譏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幸功德者靡不齎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者書素所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實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貞外沈起居與宗裴負外騰文別元巨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為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卜論管文論主文而論諫則言暨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感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某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死之間杆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許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觀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位且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又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

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城闕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聚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述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固張衡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顯頽矣遙迤陵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嶷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

感遇之篇存焉官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遇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偉人其色嶽瀟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坻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銚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子仲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擬生文字與傳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誦詞角逐疊疊連中得一善輒肝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干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特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

書道過哉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羿之關弓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轂而廻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能有所遇然而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序丙 卷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嘜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胸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駁發踴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腸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積入佐著作不能慕顧為眾排焉江

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被黃衫白綉鞞頭續千膝然烟烟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鷲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泣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紙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卽問常恨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為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為賀敘然其甚輕皇孫諸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絮不足為其格也風櫛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象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墜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鮪鱉蠶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驢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是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謔求取情狀離絕遠

去筆墨哇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豈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勿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志歸於其間遠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窅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其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言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實也柰何慮之過歎自此遂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嘔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至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復且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予爲福建團練副使其子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徵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復其孫曰解

云 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孱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嬗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諸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鄆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舉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當機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親故請君者書未

終篇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叅軍僚屬多嫉
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
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
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而不
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固識理張衡宏瞻曹植豐贍王粲超逸
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
頌遺風于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絕無聞近日陳拾遺
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
此許之不幸沒於放火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
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
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
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為
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夫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與益之以小山焉山臨
清池峭絕孤嶺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繁帶巒崖盤鬱則巫
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畫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
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
文士以吟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
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家謀詳焉君性好學博
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為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
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
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子嘉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
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為知音者所賞
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為正字端管理務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
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
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隨李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
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
升君第七弟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符詔樣俸
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懸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
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絳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
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
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善釀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為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
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
妻袁氏時送美酒餘未及死君歎曰天不令吾飽美酒遂挂
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為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
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為酒人為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
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咤之因
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隰
土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從意
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磧石地頗顯敞君
於其側遂為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律革醞焉貞觀中京兆杜松
之清河崔公善繼為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
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
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為中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
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
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
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
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
五卷及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
列於集云

刺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羣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解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愛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氏人莫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氏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不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獻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簡帝山閱覽古先選蹈物未乏耕雲臥壑利不入天寶初玄鍾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膺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員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數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汗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瀾河息天柱隱机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玉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奮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響琅琅然若雲雲瑛而凌側景崑崙閎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

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摠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嵩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躡瀟灑雲使無落吾車則有洗心賦巖樓賦修習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隸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真女者率領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孰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祕府異女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刺心遺行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道遜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蛻之地合府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吳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越客難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與與長老詩僧故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即估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許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風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理悅高入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超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與居柯山與畫公爲侶時以字畫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現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撤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

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九五十年間
接詞客文人誦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
爲詳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
波法振公之如么孤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畫公服
備衆體畫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鳥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大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間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
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有位不顯年壽不稱獨無知
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公襲狗限聲病
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惑之罄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
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
擢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特異故朋友
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
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又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
者顧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
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畫篋中所有
檄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
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
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沒揚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
獻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
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旬外曾孫遠東李暉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
山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

狀大黃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比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
歎何從生啞鐘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與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
見其敵高歌酣頰入飲于朝斷章適句如娠始生狼子納孫競于
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脉其詳經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
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官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
戴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官職其正聽嚴毅不滓不
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暨度爲門懸木爲牙
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齒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擊切截纖顆
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錮取朽蠹樸蟻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
視顧顛踣錯雜汗滂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物言會源條綱
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象皇上之視下不知有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辨頭擊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
耆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
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室中耳次山之書曰三
皇用真而取聖五帝用聖而取明三王用明而取察嗟嗟此書可
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廷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鄭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廷翰外曾祖司徒岐
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
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丞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啜酒
酣顧廷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虜滅者不可勝紀我適雅
走於此得官俸無治完其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
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會魚
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百年未隨此廢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
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擗屬留者十二三廷翰自擢髮讀
書學文章承導誘伏念初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

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葉醉墨頌辭纖眉難適僻阻不
遠數千里茲獲寓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著者甲乙藝目比校於外
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啟表制雜爲二十編合
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感感之言孰見魄兆
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興
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
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露冷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譎諷多要寡
兼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語已曠奮然
以控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
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俊厲秀絀曲撫絮簡渾圓
勁出橫貫淋漓滓窟支立歇倚呵噉駭塚如火煦焉配梳痛痒如
水洗焉其挾制挫厘敢斷果行若普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
前銜後鑿如整冠棠柅謁宗廟其聒警爆聾殺保若大呂勁鳴洪
鍾橫撞揮裂噎啞切韶護其砒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
焚肯離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
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街者職守二論
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朝遠貞
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論往事則
阿房官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
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
其序稟勒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王及致奇章公汝南
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
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主關激則論諍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
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文分則祭李處
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謀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詰其餘
迷喻諷誡與諷怨傷易格異狀機變難發雖絲迷窮幽腹腹魁壘

筆酣興健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牙陣壁曹劉之骨
氣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縮福道義鉤深於經史觚
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寧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感時理具踣三代而陰
萬古若躋大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瀟漫所
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別文學宗老子子旣就
其集寤寐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荷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
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字物者可自
誣抵以甘罰強故摠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
標朔時齊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旣薨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
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
感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
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
下以之潤成五教德又下乘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
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
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堯醜之後承文章頓墜之運
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
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
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
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觀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
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
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堯舜禹湯之
命爲詩焉曲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
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傳
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又藝成平餘力
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沅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

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
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謹虛
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
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
尚書嚴庶子韋給事章穎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
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秘監靈素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
氏之奧於是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
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邪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
以追蹤往烈裁正任簡噫天其以迷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
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語言
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
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實生史墨班孟堅云爾吾
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
誰哉遂銜涕為敘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
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攻其弊皆可辨也豈清於整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為
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為
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
不朽亦猶力巨而闢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勅敵也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挾於天
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
外所作亦為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
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
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
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
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則日相詆訾矣
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調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
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而朽君子之不
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
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
之彖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
簡冊也比與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
則青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
故兼筆之士恒徧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
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與而莫能極張曲江
以此與之隙窮者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皆馳於道者
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兩
權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
尤邃序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
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錢送梓潼陳叢甫女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
謂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樵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
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
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
未克流於世休整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
慕也某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
制作之所詣以擊其後

注懲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積或時道文學以仗助執事者而盧君尚
以譏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
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哮之氣且科辭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

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畧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黜而能以懲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述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面牆而悻諤者何翅於此邪愚前迷雖已恣適其道壯懷豔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言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華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驕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敵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重校正唐文粹第九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丁熱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天地二

大衍曆序張說

地誌圖序呂溫

修養一琴一

導引圖序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房千里

序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張九齡

鷹鷂圖贊序

果實一

八駿圖序李觀

鷹鷂圖贊序

荔枝圖序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節鳳鳥為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微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項夏殷周曆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疎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闡縶於天胞迺更審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眺眇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公夕落臣說

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算超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含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顛訪之言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詁極不就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維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諒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竊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的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曆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機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成乎筆端任上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干陳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泊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宜萬邦錯峙臺榭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粟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星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親與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微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聚人物之虛實愬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發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

蒼梧塗山則思舜禹邠民之親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特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類息也某父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蕭

氣之貫萬物也感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翁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爽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又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理互禽關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必若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儻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實篇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緩味夫節奏和而不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伏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

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之道之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弦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弦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法而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循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格聖人之能事及百慮於一致此琴之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蕭相庶幾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而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扇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又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不又矣其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子紀其辭遂號爲序云

數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惣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亮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鮪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鮪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爲歎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

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避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子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允駱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輩貴而約賤卒局空客有爲射祿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擊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

序基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第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則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揀焉憚焉不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焉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不者歟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暴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邇有至自南海厥絲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後况如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付力傑異得全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羣象夜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卑馴而為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暨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親禮若中國之贊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心充耳目之觀好以為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鷹鶴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驚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鶻也述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伴銛鋒顧視之間焯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兼資其利蓄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杖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鶻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雖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况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眾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禮其然工人圖其狀以

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文遁嘗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騰騰虎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黃騂栗白羲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巖巖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賦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二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主為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匹駿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今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苟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為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支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戊戌一十四首

著譯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珂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韓愈 居莊子指要序 韓愈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聯句詩序 呂溫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煥

欽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羣生冠權元符宇籠乾坤之精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登皇極者過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曾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甫謐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開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與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與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論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水城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生主寅帝百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百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龜等九紀亦無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

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九百一十二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

一在徵庸正月上月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子帝殯元年乙卯帝殯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遷也諸家

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

炎帝元年癸未九千三百六十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

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

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

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即二十

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

益三年成禹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

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

尹周公公共和如何當夏后不恢于夏家舜為相臣篡相自立后

相奔死商丘泥又殺羿自立少康長廼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

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

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蹟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肯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欠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雖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繹而從組績者矣既傳生干經亦所以緯干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願蒙政會三家必當之言列干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異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誕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平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大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灼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碎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成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璫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另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蘊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委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故

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與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感本之三代夾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能有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語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標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實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氏叱者爲謳謳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饒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簡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牘沐作雒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成爲贅騰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疑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或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持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

輪提請讀先聖華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
明古今歌詩同異之言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兵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
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撤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柱公
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
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
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
文頒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
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
事議者以爲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判定及
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
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
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
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堪爲祭法舊史咸以爲
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匠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
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官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
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
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
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
其廟如至郇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
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唐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逐萬物之宜在驗乎
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
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

言勝則爲忠爲謹稱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
之靈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
聽豈止鶴鳩彤丹意以惑珠者哉況立國自家自中徂外道偏則
刑罰不中讓勝則忠孝靡彰逃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未御寓化
洽文明諫猷博訪於搢紳旌育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
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輝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羅謗之事迹敘駁譽之本末
紀誥誄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謔之命我皇修
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官退日具之政別殿備乙
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與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
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
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
其文約其旨明學如珠貫渙若米釋既而以予嘗所斷齋俾敘而
辨之爲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
以冥是非泝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
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刺何乎無
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闕於彼是之境墮墜滑滑昏封執逆旅權力
不足而羣奔外馳壯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
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
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
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極室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
曰外形委脫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身榮等周公於獲祖比
大舜於豕風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羣乎用斯豈窮鄉一曲
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

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為家為邦為仁為智游之冰之日漸清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激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樓臺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越之徒歟子樞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按聽訟械擊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擗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但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無異道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道間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取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虜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泰有王前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

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竒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十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當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如牧自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勸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九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子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赴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子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不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大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明居其位可也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
 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
 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
 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波若者
 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尉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
 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
 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
 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
 隨機立教在薩間生揀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
 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
 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果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
 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
 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
 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為證悟之門蓋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
 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
 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失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
 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
 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
 於是以前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為一金攬
 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
 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
 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
 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
 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
 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惑

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廻照疑盥盡除順
 佛心而橫巨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
 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
 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闡防而不據
 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為
 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
 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
 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典則外戶不閉而守在
 戎夷佛道備則諸法摠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
 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
 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峯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
 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驪偷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騷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
 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
 湖之南樓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
 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披奇挾怪雕鏤文字與章
 布里間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
 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日子之言是也
 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藩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
 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商
 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
 曠景浩蕩多思不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曉况若有得或煙
 雨如晦緬懷悚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

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眾壑合注濤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色微闢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羣以此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築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築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

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坳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穽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矣谿余得軍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微鮮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願以文墨自慰款澹萬物牢籠百能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已籍記附摠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蘇源明秋夜小洞庭離讌序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令狐楚 瑯琊 奚述 序 獨 孫 及

泛郎官湖詩序李白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韓愈

送陸欽州序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李華

送小雞山樵人序陸龜蒙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饒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俊于回源亭既草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廬東阿歸我陽穀諫濮陽役均三郡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管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貫閭闔言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揆連率實惟澄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嶠軒飛廢潭阻殘暑於重林速高秋於絕壑其盤何有膺鹿腹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鮪李下彫籠水之以寒水瓜剖黏刀巾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一人之富有而羣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投設以告徹

饌更服陳羞絜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鸞尾右遺吾山倒岬岫於波際指梁於林缺移搖敬豁駉眇虛曠大隲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濟汶所遇多感祇牢為歡婢態自成以留容媿容色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不自會雅舞清唱條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空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嶼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起以忽馮夷安兮護輕橈蛟龍兮落壘湖泊中湖兮澹而閉並曲激兮悵而還適于千兮非千期將解袂兮藁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闕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鱉聞之汜泗而或躍茲官更安次而不易彼人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于若訥過歸苕相里子同棹過如魏陽毅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躋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黃齊上媽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傍傍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嗽焉合引蒼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慮于繞橫增沃兮蓬蓬延川后福兮易子舫月澄疑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闕末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曹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太和五年春三月究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致本府書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

令狐楚

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渴泊依倚歸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固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為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來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為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鬻鬻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為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鄆郡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鄆鄆邱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鄆鄆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瀆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鈿靈奇公潤色之疏為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意擬衝霍溪不表數丈趣伴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潄潄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豆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輿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為主而身為賓捨瑟詠歌同風無爭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駘石門松風聲類笙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溪岷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李白

軋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過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求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勝槩西望超然乃顛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鄆圃之有僕射故也席上文字輔翼空靜以為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其相磨滅焉

仲春裴君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為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共此山俱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會曹薛華陳嘉毅醜清醜會河東裴翼祭陽鄭哀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于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下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子春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條芳草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嗚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為醅酌之客家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上天垂光兮照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觴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闕裴倒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為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穎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俠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挹衣請益始致詩以閱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

導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玉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霽林寒氣摠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溫克則知孔門宴饒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化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千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求貞鳴琴有術于穎之畔彼之才隲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今瓌瓌鳴琴其怡于穎之涓二子翰飛言辰京師有鬱者桂藜其枝琴既鳴矣宵既清矣烘熯有燁酒醴惟言唱我寤歎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遠神照雲泉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鵝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潤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戒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激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手劉往見衡湘間人說

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球有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益益苦務欲墜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益切音出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益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成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富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淋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髮鬢二子亦困睡及覺曰已上顧真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恍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詰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彌明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謬當鼎報間安使水火爭彌明大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天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半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植輪焉處為知懷

抱清書方當紅鑪燃益見小器盈爾明晚晚無刃跡團團類天成
 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曉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騁憐爾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鑄師服可惜美食穢穢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滌甕爾明陋質荷斟酌俠中愧提筆師服豈能衰
 仙藥但未汚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兒童輕爾明徒爾堅重性
 不過升合盛爾服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窠微作
 蒼蠅鳴爾明以茲綠溢行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顛倒地敢有漏
 泄情喜窵依暖執弊不與寒涼并爾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
 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此
 粗亘古不為手所橙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明爾君莫嘲謂此物
 方施行四韻並補

歐陽詹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
 二年歐閔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
 陽邵楚其濟南林蘊穎川陳詠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
 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平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
 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
 况埃澹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膚
 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
 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素素魄皎移凝
 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
 清冷到肌膚潔白盈衣裳借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
 願至沉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友
 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

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
 宣使之所察歛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
 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蓋陸君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卑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
 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
 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歛此大惠施
 于一州兮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
 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導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祭
 焉無犯與隱義斯實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歎今吾
 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當嘗慮冀之後比歲舉進
 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其佗自京畿太學踰于淮
 泗行東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
 讓蓋有來學徵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倚爾之所以求我
 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微辯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輕
 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
 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儂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
 淡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眾之言文學者或不
 然於戲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
 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足以竊
 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
 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
 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
 連如甲一派問休闡為時之冠洩旬有詔征微與校秘書且馳傳
 擁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駉駉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決於寰外
 而大真元昆前已甲科以去歲秋未始間歲嗣其連聲謂予不

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姑兮叱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楫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平身光乎親臨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竊官此都邑斯云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余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未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主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姑于叱彼逝惟恍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待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絮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蹶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官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練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乎矣所望青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倘伴

送澶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瀾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臚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癢而足蹇耳聵而目眩於是攻慰之術用焉稷禴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潘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豪窳相乘貪食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幣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拮据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數為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讐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

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偶明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莫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鏤綵繪之小費且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列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殿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使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創立莫能得其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疏言警讒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盪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刺者又命講可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肇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噫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川信信俗儻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繫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相水滄滄兮四望何已猗猗騰擊兮雲穉靡靡月沈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樽牀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碗碗松覆秋亭兮蘭披春曉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

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檟檟皆薪材直吳之慶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書畫疆互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藪輩十斛薪然後四時實祭沐浴痲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鰲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夫何數廉而至晚得非樵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密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典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半今子一楊窺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庚突晨煙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詩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渾未冰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救瘵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烟烟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頽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

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懷整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人執乎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當綠流玉英澤樂滋吐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鑿心靈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鍾引冷冷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末無由會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條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煙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諠莫染跡高想已遷時食金娥樂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穎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潛光隱高丘鍊魄棲霞幄霓裳何處蕤羽駕轉綿選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吳興姚

鉉

某

序庚 卷一十八首

錫宴三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十五

泉州席史君讌委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大師左右丞相諸公於章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蕭炎

讌集韋燕子宅序 顧况 蓬池櫻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胃讌察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游雲門序 梁簡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典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各日子朝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羣

屬揖庶寮禮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質秩秩實序暉暉林疇玉緯垂文南風和雅頌之

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飮酌之宜宰德貴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羣情

尚洽周旋宴語之權方將一心天工勅力帝載寢黑山之柝苞

青海之戈雲雨賢才水火菽粟日誅魚藻歲陳由庚頤股超之年

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廢載歌

李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泉壤悅后
皇所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彤金石之誅者也
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
而入遊咸里池臺就脩竹而開宴泉調御府味給天厨仙倡有樂
中費督酒太平佳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暗
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光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
呂共接手於朝廷不可見而見焉不可聞而聞焉豈深思勝痰去
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千齡之昌運河清難得入代幾何
擊壤之懷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路未即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
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安落花之灑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
映沼爾其列進授几分曹設幕艇送江鳧船迎海鶴魚龍九劔受
延揮霍鸞鳳鳴蕭鼓作申錫開於百寶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
塘醜醜狀丘壑并急管於無算醉湛思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
序長卿痛渴覺含毫之轉運子雲壯夫見雕蟲之都廢敢憚鄙詞
之訥溢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謙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
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
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謙在茲忠臣嘉
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懼甚即
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
遂改爲集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
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
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
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墨頒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思德飽
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

職在焉或樓高大賢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
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
之于闕下古者相親相祖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
典爲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
則享禮也載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決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邪俗於流醜致王人于德行而賢者仁
未伊決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
既修乃加之以宴餼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翰竹以將之選華
軒勝景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
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庭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筭而儀形有
肅銷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間里
皆內訟而選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
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
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
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
恭儉於嘉章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
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
頰官之什客有天水姜闋河東裴叅和穎川陳詡邑人濟陽蔡沼
佐禁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耻幸鼓微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
微時在公之側觀衆君子之作遂作卜商之後書其言

暮春大師左右丞相諸公於草公道遙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也非宇下道遙谷天都近者王官
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
霞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懼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
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與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

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璫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照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恭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對則廉歌矣乃曰倚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讎樂考擊鍾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劔駱六聯畫輪載毅羽幢先路以詒夫逍遙谷焉神皋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曾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灞陵下連平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巖側逕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公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桃逕窈窕蘄蘄超忽珍御延佇於薰薄珮玉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鱗以大鼎烹用五鼎木器極腫即天姿以爲飾浴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穀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爽統松風珠翠煙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慷慨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仰謝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復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厥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侯慶賀之禮下舍之閑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交宜寵光敵者易親惟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涓家宰司寇作者三人國老如墳荒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荒尋柏亭之奇構賓主有禮百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押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暝煙霧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驚出幽而初轉花含愁而將歸外物歎美中懷有融高興格于丹霄餘思垂垂清晝四座相顧請于所尊悅題賦詩無忘盛集

集章庶子宅序

顧况

昔維下鄴中蘭亭岷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飲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羣龍振鷺握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陋乎在今其有榮乎終謙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駘蕩孟夏候台之交耳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違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暵敷煦擇芳蘭臨清川乘和調絮用激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昇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遂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懼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己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蓬池上矣前迄潁右匪邪邑渺瀰淪連盡日登天舟楫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球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輿以給費縣吏領徒而脩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勿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千東焉然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飮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闕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關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庶績允釐有司司服舉無違德執獻其可雖列侍丹陛而罕伏青蒲灑懷致館灑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蕤氣向晦蒼蒼寒未式與汝歌多酌我酒墨客既序親當歡炭膳夫交馳屢奏鮮食夫舍德之厚與時借化拂衣而放則野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軌轍一境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次舍可以

來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奚其理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為太和為聰明為英才為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竄絕獨立今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背之下抱不世絕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追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踰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灞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合澤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字下華軒沉沉樛俎靜嘉庭簞霽景踈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歟有所請暴請霜素願揭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颺戾天摧挫幹製擣管瞥列毫飛黑噴碎掌如裂離合恻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於鱗皴石嶮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大張公之藝非盡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真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文冲漠與神為徒若付短長於隘度弄妍蚩於陋目凝觚砥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千齒牙間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員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於玄悟不得之於糟粕眾君子以為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曹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干野曰襍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
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

之襍飲賜羣臣大宴於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曾恭國令宴于縣南泚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懼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十鍾強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懼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已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器圃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啣濁甯灘洋洋瀾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煦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弟一族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此耶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兩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懼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始得西山譙遊序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處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舟楫斫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岒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積蹙累積莫得遊隱壑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與培塿為類悠悠乎將顛氣以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顏狀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僧不欲歸心疑神釋

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彦有南皮之遊颺鳴葭浮甘瓜清泉淪千古一色此賦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毗庶阜海濱之利詭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兩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醑徐進管絃迎風以響虎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鯉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萃昆池清冷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與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兒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權幾何古人乘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李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慙康樂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爲樂故同

志同方賢者有柴桑之隱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道一也先會一日沙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沂若耶過鳳林而南意欲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奧於是捨舟清瀾反策閑原通香霧而歷嶇嶇入深翠以泛迴環遂至雲門觀其羣山疊翠秦望拔起五峯巒巒列壑沈沈上摩碧落秀湧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蓄爲澄潭涵虛鏡徹鳴瀨玉漱冷冷之聲與地韻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眺聽不足則疑思冥息恍然疑諸天樓觀列在咫尺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動步真鏡靜聆法音合漆園一指之論詰津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骸坐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秦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流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羞乃各爲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齋舉約會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天游行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觴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坎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善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無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權桴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高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惟甚余病瘧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袒袒褻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亂述以爲密者今則舉莫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褻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銜銜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興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攬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多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為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互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王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輾碧王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巖驪臺瓊舍光北朝天官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甍珪疊露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日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表我帝城白王之京覺我五藏出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瑩鮮著徹入骨肉象骸擢舉若生羽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蹠寺地身由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謹聲復根還始認得具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凝溼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德二十五首

吳興姚

鉉

蒸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會 買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盧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租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送王榮序 陳靈 送符載歸蜀省觀序 崔群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歲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會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綬蠻貊刑齊僧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授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憚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閭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難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闕茂次年仲臯貞閏拜手東浴馳輶北關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乘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

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宴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殿副衣勉挾續之誠兼壹喻投醪之旨篋篋以將其貺筆視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視待中安陽公以仁體園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託謀景暇慕采薇之典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芳分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帶雲平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禮之變朱于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燧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雷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開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郵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干征吉甫薄伐不其速也若木選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毋懷靡及念離者跋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岩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更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又曠官朝思備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摠防禦之權惟帝知人行報尤政五月維夏畏塗萬里濟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眾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減私飲水節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蕭裝俟傳無酒酷我緩低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閔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萊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劇獻替掖垣眾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矚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惠懇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

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言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邐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思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襄亦惟飲醇酒晏安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夫被薦紳彰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王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全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軼霽辭宣言相勉在加食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醜於前韓信誅於後况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落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溝於奔鯨繪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上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優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解於脩蛇勢盤地感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難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蕭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波較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蒙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敵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徐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稍吏坐委姦欺黎庶日為蠶蠹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質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鬢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勉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林首韉袴擁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夫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第六十其將復乎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

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朴產於巖嶺高直聲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水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履其有稟者敦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慈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敦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泊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道次奕宜求正於韓龔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振策于邁且饒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其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隴枝之任然吾不以其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鄒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千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昔聖臺上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濔浮元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蛇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昭爐人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靈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壘雲帆涉漢岡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街孟叔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船上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苴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為言夷面始至

言說不相逼盡地爲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祥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擊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是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盡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空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王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涘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干邁煙景之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寔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繪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填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不能溥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軒臂子子子子受易於商瞿五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

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汾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啓序 陳黯

黜去歲自襄中還肇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其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閩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己第末第爲重輕哉愚竊是不得讓麟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地也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纒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千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賦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觀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達中初有峨峒容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于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誅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高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權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寒靈芝跪天壇相顧未息乎蓬瀛豈復榮於塵網觀君超澹怡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

厚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至羣公亦愕爾而阻懼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益多惟干將和璞有大闢非百鍊則其良可研歟非三獻則其寶可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矜其實如叔也亦何藉於一避迨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寧戚無石欄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干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暢于鍾以娛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賢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道鑿枘靡圓方之嘆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鸞鸞絳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志舒其道喜愠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闈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其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角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况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壘疇之姻在周為魯衛之國曾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干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帝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與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帝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鬢負秀氣吾棄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代速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斬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携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諺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蘆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欺其敢用此贈行

列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寔景靈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王帝遺跡金壇壇屋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末慨撫膺增歎當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罷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欽獨立真朋羽會金裝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漫汗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實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其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頓

中峯而失路塵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裂騎蒼芝而
延佇遂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
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
盛衰之感則如揚朱歧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魚抱木
而枯死可以勵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燼灰
築長城起阿房弁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
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
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傳連頭而同死非吾黨
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
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
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
光盡聞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邪今扁舟而
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
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天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替後學俾眼者兼理
以語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擬六義之清
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
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
松送韻水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樓閣夫之目初不敢貯三
復則淡然天和胸於其中故觀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
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
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泂鏡中靜得佳句
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穉穉也鄙人方景行
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
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
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樓之金葉浮三相
之碧波乘杯派流考室名嶽瞰想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
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誓歸歸蹤百千關士稀有此者余所以
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聲迴眸拭視比夫日泥沙者相去九
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際斯亦
翽翽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
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楊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
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誅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辭其業得所送叙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
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譎吾從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說
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入故樂聞其說而請
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
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爲浮屠之說而演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伏然聖人
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
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
於其躬體安而氣平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
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夫

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感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此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敦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懼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通潮不顧蛇山鰲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絳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與僕又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公備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逸一十五首

吳興姚

鉉

某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逴傳後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柳宗元

下邳侯董華傳韓愈

容成侯傳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沈亞之

楊烈婦傳李軾

竇烈女傳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陸龜蒙

負琴者傳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柳宗元

題叔孫逴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乎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安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

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及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物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墮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標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擊不華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嗽嗽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邠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說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姬娥騎螭蛛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都者曰說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鶴宋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禍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跖居獨取其鬚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奏其遂兼諸侯乎遂徵園毛氏之族拔其毫穎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觀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上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見衝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以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大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倂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疎秦皇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娥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大史公書有滑稽類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掩淹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美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

以奇異小蟲水草檣黎橘柚苦鹹酸辛雖質吻裂鼻縮古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嘗蒲菹屈到之芟魚膾之芋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施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嗜者偷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其矣乎

下邳侯華傳

韓愈

下邳侯華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嬖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嬖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黑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復道別厭儀進止趨踰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收獵馳騁毬擊射復道別厭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父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頗頽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予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袁棗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名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自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異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鑿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纒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耻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讓廢歸老于家

李紳傳

沈亞之

大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天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選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爲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滄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滄陰殺士食之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銜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銜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銜行銜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讀紳坐銜前佯怖戰管插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幾盡紙銜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華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銜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銜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銜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銜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銜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銜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翹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王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偁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屠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恐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偁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裹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偁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失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

集于偁偁傷而歸揚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偁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賊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起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偁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婦奴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辭行止明攻守勇列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取賊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實列婦傳

司空圖

河南實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山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持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實之酒帛暨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高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貨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全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盜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懈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音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勢乎覆載勢乎運行差之辱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滄如為瀆為活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塚覽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全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員於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抹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無嘆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

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委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連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長太夫人^長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窻中教有煙氣聞行車響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官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秦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陳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廢斷之器聞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得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季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竊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楮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愾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其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用而智者詳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藩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繪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愾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某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夫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及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專術能矜名視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焉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

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虛而不能守也棟椽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蒙駝傳

郭蒙駝不知始自何名病瘳瘳然伏行有類蒙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蒙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膏臬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蒙駝非能使木壽且尊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莖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殮殮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危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問累日乃從之館亦方與婦

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夫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閨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中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輓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說如廁又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竊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妾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厠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若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又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象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牕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急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屍於厠外赤死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濁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友及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百

吳興姚

鉉

纂

傳錄紀事卷之十二首

錄二

孫氏西齋錄孫樵

燕將錄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孫樵

跋太尉逸事狀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羅隱

書何易于孫樵

說石烈士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絮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朝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

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讒失教也太宗

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太宗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竟上配天皇后何登嫌黜家不可謂順于懼後世疑於禘祫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真觀侍女何列昭穆條高

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崔察賊殺中書令

裴名犯法者何詭擗亂肇殺機也裴裴名犯法者何詭擗亂肇殺機也裴裴名犯法者何詭擗亂肇殺機也裴

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坂者

何貸刑嗚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將當化令守珪以安祿山

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

故也皆以此

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瀾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匪大義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蒙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虬絡勇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决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羊王師取蜀取吳豈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此且怒於是任智書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為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為魏反君賣友及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比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縣昭曷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言言濟以趙叛命志繫敵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彘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復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卒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天子伐趙君坐坐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國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澤縣屠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也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安慶長河汧州管轄數州劉濟總總冬誅香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此搏天子符讖向李希烈借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此稱異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關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歸橫大江撫石頭金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疆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戰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轆車季安死墳并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好忽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

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放海牆泰山斷大河精甲數億
鈴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越地名西首卒於都市此皆君
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
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瀝不
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騷騷北
來亂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善後
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立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
生之言今也幸在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
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
今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秦某遇於馮翊屬縣
北微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
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卬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沅黎越雋俱為邊城迫於
群蠻田在實將軍刺嚴道三年能修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
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敵
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擢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
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蠶皆折刃
吞鐵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
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
蠻殘我自南康公擊青谿道以和群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群蠻子
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筆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
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
成都以南越馬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
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
羣蠻寧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
於蜀者同連帥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

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國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遣
有禮其所以者或吾不知群蠻此舉大劔以南為國家所有平且
每歲綏卒以戍南者皆城都頑民飽餉餉系十九如狐雖知征鼓
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
固以呵然汗矣而况歷重阻即嚴程東甲而趨扶戟而關耶加以
為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帑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少而糶粒重賦當給帑則以輕而重下吏以
難盜其米然後以少補足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
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雅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
孰若詔嚴道沅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
卒以中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
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威遠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
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
食給卒無戾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著

段大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暉為尚書領
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贖
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群行丐取於市不兼輒奪擊折人
手足椎釜鬲粟盃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
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
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
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
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
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暉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
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挂槊上植
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之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覺者一人持馬至蹄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

甲也吾戴五頭求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

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

太尉曰副元帥動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志卒為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買名軍籍

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曰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

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教晞以道恩甚天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拆

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

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

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

早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其異使

人求論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

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

洗去血裂裳末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

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謀大罵曰汝

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

段公不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

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微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人者殺使主

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其言

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

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

大綾三百兩太尉督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

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

治事室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

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

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繁開過真定北上馬

嶺歷亭鄆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

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

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

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巖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豐足殆不

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

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吊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

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卦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

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

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

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舞外不

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愛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

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契齊

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且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

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

子壽而指使董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

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權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

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俯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

語不粹是不為齊鬼所酬而終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

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豈脫族西去

大丈夫勿顧一飯思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說悲涕流落谷不決

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

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

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
 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寬容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
 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
 姓不耕即饑隙不可奪易于為屬公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
 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榷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
 重權莞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
 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
 得為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寬海裔罪易于
 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莫爾曹即自縱火焚之
 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于弱業破
 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僕杖
 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
 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
 繫民民不知役改隸州羅江今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
 絳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
 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
 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上中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
 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
 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
 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
 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
 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有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
 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
 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朝家人
 伍元和中愬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討愬愬相者光顏者重胤者

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
 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
 去其碑僅傾駭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詔節度使悉以聞時章武
 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
 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吏
 罔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囚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
 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亦族無恨
 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
 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
 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
 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固
 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
 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
 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
 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准西本末且
 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准西碑一如孝
 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未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
 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象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脾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瘰癧映疝
 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鞋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
 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釐六石
 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謀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驥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藝家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微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齋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惟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願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晝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特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擊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為己有繩契管榷雜什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詩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容張谷聘之驥不起

劉又

右一人字又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救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

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羣常人乞酒食為活間韓愈嘗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全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文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若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辛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特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杌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婁有越出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劉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具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又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百

姑蘇後學尤桂

朱整同校正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楨大明列于宗彙

唐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
 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錄未易為力臨安進士
 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
 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
 藏書者必芟竹鏹木殫絙竭毫盛其蘊宏其載
 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秘之不滿笥
 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
 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
 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吳興施昌言敘

嘉慶己巳得明嘉靖間張大輪項錫輯刊本明于 陽南魏家 生 孫 孫借善 為 子 孫居 而 藏

李汝霖等藏宋本版信此九年重翻於宋本同符字比而後之段又為 楊甫先生潛

幸因澤宋本舊本過其甚多誤滋至其間其知為宋本者流及別本則也時序于初卷中

沈江沈後跋識

唐文粹校勘記

序 三葉上一行唐文粹無唐字 四葉上七行然焉

十六行之文無文字 十九行箴議表奏無議奏二字

下八行唐文粹序無此四字

目錄 五葉上一行重校正唐文粹目錄文粹目錄

卷上 二行吳興姚鉉纂無此五字 六行并序無此

二字以下各題凡并序并表表附竝系述等都爲宋本所無

十一行東都賦下有李庚二字 十三行郊廟無此二字

廿二行潭罩 廿六行海無此字 下廿四行何卜賦下

有劉禹錫三字 六葉上七行詩甲琴操附古調一 八

行古今樂章無此四字 十二行圓丘下有樂章二字

以下各題均同 十三行玄宗下有開元十三年五字 十

二首三作二下有張說二字 祈穀上有正月上辛四字

十四行享上帝上有季秋二字首下有褚亮二字祀祀五

方 十六行睿宗下有太極元年四字 十七行玄宗下

有開元十三年五字 廿一行詩乙古調二 廿三行皮

日休此三字在下行悼賈後 廿六行蕭穎士此三字在

下行有竹一篇後 下二行韓愈此二字在下行鄆州溪堂

詩後 五行詩丙古調三樂府辭上 廿三行怨詞下有

崔國輔三字 廿六行列烈節婦吟下有寄東平李司空

六字 廿八行白紵歌下有張籍二字 七葉上十九行

隴頭吟下有王維二字 廿五行詩丁古調四下行樂府

辭三字與此連接 下三行俠客結客 八行軍中無此

二字 九行劍客下有二首兩字 十三行陽春歌下有

李白二字下二題同 廿六行紫騮馬下有李白二字

廿八行白虎行下有李賀二字 八葉上一行烏夜啼

下有李白二字 六行沙堤行下有呈裴相公四字 七行

詩戊古調五無下行歌篇一三字 九行古風無此二字

十八行古興古意 十九行詩己古調六無下行歌篇二

三字 下二行辯士下有賈島二字 三行絕句下有賈

島二字 九行觀伏觀有感上有小臣斐然四字 十二

行至壽春至下有開化里三字 十三行詩庚古調七無

下行歌篇三三字 廿一行浣沙流紗 廿六行同徐侍

郎重陽宴集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廿七

行郡中下有與字 九葉上三行送郭大夫無郭字

四行送梁補闕吳興送梁補闕歸朝 五行送周愿下

有判官二字 六行赴尉無赴字 七行送韋起居舅

歸嵩陽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八行

東歸下有孟郊二字下題同 九行送姪上有盧十五竹

亭五字別下有兼獻張徐州五字 十七行入關下有孟

郊二字 十八行詩辛古調八無下行歌篇四三字 廿三

行蜀中下有將歸留三字 廿四行在河北作下有張

說二字 廿五行立春日贈諸公先赴長安逢立春日

贈韋侍郎 廿六行發太原途中寄所思初發太原至

途中寄太原所知 廿七行剡溪行下有却寄新別者五

字 廿八行發龍且無此三字 下二行江行此題前有

泝舟阻風闕孟雲卿八字 四首下有權德輿三字 四行

別郭大上有新都南亭四字 五行寄李益上有秋暮山

中四字侍御下有因敘疇年之素寄懷於篇十字 六行

題浮雲寺樓寄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 八行遙

和張史君岳州張史君與二首下有因遙申和四字

九行舟中無此二字 十一行杼山禪居寄無杼山禪

居四字寄下有贈字 十二行吉祥下有寺字 十七行

春怨春愁 廿一行失意歸吳寄劉侍郎題下有孟

郊二字下行莫相疑行在此篇前 廿二行答李昌期徐

十八晦題在此篇後 廿六行烟無此字 廿七行夏中無

此二字 一〇葉上二行貽遊舊贈平昔遊舊 五行詩

壬古調九無下行歌篇五三字 八行鄭太守見訪博

平鄭太守却之武陵 九行張韓途中成張籍韓愈至

示予新製示新製三十餘篇畫書 十八行集無此字

二十行鄖無此字 下四行奉和無奉字 六行廬山

謠下有寄盧侍御四字南岳事畢無事畢二字 七行

作詩 十行西山祈雨輒應祈雨是日輒應賦詩

十一行贈答寄贈敬答無敬字 十三行入崖口五

渡無入五渡三字 十六行出青門無此三字 二十行

詩癸古調十無下行歌篇六三字 廿三行百丈谿下有

新理茅茨四字 廿五行林泉無此二字 廿七行太白

東谿張老舍無此七字等無此字 一葉上六行南

竟謝郡客無此五字 十五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七三

字 十八行除始除 廿一行太大禪堂道觀石門墨

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下十四行和奉和雅

琴下有因書事三字 十九行脩竹篇上有與東方左史

五字 二十行鞭杖 廿四行禽鳥昆蟲十無昆蟲十

三字 廿六行百舌吟下有劉禹錫三字 一葉上四

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八三字 六行月明河四無明河

四三字 十一行詠露下有李正封三字 十七行引泉

詩下有陸龜蒙三字闌蘭 廿六行韋鍊師上有少室山

三字梁鍊師上有青牛谷三字 下二行詩古調無下行

歌篇五三字 五行感寓詩無詩字 六行陳子昂上

有拾遺二字 一三葉上二行廢琴下有白居易三字

十六行頌甲另行上空二字 十八行一小注又云一云

十九行述聖頌下有張說二字 廿八行平胡頌下有

揚炎二字 下二行聖時聖政 九行頌丁下有政德二

字無下一行 十四行廣州都督下有嶺南按察五府經

略使九字以下各題宋本官銜全錄均省 廿四行高適高

邁 廿七行賈全上有並字在鐵牛頌後 一四葉上二行

開元大唐開元十三年四州岐邠涇寧四州 十五行四

皓上有南山二字 十八行王侍郎下有鳳閣二字

廿一行法池寺上有藍田二字 廿四行大通上有唐字

鶴林上有唐字 廿八行獮屏贊下有白居易三字下題

同 下一行薛少府上有金鄉二字 五行裴裴吳 十一

行表無此字 十三行賀冊尊號表下有韓愈二字

十五行王珙上有桂州二字 二十行薛太守上有東平

二字 廿一行張仁直上有并州長史四字 廿六行請

削爵無請字抑損無損字 一五葉上二行書奏無此

二字 五行論太宗論作諫 十行配饗書下有皮日

休三字 十三行書奏無此二字 十六行駁廟號無駁

字 廿一行高郢此二字在再上諫書後 廿六行疏無

此字 下七行四鎮上有疎勒等三字 十六行疏無此

字 十八行則天下有皇后二字皇子皇太子 二十行

論職官多濫疏下有章嗣立三字 一六葉上四行奏

無此字 五行尊號一無此三字以下赦宥舉官府庫內

人無濫賞均無 六行陸贄無此二字下四篇同 十四行

內人下有等字 十六行陸贄上有已上並三字 十八

行奏五無此二字 二十行渾瑊下有李晟二字陸贄

無此二字 廿三行李楚琳狀下有已上並陸贄五字

下六行帝王無此二字 十九行玉冊文下有李德裕三

字 一七葉上一行中宗唐中宗孝和皇帝以下各題均有

唐字宋本廟號全錄均省 二行哀冊上有帝王二字

十行哀冊上有后妃二字 十五行弔夷齊文下有柳

識二字 廿二行獨孤及無此三字 廿六行王岳靈樊

鑄樊鑄王岳靈 廿八行題哀辭後附無此五字 下

五行祀祝 六行爲下有常州二字 八行祭楊州祭下

有亡友故三字哀辭下有附字 十一行劉禹錫此三字

在下行題後 十四行李德裕此三字在後一行題後

廿七行十哲上有孔門二字 一八葉上一行稅蛻 二行

六逆論下有柳宗元三字 十一行無賢臣論下有孫

郃二字謬繆 十二行太甲論題上有放君二字側行頂

格 十四行札札 十八行戰論下有杜牧二字 二十

行機上權下無此四字 廿一行英傑論下有李德裕

三字 廿四行嬖惑二無此三字 下十行郊寢無此二

字下行題前有郊廟陵寢 十一行旻昊天 廿五行杜

佑上有並字在下行題後 一九葉上二行第四十一卷

前有文粹目錄卷上一行文粹目錄卷下一行 八行重議

郭知運獨孤及無此八字盧弈諡議下有獨孤及三

字 十六行不義侯議上有權德輿三字 十九行魏

徵令狐德棻下有同議二字 廿四行原性性原

廿五行原毀毀原 廿六行原仁顧校作原人 廿八行

皮日休此三字在原親下 下九行李翱此二字在下行
題後 二〇葉上二行讀墨子下有韓愈二字 十九行
朝日說下有柳宗元三字 二十行禮說下有柳宗元三
字 廿二行訂司樂氏下有元結二字 廿五行原晉
亂說無說字 下一行中史 五行論兵二一無此三字
六行原十六衛下有杜牧二字 九行子高之讓下有
羅隱二字下題同 十二行禹書下有劉蛻二字 十三
行讓非賢人事下有李商隱三字 二十行書褒城驛
下有孫樵二字 廿四行時化下有元結二字下題同
廿六行蟹志下有陸龜蒙三字 廿七行碑甲無甲字
廿八行碑無此字 二一葉上一行祠廟下有上字 四行
黃陵廟碑下有韓愈二字齊濟 五行碑乙乙作二碑
陰下有文字 六行碑無此字 七行聖帝一無此三字
九行先聖六無此三字 十一行曲阜上有兗州二字
十六行碑丙丙作三文附無此二字 十七行碑無此字
廿一行文顧校作碑 廿二行碑丁丁作四 廿三行碑

無此字 廿五行嚴君上有漢高士三字 廿六行許由
下有先生二字 廿七行徐徵君上有後漢二字 下三
行少太 十行翰翮 十一行碑戊戌作五表附上有
石字 十二行碑無此字 二十行碑己巳作六 廿一
行碑無此字 廿三行漂漂 二二葉上一行碑庚庚作
七 二行碑無此字 四行長公主神道碑下有張說
二字 五行歧歧 六行碑辛辛作八 七行碑無此字
十行齊成公齊抗 十一行碑壬壬作九 十二行碑
無此字 十五行韓諱韓愈無此二字 十七行李楷下
有洛字 十九行碑癸癸作十 二十行碑無此字 廿六
行張擇神道碑下有白居易三字 廿八行碑無此字
下二行城碑下有銘字 五行碑無此字 八行先廟
碑下有權德輿三字 十一行王公先廟碑下有劉禹
錫三字 十三行節度使無使字烏公先廟碑下有韓
愈二字 十四行議例銘附無此四字 十五行碑無此
字 十七行天台山無山字題前有議例銘附四字 十八

行梁肅上有並字在下行題後 廿一行碑無此字 廿二

行釋一無此二字 廿三行大達法師上有上都大安

國寺六字以下各題寺名宋本全錄均省 廿五行塔碑無

塔字 廿七行記銘銘記 廿八行碑無此字 二三葉

上二行碑陰上有大師三字 三行大鑿上有曹溪第六

祖五字 四行佛衣銘下有劉禹錫三字 七行碑無此

字 八行釋四無此二字 九行大師下有碑字 十一

行大法師無法字 十六行碑無此字 十七行重巖

寺碑上有唐鄂州永興縣六字 廿一行茅山上有唐字

廿七行函谷關銘下有獨孤及三字 下五行招昭

十一行銅鍾銘下有獨孤及三字 十三行橋梁無梁字

廿五行賈公墓誌銘下有權德輿三字 二四葉上一

行銘記 七行使史 廿三行東武武東陳公墓誌銘

下有附陳子昂四字 下二行來萊 六行乳穴記下有

柳宗元三字 十三行御史中丞壁記下有李華二字

十六行祭察 廿七行盧陵盧作廬上有吉州二字 廿八

行韓城上有同州二字 二五葉上三行山州 四行

廬廬 五行所新 七行東峯上有蘭谿縣三字 八行

李直方無方字 十四行瓊臯 十六行歧公歧國公

廿六行撫州下有寶應寺三字孤山下有永福二字 廿

八行幃幘 下五行大水起下有泗州二字顧校起作記

十二行饗軍下有堂字 十五行附記 十七行附無

此字有舒元輿三字 十八行殖植 廿二行房辰 廿四

行古之奇顧校作李商隱 廿六行動箴動靜二箴

廿七行靜箴無此二字 二六葉上七行門銘此題下有

二銘并序四字下行羅衰二字在此 十一行甲一 十五

行權德輿顧校作失名 十六行國公 十七行相國

書國作公下有劉軻二字 十八行國乙書啓二 二十

行裴相公無公字 廿四行行軍書顧校下有吳武陵

三字李翱杜牧 廿五行丙三 下三行呂道州下有

溫論非國語五字非國語書下有柳宗元三字 八行丁

四 十六行戊五 二七葉上三行己六 四行論文論

文上 五行論文書下有柳冕二字下二題同 六行南

州 九行論文書下有柳冕二字 十一行庚七 十二

行論文論文下 十五行論詩論評詩書下有司空

圖三字 十八行辛八 廿四行求文章書無書字

廿六行杜溫夫書下有柳宗元三字 廿七行壬九 下

三行癸十五六 十一行上崔華州書書作牋 二八

葉上一行規知 四行諭一無此二字 九行翰苑集

序下有權德輿三字 十一行李德裕文集李德裕會

昌一品制集 十七行文集無文字 廿五行陳子昂

文集無文字 廿八行著作下有佐字 奉禮唐太常寺

協律 下五行吳筠上有唐中嶽宗元先生八字筠字空白

一格 七行經略使題前有後序二字 十六行琴一無

此二字 二九葉上六行天長寺下有上方二字 九行

離讌序下有蘇源明三字 十五行禪師下有太康二字

二十行丞相下有少傅二字作詩作三傑之詩 下一行

畫松石序下有符載二字 二行遊序顧校作遊記

五行日讌顧校作夜宴序下有李白二字 十行刑邢

十二行盛均無此二字 十七行歐陽詹無此三字

廿五行讀傳附此三字在下葉毛穎傳題前 三〇葉上

二十行羅隱下空二格有五紀二字 廿一行齊魯二

生下有程驥劉又四字 廿四行重校正唐文粹目錄

文粹目錄卷下

卷一 三一葉上一行重校正唐文粹無重校正唐四

字卷末及以下各卷均同 下一行祇顧校作祇下同

五行四塘顧校不重四塘二字係空白 六行棟顧校作

棟 八行標顧校作標 廿一行壺顧校作壺 廿三行

璣幾 廿四行拱顧校作拱 廿七行隣顧校作隣

三二葉上三行淩淩下同 六行閣閣下同 八行貫顧

校作置 二十行薰董 廿四行史顧校作史 下八行

殲顧校作列 廿三行於廓顧校作恢廓 三三葉上六

行其德歟顧校上有茲字 十一行列顧校作烈 廿七

行電雷 下二行馭馭 七行方人磬磬 九行瞳臙

腫膝 十二行夫乎 十三行於是乎無乎字勾鈞下

同 十四行崔嵬忽霍 十七行挈挈 廿四行以而

三四葉上四行川而罔無此三字有一失字 五行雁腫

外喪沮冰顧校作水 九行探顧校作採 十行躩跪

顧校作躩跪 二十行合代 下九行盼顧校作盼 十九

行弦顧校作絃下同 廿六行工女女工 三五葉上一

行而敢怒而下有不字

卷二一 三五葉下十四行趾址 十七行平卒 十八行

天夫 廿四行按按下同 三六葉上一行離崗下同

廿三行鳳顧校作皇下同 三七葉上廿八行千顧校作千

下二行文顧校作大 五行構構 廿八行衰平衰乎

三八葉下六行圻坻

卷二二 三九葉上八行而處無而字 九行俊使 十一

行以漁樵顧校上有默字 廿五行趣趨構宋本避諱

右半字空白下同 下七行瘡創 九行痠顧校作廩

十三行以之無以字 十四行之無此字闕顧校作闕

四〇葉上十二行各必 下五行者矣無矣字 廿二行

閱銳 廿三行壇顧校作墀 廿七行彗顧校作轉勾鈞

四一葉上一行青青青 二行翳夫無翳字 八行衝牙

鏗鏘以將集無此七字而既而 十三行藁顧校作藁

十五行以明顧校無以字空白 十六行護護 十七行

萬方植顧校作殖 十八行鸞骨顧校作脰脰 下一行

茫茫顧校不重茫字空方

卷四 四二葉上九行斐顧校作斐 廿五行其章成

章 下五行遘宋本避諱作遘 七行遂顧校作遠 廿六

行病疾 廿八行曰云 四三葉上九行睟顧校作睟

十三行其為無為字 十四行擢顧校作推 廿二行而

月諸無而字 廿五行官顧校作宮 下四行遙搖

七行惇案惇本敦字宋本避諱存享 九行壁顧校作壁

廿四行市市 四四葉上九行蠶孽下同 十三行臣神

十七行大小小大 下一行歷代顧校無歷字 十九行

扶搏 二十行火雲委火 廿五行擢掉 四五葉上一

行襟褐 十行魼魼 十一行歌敵 二十行碎琅顧校
作障限攪攪 廿四行鵬顧校作鵬 廿六行乎其 下
八行蒐搜 十五行遠古顧校作遠古 十六行豈不無
不字 四六葉上五行兮乎 六行兮乎勇顧校作湧
卷五 四七葉下七行滋茲 四八葉上三行海水顧校
無海字 十三行耀顧校作輝 十九行加顧校作如
廿八行滋茲 下四行注潮比上有夜字 十二行北
坵 四九葉下廿六行注億顧校作億 五〇葉上八行醒
至醒醒至醒 十二行祗顧校作祗下同 廿五行思
顧校作里 下十一行天道上空一格 日出上空一格
十二行潮之上空一格 五一葉上四行莊子上空一格
下王仲任山經釋氏同 十二行曰日 十八行臣巨
廿六行渾儀無渾字 下十二行奏顧校作表 五二葉
上二行瞻顧校作瞻
卷六 五二葉上十五行千仞顧校下有不字 二十行
既說 五三葉上二行釗戊誦顧校作戊靜釗 三行道

導 五四葉下十五行祿顧校作綠 廿二行向蘭顧校
作向闌 五五葉下十四行市顧校作市 十七行壁顧校
作壁 十九行坼顧校作圻 五六葉上廿三行佚顧校
作佚 下廿三行乏用顧校作之用

卷七 五七葉上廿二行厚地巨壑 五八葉上六行

地池 廿八行便至無便字 下五行賦無此字 十一

行採棧顧校作採棧 十八行校狡 廿三行風宿夙夕

廿四行鴝顧校作鴝 廿六行翮隔 五九葉上一行矯

躑繫顧校作擊 十六行斑班 下七行鷗雕 十六

行遺道 十七行於古人顧校無此三字 六〇葉上十

三行道士無此二字下同 下六行均鈞 十一行子之

十四行權昇 廿一行兢競

卷八 六二葉上十九行糊顧校作啣 二十行肅肅

顧校作蕭蕭 廿三行蕭蕭顧校作蕭蕭 廿五行於

以下八行有顧校作又放譴 廿六行哀衷 六三葉上

三行可何 四行恙恙 廿二行待顧校作侍 六四葉

上二行其顧校作有 七行與顧校作與 廿一行特持
下十一行執藝

卷九 六五葉上十一行於興嗟於作以 廿五行於

詠為詠 六六葉上十一行冉冉兮無兮字 十五行

和知 廿三行晞顧校作晞 六七葉上四行注儀欵

十一行行律 十三行收仇 侶旅 十六行噉噉噉噉

十七行云顧校作雪 知來者無者字 下五行受授

廿三行此生生此恍恍

卷十 六八葉下四行古今樂章下行琴操二字與此

連接操下有附字 一百三十五首無此六字 五行一

十首無此三字 九行旻顧校作昊下同 六九葉上

十六行章四句不重章字後六行同 廿七行注音顧校

無此字 下十一行議顧校作義 七〇葉上二行夏肆

肆夏 下十八行光輝輝光 七一葉上一行迎神永利

之樂二章無此一行 下六行貽顧校作胎 十三行

蒸蒸震震 七二葉上十八行夾鍾宮之一此五字與

前行連接 十九行欸泰壇以下俱連書不斷 下九行

眞貞 廿四行地池 廿六行禮樂終此首每句宋本亦

不連 七三葉上二行履艮斯繩以下每句仍連 十五

行皇黃 下六行名明 十一行降降神 廿三行祝祀

七四葉上十行回迴 十七行靈神 二十行響饗 下

廿三行皎顧校作皎 廿五行敲敲 七五葉上六行汾

汾顧校作汾上 下八行卑顧校作界 廿六行河池

七七葉上十二行予歸歸予 十八行目窈窈窈揜揜

凝疑 廿一行家于爾爾于家 廿二行爾莫余莫爾

予 廿六行兒寧母寧 七八葉上四行繞樹無此二字

卷十一 七八葉下三行乙二 五行皮日休此三字

在悼賈篇下一人有數篇者名在最後篇之下 十四行河

之水水悠悠 七九葉上十行注遠顧校作袁 十四行

拳顧校作拳 下二行蕭蕭 十二行盲盲 十五行均

脩 八一葉上十七行聘聘 十八行胎胎 廿五行干

于 下廿二行宴宴 八二葉上廿八行申顧校作田

下五行上古下有之什二字 七行何顧校作可 廿五

行旋琬 廿七行琴瑟顧校作空方 八三葉下廿四行

白顧校作曰 八四葉上十八行杷顧校作帕 廿二行

濫數藍縷嘻嘉 下二行刊切其庚倉庚 五行怛烜

赧赫 七行于饗 十一行墮墮 十二行透頹 十三

行歡顧校作歎 十九行有富無窶富存貧窶 八五葉

上六行虜膚 廿二行師顧校作帥 下五行亂乳 八

行慕慕 廿四行曰日 八六葉上廿七行河之水二

章水悠悠老成下有也字 廿八行陬隅 下三行不

其還顧校作不遠而還 四行空白有水悠悠二章五字

卷十一 八七葉上三行詩丙古調三下行樂府辭上

四字與此連接 廿一行列烈下同 下廿四行注卽顧

校作勛 八八葉上廿六行披被出來 廿七行新顧校

作星 下一行籌求 八行不未 廿七行璫顧校作璜

下有注一作璫三字 八九葉上二行昏眠 廿一行班

顧校作斑 廿五行悲顧校作非 九〇葉十九行織帛

猶努力變縹無此七字掩捺 下十三行荷蓮 廿一

行枝樹 廿六行綠蒼 廿七行能顧校作可 九一葉

廿三行雌呼雌 廿五行詠冰 廿六行非人顧校作

匪親 下六行筋筋 廿六行世顧校作時 九二葉上

六行雅期 下十六行中山山中 十九行朽朽 九三

葉上七行塞顧校作寒 九行飄飄顧校作飄飄 十行

時日 九四葉上六行斡斡 下八行傳傳否不 十六

行城空白一字 十七行莫歎空白二字 二十行成蒼

空白二字 廿二行晴顧校作明

卷十二 九五葉上三行詩丁古調四下行樂府辭下

與此連接 十一行軍中無此二字 十二行劍客下有

二首兩字 九六葉上八行點寫 九七葉上七行識織

九九葉上十九行恍惚恍惚 廿三行青天無青字 廿

四行悲思 一〇〇葉上廿六行風飄

卷十四上 一〇一葉上三行詩戊古調五無下行歌

篇一三字 五行古風無此二字 廿七行至下一行胡

關饒風沙至勞師事聲鼓無此六十字 三行存在

六行至九行天津三月時至列鼎錯珍羞無此一百

字 一〇二葉下二行殘賤 一〇三葉上十五行佔不

見無君字 一〇四葉上二十行黎黎 下九行裘裘

廿四行麤與精精與麤 一〇五葉上二行上水

卷十四下 一〇五葉下三行詩已古調六無下行歌

篇二三字 一〇六葉下七行遊近 一〇七葉上十六行

可善 下八行霜雪雪霜 十二行客子念故宅

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無此二十

字 一〇八葉上十五行日人 下十八行擢權 一一〇

葉上十一行注勸君上有李錡云三字 十二行注李錡

長唱此辭無此六字

卷十五上 一一一葉上三行詩庚古調無下行歌篇

三三字九六 廿一行郭大夫無郭字 下十三行聖兩

廿二行巍嵬下同 一二二葉上五行子無此字 廿二行

距垣 廿五行地池 下九行守顧校作府 一一三葉

下六行爲顧校作謂 八行有可 廿八行發顧校作整

一一五葉上十七行國澤顧校作澤國 二十行值是

一一六葉上二十行母顧校作毋 下十四行去顧校作分

十九行吟顧校作琴 廿二行常長

卷十五下 一一七葉上三行詩辛古調八無下行歌

篇四三字 十行等諸公無此三字 十一行思知

十四行早發龍且館無此五字東海無此二字 十六

行江行此行前有汀州阻風孟雲卿七字 廿四行留別

下有武陵二字舟中無此二字 廿七行杼山禪居無

此四字東溪無此二字 廿八行寄廬山上有宿吉祥寺

四字 下一行何顧校作河 十行莫相疑行此題在

思歸楚江之下 十二行徐十八此題在答李昌期之下

十四行炯無此字 十六行夏中無此二字 一一八葉

上二十行物顧校作日 廿一行忽覩不另行與上文連

接 下十五行遙瑤 十八行曉不另行與江行四首接

一一九葉上十七行漿漿 二十行閑閣 下十一行坼

拆 廿二行歎歎下同 一二〇葉上十五行徹澈 下

六行湘江無此二字 八行朝行 十一行空餘餘空

一二一葉下八行論論 十九行宵冥 一二二葉下十一

行狂客此行前有其二兩字 十六行悼顧校作悼

卷十六上 一二三葉上三行詩千古調九無下行歌

篇五三字 七行自廬山見訪無此五字 八行途中

成無此三字 九行自宛陵至無此四字 予無此字 畫

書 十八行集無此字 二十行鄖無此字 下四行奉

無此字 六行郎御虛舟無此二字 登無此字 事畢無

此二字 七行作詩 十一行敬無此字 十二行清溪

青谿下同 十三行人無此字 五渡無此二字 十六行

出青門無此三字 一二四葉上廿七行朽朽 下十五

行伏義神農妹婦 一二五葉下十七行包苞 一二六

葉上十六行促促 廿一行用具 廿五行勢任 下廿

三行天夫 廿七行麒麟麒麟 一二七葉上廿二行此

茲 下廿二行長空白一格 一二八葉上六行和登上

有同前二字 八行採探 廿六行闕口此二字在前行

八詠下 一二九葉下二十行況況

卷十六下 一三〇葉下三行詩癸古調十無下行歌

篇六三字 六行百丈谿下有新理茅茨四字 八行夏

日林泉無此四字 十行太白東谿張老舍無此七

字等無此字 十六行南兗謝郡客無此五字 一三

一葉上二十行前泉 一三二葉上五行絞絞 下八行

娉聘 廿六行奉誠鳳城 一三三葉上四行注任公

達黎逢無此五字 一三四葉上十一行鹿鹿 十七行

傍倚

卷十七上 一三四葉下三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七

三字 九行五老峯下有大明觀三字 墨山下有二山相

連四字 十行題思禪寺下有上方二字 十九行上

人下有院壁畫三字 二十行所無此字 一三五葉上

二行脩竹上有與東方左史五字 三行鞭杖 六行昆

蟲無此二字 十七行照明 二十行落亂 廿二行此

立立此 下四行忘遠 六行心止 九行虛靈來灑

灑塵 十行園雲春行行春 十一行笛曲 二十行

盼眇 一三六葉上七行遊棲霞寺聽子規 十三行

芝駕之駕兮 下十八行郊邦 一三七葉上十三行

知予下有天與二字 十八行索颯 廿四行姿資

下六行畫缺缺畫 七行翔翺 十五行炯阿 廿七行

磨摩下同 一三八葉上十九行直夜夜直 下十九行

志人幽士志士幽人 廿四行映英 金石下有之字

廿五行於茲下有矣字 廿八行頂嶺 一三九葉上三

行貞雙行寫御名二字 廿四行欲貌下側注一逸字

一四〇葉上四行書書 十行喉戾 下十行漢海 十四

行娥蛾

卷十七下 一四一葉上三行詩古調無下行歌篇八

三字 五行明河無此二字 下五行誰與與誰 十六

行揜黷 注鳥感切無此三字 廿四行清青 廿六行

使受 一四二葉上八行孽孽 十六行井弁 十八行

眨眨突突 注音抉無此二字 十九行注音几無此二

字 一四三葉上廿六行牖牖 一四四葉上廿一行注

烏龍山名無此四字 廿七行拖拖 一四六葉上九行

寄元逸人無此四字

卷十八 一四七葉上三行詩壬古調十三無下行歌

篇九三字 六行感寓詩無詩字下同 七行陳拾遺

下有子昂二字 廿八行見牧牛人擔青草上有冬日

二字下有歸字 下廿七行聖人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一

五一葉下廿二行難疑 一五二葉上十八行教交 下

一行語語 一五三葉上一行兒子女兒 二十行鬼獵

一五四葉上三行借借 廿六行牝牝牝牝 下十六行

鈎鈎下同

卷十九上 一五六葉下十八行後之皇與下句連接

一五七葉下九行登發 廿四行雍邕 一五八葉下十行

忘念江校云用大雅文王 一六一葉上八行徧徧 一六

二葉上三行郊野

卷十九下 一六二葉下十九行乃及 一六三葉上十

七行照昭 下十七行明門 一六四葉下十五行也無

此字

卷二十 一六六葉上十八行合今 廿四行妖祓顧

校作祓 一六七葉上五行聲齊 十四行浮山下有兮

字 下二十行代伐 一六八葉上廿一行祖祖

卷二十一 一七一葉上十九行碑頌顧校下有并序

二字 廿五行彰章 下三行周公殺無殺字空白四字

顧校作握髮而吐四字 十一行悠顧校作攸 一七二葉

上十二行炮顧校作燎 下六行盜顧校作益 十三行

刀顧校作書 一七三葉上十九行人顧校作人 一七四

葉上十九行行衍 廿六行閏顧校作潤 下一行卒率

十一行至志 一七五葉上五行金顧校作金 十七行

茵茵 二十行駛駛 下十七行重之顧校下有以字

廿八行檣檣 一七六葉上廿一行場場 下十八行遷

體

卷二十二 一七八葉下五行賈至上有並字在鐵牛

頌下 一七九葉上十四行秩秩下同 下七行履履

一八〇葉上十三行是之顧校作是以 廿二行拊拊

下十三行辱辱芽芽 一八一葉下廿五行鏡顧校作境

一八二葉上十四行掘顧校作握 廿六行量抽重抽

下六行其用則應 十一行王顧校作正

卷二十三 一八三葉上十三行政正 廿三行是是

以 廿七行檢顧校作驗 一八四葉上十行注以祐顧

校作公拓 一八五葉下五行或詠咸詠 十八行岬屹

一八六葉下十一行諷議從容無此四字 十六行綆鯁

二十行却爲分明歷天却明爲分 一八七葉上十行左

顧校作右

卷二十四 一八八葉上廿二行茵茵 一八九葉上十

八行正空白一格 下六行睿春 二十行籛籛 一九

〇葉上廿八行造顧校作哉 一九二葉上十七行知如

下一行之指指之 十五行繫繫 廿四行文父 一九

三葉下七行姑顧校作始 十二行超越 廿八行伐代

卷二十五 一九四葉下廿一行請削爵無請字抑

損無損字 一九五葉上十九行於殊常無於字 一九

六葉上十四行則曰乃爲 下十三行不慎顧校作不順

廿四行競競競競 一九七葉下十九行令聞令問 廿

五行其乎 一九八葉上一行朕顧校作朕 七行得德

下二行歌六律而而作乃 一九九葉下五六行者黃

龍丹雀以禽獸之瑞者猶能揚光帝載標榜無

此十九字下有尙有二字 二〇〇葉下十二行王顧校作

玉 十五行名銘

卷二十六上 二〇三葉上十二行論貢士書無書

字 十三行請諫 下八行亡者保其存者也無此七

字 九行存不忘亡理不忘亂理不忘亂存不忘亡

二〇五葉上三行教之然邪顧校無教字空白 十八行

傳傳 二〇六葉上廿二行從後 二〇八葉上十二行

之文無文字 十四行俾裨 二十行聞顧校作以

卷二十六下 二〇九葉下四行書奏無此二字 十

二行高郢此二字在再上諫書下 廿三行有可無可字

二一〇葉上十四行禮文無禮字 下十八行天子天下

二一一葉下十八行玉顧校作王 二一三葉上七行正至

十行杖榜

卷二十七 二一四葉下三行奏表表奏 四行疏無

此字 十二行請顧校作諫 廿八行固當崇崇上有思

字 二一五葉上廿三行昔古 廿四行帖帖 二一七葉

上十行疏蔬 下一行包苞 二行驛駟 十九行人來

顧校作往來 廿四行圓圖 二一八葉下十三行富民

富人 二一九葉上十六行西四 廿六行一顧校空白

下廿五行年祀年所 二二〇葉上二十行見危 二二

一葉上十四行益欲欲益 廿三行中平 廿七行姿才

棄去 下十二行料斷 十六行主顧校作王 二二二

葉上十行臣民

卷二十八 二二三葉上五行皇子皇太子 二二五

葉上八行成於 廿三行聚朱顧校作聚米 二二六葉

下八行志忠 二二七葉上十二行樂樂樂耳顧校作樂

官 下廿三行今令 廿七行亦顧校作示 二二八葉

下九行非空白一格 十九行階皆 二二九葉下六行

下百 九行妨訪

卷二十九 二三〇葉上四行奏無此字 五行尊號

一無此三字以下赦宥舉官府庫內人無濫賞均無 廿一

行父天顧校下有而字 下十五行令臣無此二字 廿

一行斷繼 廿五行潛顧校作僭 二三一葉上四行制刷

下二行東顧校作東下同 廿一行上顧校作上 二二三二

葉上四行其闕敗顧校其作於 六行輿其 廿七行敗

故 二二三三葉上十九行遠顧校作遂 二三四葉下廿八

行緝輯 二三五葉下四行輕罰顧校作輕爵 十七行

虛名無名字實利無利字 廿八行則彼不重彼字

卷三十上 二三六葉下四行奏五無此二字 二三

七葉上廿七行亡忘 二三八葉上十四行知生顧校下

有者字樂之無之字 下廿三行威則不畏威而罔無

此七字下有數字 二二九葉上廿二行難顧校作敕 二

四一葉上十一行未顧校作未 十九行孤媚顧校作孤

媚 廿一行神臣 廿四行冢冢 下二十行關葺關葺

卷三十下 二四三葉下三行儻直顧校作儻直 十四

行澤擇 二四四葉上一行始終終始 七行衰顧校作

哀 二四五葉上十九行卒率 二四六葉上十三行將顧

校作特 廿一行牆穡

卷三十一 二四七葉下四行帝王無此二字 六行

宗祖 二四八葉下十二行土上 二四九葉上廿四行牲

齊 下七行胤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廿五行丕不 二

五〇葉上二行俗裕 十二行策管 十三行受授 下

三行購宋本避諱右半字空白 十三行大赦顧校下有

文字 二五二葉上十五行識議

卷三十二 二五三葉上八行哀册上有帝王二字

十九行哀册上有后妃二字 廿七行刑形 下四行庚

庾庚庚 十行探顧校作杼 十六行安人顧校作安仁

十七行生圭 二五四葉上十七行總葱 二十行仗杖

下同 二五五葉上五行靈心顧校作靈輪 廿七行縞

錦 下十六行青壺顧校作青壺 二五六葉下十六行始

顧校作殆 二五七葉上十六行十卜 下廿七行享顧校

作淳 二五八葉上七行蒲顧校作藩 九行兩躍兩躍

十三行凝疑 二五九葉上廿三行玉王 廿六行殯殯

下一行怱粉

卷三十三上 二六〇葉下五行綱網 廿五行幹幹

廿七行兩顧校作雨 二六一葉上十一行于爲 廿六

行渤游 下十行壁壁下同 廿二行原源 廿七行岸

崖 二六二葉上十一十二行以是而歿者去此此下

有開卷數幅窄心妨日襲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歿者去

些二十三字 下十八行貫實 廿一行赤深 二六三

葉上七行醯醢

卷三十三下 二六三葉下四行題哀辭後附無此

五字 十五行非飛 十八行訴訴 廿二行折折 廿

三行泐泐 二六四葉上五行繫繫 廿五行長顧校作

常 下八行子顧校作子 廿七行春春顧校作方春

二六五葉上九行動行無行字 十一行嗜嗜 十五行

勝勝 廿四行永永往往上有豈復還期四字曾怒此

廿四廿五行商弦傷歌者 下三行聞聞 四行懼懼

廿六行卑庫 二六六葉上八行復顧校作後 二六七葉

上二行得德其不得已乎無此五字 九行名明 二

六八葉上一行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上

有故宰相三字此十五字在下行衰字之下鄉縣縣鄉 二

行客主下有人字 三行化仕 五行聞則 二十行求

仕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廿三行齊高 廿七行題哀辭

後無此一行 廿八行愈性不另行與上文難忘連接

下二行劉君仇無仇字 六行通其辭不重此三字

卷三十四 二六九葉上五行劉禹錫此三字在天論

下 廿七行疆疆 下一行禁顧校作殊 六行雖顧校

作惟 十一行嘗顧校作常 二十行云爾顧校無云字
廿五行乎于 二七〇葉上二行而耳 二行三行若
是言之無若言二字 十七行常顧校作嘗下同 廿四
行內者也無者字 下十四行歐毆 二七一葉上七行
敢下有有字 二十行精清 下七行干于 十一行腴
諛 十二行競兢 十八行有無 十九行有初爲近
無爲字 二十行之也無也字 廿一行聖人意人下
有之字 廿五行必者 廿七行聽命無命字 二七二
葉上五行意也 上有之字有周而甚詳無此五字 八
行迎觀者無迎字者作之北伐無此二字 九行迄壞
十一行之心無之字 十二行合爲吞爲 十八行天
下相合上下相答 十九行狗脩 二十行乃及 廿
七行理治 下四行其於 九行道讎受拜 十行法讎
使設縱令其亂人縱其令亂其人戚戚 十二行則無
此字 十三行勃然而起幸無此五字則無此字削其
半民猶瘁矣無削民二字 十七行因循下有而字

十九行者是是者 廿四行畜蓄 廿七行世大夫無
世字 廿八行食祿無祿字亦則 二七三葉上十一行
城顧校作域 廿七行不足以無以字 下十七十八
行獨理專欲以專欲獨理 十八行不能無此二字推
恩上有須字 十九行鸞鑾旂旆 廿五行有高咸有
二七四葉上三行之得無之字 七行然全 十九行災
顧校作皆 二七五葉上十二行厲王之居崦幽王之滅
戲江校云此等皆宋本善處 十九行咸有
卷三十五 二七五葉下廿一行服膺顧校作伏膺
二七六葉下八行不析顧校作不垢 二七七葉上廿三行
且顧校作旦 下廿五行勤顧校作覲 廿七行知顧校
作如 二七八葉上四行固顧校作顧 十六行情愴安
言無妄字 廿三行雖不無不字 下二行管子管子
七行雖無此字 九行理本大矣理之大也 十行固
也無固字 十二行理本無本字 十五行守下有之字
二十行其說無其字 廿一行己以後世無後字所以

無以字 廿二行咻之啾啾乎矣 二七九葉下廿五行

脫顧校作廢

卷三十六 二八〇葉下八行太甲論另行題前有放

君二字 二八一葉上十行痼調 下十八行金璞顧校

作全璞

卷三十七 二八四葉上八行二首機上權下無此

六字 二十行光耀顧校作光輝 下四行妹喜末嬉

二八五葉上八行大盡顧校作殆盡 二八七葉下十八行

曰無此字 二八八葉下廿六行葦允顧校作葦犹

卷三十八 二九〇葉上十四行省試此二字在夷齊

上大字 下一行今四皓無今字 二九一葉上十四行

道顧校作過 二九二葉上廿五行諱緯 二九三葉上

十八行遺謀遺諷 下九行之名爲名

卷三十九 二九五葉下三行躋躋 廿一行五神不

神 二九七葉上九行屋室 二九八葉下六行于顧校

作于 七行故顧校作宜 二九九葉下廿三行親顧校

作蟹下同 三〇〇葉上廿五行冽列 下十五行蓋以

蓋亦 卅四行然什

卷四十 三〇一葉上八行杜佑柱下有並字在下行

題下 三〇三葉上廿五行舉時顧校作與時 廿六行

顧校作上 下廿八行義惟無此二字 三〇四葉上

十八行恃持 十九行凡已 廿二行異思 三〇五葉

上五行使輕顧校使下有多多則三字

卷四十一 三〇七葉上十六行同周 廿七行貴責

下十行于 三〇八葉上廿二行尤者者字空白 下

二行哀顧校作喪 廿六行又顧校作又曰 三〇九

葉下十九行曰欲 三一〇葉上十八行哀顧校作喪 下

十四行博文顧校作博聞 三一一葉上廿五行揮輝

卷四十二 三一二葉上十行等下有同議二字 廿

一行復顧校作後 下廿三行或以無或字 三二三葉

上一行知如 十三行悖悖 下十二行良顧校作貪 三

一四葉上二行夫上有以字 五行職顧校作職 十八行

蒼倉 三一六葉上十三行範軌 下十八行兵顧校作

丘 三一七葉上廿六行例列 三一八葉上一行頻嘯

二行誨悔及乃 八行則魏無魏字 廿四行宣子之

僕重此四字及其無其字 下一行於是無是字

卷四十二 三一九葉上五行原性性原原毀毀原

六行原人原仁已上無此二字 八行皮日休此三字

在原親下 十一行已上並元結無此五字 廿三行

主王 三二〇葉上十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無文

武二字 三二一葉上五十六行無氣也無此三字

十七行霆雷 十八行有怪無有字 下三行故無此字

十行舉奉 十一行壺壺 廿七行事之爭 三二二葉

上一行王莽殺子宇是也此七字雙行 九行利和決

次 十行也無此字 十九行候候 廿五行晦無此字

下七行蒙象下同 八行注義節爾系 十四行眞直

十七行眞顧校作直 二十行眞直 三二三葉上一行

思忠

卷四十四上 三三四葉上四行李翱此二字在平賦

書下 廿七行奉拳拳拳 下十行于于 三三五葉上

三行聲靜 下八行搏搏 二十行而其

卷四十四下 三二八葉上廿三行機機 三二九葉

下一行裨裏裸裨 十五行豎宋本避諱下半字空白下

同 三三〇葉上廿七行鷓鴣不另行與上文接連

卷四十五 三三二葉下廿一行盼響盼響 三三三

葉上二行墮顧校作撥 三行倍上有益字 六行親

觀 九行十無此字 十四行兒阜 廿二行執政政下

有者字 下二十行靡靡 廿七行隗隈慶慶慶慶 注

反無此字下同 三三四葉上三行注妬姑 廿三行洸洸

三三五葉上廿三行拆顧校作拆 下三四行乎春秋祀

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無此十六字 十

一行于顧校作千 三三七葉上十五行所述下有言必

有所述五字 下十行靡靡 十一行界界 十五行濟

濟 廿六行恪恪 三三八葉上五行生象無生字 十

二行艾顧校下有一作菱三字

卷四十六 三三八葉下廿一行老師先師 三三九

葉上三行不與祭祭如在護此四字雙行無祭字 下八

行有下有名字 九行祭也無也字 十六行注衛桓

公名完此五字大字 廿二行立言言語 廿四行矣

邪下同 廿五行士事 三四〇葉下三行如何何如

廿二行申顧校作中 三四一葉上十行可與顧校無與

字 下六行亦神也下空白四字 廿五行鄩下有音章

二字小注 三四二葉上九行大江之南顧校江作泝

下七行德下空白一字 三四三葉上一行爬把 二行之

不下空白一字 九行醲顧校作釀亡無 十行屈下有

求勿反三字小注聲下有牛膠反三字小注 十二行具且

十三行寔下有音捷疾也四字小注 十四行注平聲

無聲字 十七行注玷珪 十九行卓犖 廿一行守正

宗正顧校作守王 廿六行賴顧校作幸 下十九行注士

南反無反字士顧校作七 廿二行文之文 三四四

葉上四行不祥無不字 十一行食俗 下十四行焦燠

三四五葉上五行翰顧校作鞫下同 十三行商商 廿

三行知智下同

卷四十七 三四六葉上四行訂一附無此三字

九行原晉亂說無說字 十七行散無此字 下四行

太太 五行其愈 三四七葉上廿五行剡郟孔子曰

不重孔子二字 廿七行蟠顧校作端 下廿八行禦之

以禦 三四八葉上十七行猶信可信焉 二十行實生

下四行焉苟東無此三字 七行擇釋 三四九葉上

八行固曰 廿六行孫人 下十二行季札另行

卷四十八 三五二葉上十四行爲謂 下十四行承

成 十九行晞歸 三五二葉上六行疆疆 十三行

冥宜 下六行三顧校作王 三五六葉上四行天顧校

作失

卷四十九 三五七葉下十七行詭顧校作詛 廿二

行驛駟 三五八葉上三行場場 下七行咨盜

卷五十一 三六〇葉下四行祠廟顧校下有上字 八行

齊公顧校作濟公 九行玄宗御製此四字大字專行

廿二行責顧校作貴 廿八行雖寂寥無雖字 三六一

葉上四行遷僊 十一行玄宗御製張說辭此七字大

字專行 三六二葉下二行不顧校作所 九行殫顧校作

單 十九行掉掉 廿五行巧正 廿六廿七行慎法

之士顧校之作人 三六三葉上三行令今 九行言無

此字 十行元九 十四行返顧校作及 二十行後沒

廿七行茲典 廿八行揚陽 下廿一行會之下空白六

字顧校作於是時備以 廿八行而乃

卷五十一 三六四葉下三行二三 九行袞竟

二十行華事 三六六葉上廿二行抵顧校作哲 廿四行

皇黃 下十七行方顧校作方 二十行曰云 廿七行

工士 三六七葉上十行記碑 十五行浸漫 下廿一

行主生

卷五十二 三六九葉上三行碑三無三字 廿三行

問顧校作聞 下十八行斗升 三七一葉上十四行皇

顧校作黃 三七二葉上四行樂顧校作樂 十五行噓

墟 三七三葉上十二行三二 下廿一行禦與與禦

廿六行回顧校作惛

卷五十三 三七四葉下十一行少太 廿五行傲臣

顧校作傲君 三七五葉上四行季葉浩浩此銘辭低一

格每句空一格 下十一行作歌不可無作字 十二行

遐遜不可無遐字 三七六葉上廿五行殷顧校作隱

下二行妹末 十五行生主顧校作王 三七七葉上廿

一行子顧校作于 下一行震電 二十行齊齋 三七

八葉上二行黨儻 十四行咳孩 十八行功顧校作攻

下十五行犬大 三七九葉上十五行壞顧校作懷

卷五十四 三八〇葉上三行表上有石字 廿二行

使空白一字 廿四行敝顧校作颺 十五行配顧校作

酌 三八一葉上十二行傳傳 廿四行人空白一字

廿六行微微 三八二葉下廿六行椽椽 三八三葉上

九行游顧校作淤 十行仁顧校作傍 下十四行礪顧

校作礪

卷五十五上 三八四葉下五行漂溲下同 九行諸

葛上有蜀丞相三字 三八五葉下十八行至廿一行梁

甫吟至計爲無此七十七字 廿一行先主上有陣形

既三字 三八六葉上九行若無此字 下十五行公功

廿一行三二 三八七葉下一行完顧校作定 十二行

技顧校作枝

卷五十五下 三八八葉上十六行瞻瞻 下六行漿

漿 廿二行徽徽 三八九葉上四行奈柰顧校作禁

三九〇葉上十九行以實銘以上有得字

卷五十六 三九一葉下九行玄宗御書此四字在下

行張說上故上有唐字 十行張說下有辭字 十八

行在存 三九二葉上四行諫顧校作棟 二十行早顧

校作卑 下二十行侍無此字 廿五行當其顧校作堂

上 三九三葉上十四行至顧校作上 十七行兵顧校

作其 三九四葉上廿七行埽埽 下廿六行藁孽 三

九五葉上十三行弟顧校作第 三九六葉上十行考孝

卷五十七 三九七葉上五行斐顧校作斐下同 廿四

行左顧校作右 三九九葉上二行將無此字 四〇〇

葉上八行非其其非 四〇一葉上十五行簡顧校作簡

四〇二葉上十八行入顧校作實 四〇三葉上十七行

澣瀚 下廿三行儻獍 四〇四葉上十七行開顧校

作闕

卷五十八 四〇五葉下十七行太太 四〇六葉上

四行次顧校作尺 六行代顧校作伐 九行壽顧校作

壽 十一行所顧校作病 廿八行懾懾 下三行褻哀

十二行大九門內 四〇七葉上十一行弟第 四〇八

葉上十六行下無此字 下廿六行清清 四〇九葉上五

行糊顧校作互 廿八行禛雙行寫御名二字 四一〇

葉下三行鳥鳥 四行觀宋本避諱右半字空白下同

廿二行第顧校作弟

卷五十九 四二葉上五行三受降城碑下有銘

字 九行析柝 二十行注休朱 下一行劇劇 四行

伸俾 十二行完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二十行牧守

無此二字 四一三葉上十九行召名 四一四葉上十九

行掌空白一字 四一五葉上十七行玉王 廿三行什

顧校作什 廿四行係系墻蜀檀羅 廿七行征徑 下

九行徙死

卷六十 四一六葉下十二行節度使無使字 十五

行夷無此字 廿七行洛洛 四一七葉上十二行含合

下十七行文大 四一八葉上廿五行曰無此字皆無此

字 四一九葉上十一行注斐斐 十三行誠誠 廿五

行恨恨 下四行簞簞 四二〇葉下十六行拜無此字

四二一葉上五行太大 十行員無此字

卷六十一 四二三葉上六行梁肅上有並字在心印

銘下 廿四行朝無此字

卷六十一 四二七葉上四行釋二無此二字 下廿

七行善喜 四三一葉上十七行跌跌 下七行憬宋本

避諱作憬下同

卷六十二 四三二葉上五行鏡宋本避諱缺末筆下

同 八行太大 下四行曰日 四三四葉下十四行嚴

顧校作莊 四三五葉上六行代顧校作伐 下十三行字

字 四三六葉上廿一行迨殆 下五行詢顧校作詣

八行邁顧校作遇 十八行竟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卷六十四 四三七葉下四行釋四無此二字 七行

牛頭下有山字 四三八葉上十行賑顧校作診 廿二

行櫛櫛 四三九葉下三行慧信 四四〇葉上六行

曲空白一字 廿八行至下一行寓今爲泉州人孩

提秀發博究書術 一旦寓作亂無今爲等十五字

十九行穎顧校作穎 四四一葉上一二行虛往實歸

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無此

二十字 七行藏藏 四四二葉上廿八行龔下有去字

下五六行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歧以泥學

者無此十六字 六行喫听顧校作誤話 十四行性空白一字

卷六十五 四四五葉上四行釋下有道字 九行道

四無此二字 廿二行先光 四四六葉上二行語說言

也無此二字 十一行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

神焉合天下三夷無此十八字 廿二行相土有顧

校無此三字上顧校作土 下三行宜疑 十二行昭照

四四七葉上十四行冰水 十八行葉乘 廿三行遠遂

十九行惠顧校作慧 四四九葉下五行迴迴 十八行

絹顧校作縵 四五〇葉下五行清顧校作情 廿一行

古顧校作古 四五一葉上十一行末末 四五二葉上

廿五行明冥

卷六十六 四五三葉上廿四行畫畫 下十八行牒

牒 四五四葉上十五行春春 十八行返反 廿三行

谿蹊 下廿一行旋見顧校作從兒 廿六行山出萬

山十有有字 廿八行氣氣 四五五葉上九行仰顧校

作抑 十四行主王 下十二行坑坑 四五六葉上五

行北地 廿二行刃顧校作刀 廿三行不稔顧校作千

稔 下四行糞異

卷六十七 四五七葉上十六行公翁 廿四行穎穎

下十行其事歟無此三字 十五行飈飄 十六行明

夷于顧校作昭夷子 廿五行有又 四五八葉上十四行

此也上有如字 下三行函顧校作函 七十七八行殫

驅驅空白三字 廿八行節空白一字 四五九葉上一

行像空白一字 二行人空白一字 三行北顧校作此

二十行其體妙空白二字顧校作鍾乎鍾其幾無其字

廿三行令得令德 四六〇葉上十七行燿燿顧校作燿

燿 下十一行鐵顧校作栓 十七行勅河北道推勾

租庸兼復囚使判官無此十四字空白約十字 十七

十八行河東無此二字 十九行並顧校作茲 四六一

葉上九行座顧校作崖 下七行不如意顧校作十如意

四六二葉上四行貞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卷六十八 四六二葉下十一行奇章公下有牛公二

字 廿六行里顧校作理 四六三葉上廿二行慮虜 四

六四葉上六行九顧校作先 十一行令今 下十五行

政顧校作征 四六五葉上十九行和知 下十五行讓

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十六行敬宋本避諱缺末筆下同

四六六葉下廿二行擣顧校作搏 四六七葉上十一行在

顧校作左 下十六行獨燭 十七行揭顧校作揭 四六

八葉上六行永顧校作宋 四六九葉下十二行附耐

卷六十九 四七一葉上廿二行宴間大閒 下十五

行韓顧校作諱 四七二葉下十六行楊陽 四七四葉

上四行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無此十

三字 十三行直足 十七行親在堂顧校重親字 下

一行章顧校作意 七行涿可 八行終始始終 十八

行瑞端 四七五葉上一行推惟 八行里理 四七六

葉上五行大易書易 八行於心顧校作無心 十二行

魯山今顧校作魯山令 下四行無身顧校作元身

卷七十 四七七葉上十行東武顧校作武東 十四

行可無此字 四七八葉上十一行於顧校作與 下廿三

行時降時字空白 廿六行胠空白一字 四七九葉下

九行太大 十四行天紀絕 二十廿一行南山四君

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無此十六字

卷七十一 四八〇葉下廿五行志智 四八一葉上

二行受授 四八二葉下廿二行蔭下有所標切三字小注

四八三葉上十九行走顧校作我 四八四葉上廿三行子

顧校作子 廿八行京兆韋長文不另行與上文連接每

人空半字或一字 下九行假退

卷七十二 四八五葉下廿五行忿分 廿七行淫睡

廿八行省院省勝 四八六葉下八行行刑 四八七葉

上四行授顧校作受 六行俊顧校作賤 下十二行光

顧校作先 四八八葉上廿二行丙景 廿三行藉籍 下

二十行覆顧校作覆 四八九葉上八行充克 廿七行感

顧校作惑

卷七十三 四九〇葉下廿一行王褒下空白一字

四九一葉上廿五行疆疆 四九二葉上九行美事 四九

三葉上十八行觀覽覽觀 下十一行盧廬 四九四葉

上廿二行今無此字

卷七十四 四九五葉上三行丁書附空此三字 十

九行萬石二字空白 廿五行晏宴 下七行映差空白

二字 八行極樞 十一行鬱空白一字 四九六葉上

十七行屢屨 四九七葉上七行泐泐 下一行蔽蔽

四九八葉下三行可何 八行鈹缺 十行子其子一其

廿一行餘送 廿四行某某 廿五行洪君曾是洪若

曾君 四九九葉下三行旋放 十九行樂落 五〇〇

葉上廿六行汗汗 五〇一葉下十四行不愧空白二字

十五行齷齷束空白二字半 十七行殘無此字 清明

高甘泉下有燭字

卷七十五 五〇三葉上六行構空白一字 五〇四

葉下六行管管 廿八行代伐 五〇五葉上廿二行纒

續

卷七十六 五〇六葉下九行川內空白二字 五〇

八葉上十七行極樂世界此行低一格每句空一字 廿

四行且且 下十三行遁道

卷七十七 五一一葉上十一行筋筋 十八行矣夫

五一二葉下十九行扞干 五一三葉上八行之鞮屬上

有境字 十二行廉下空白一字 廿二行三重 五一六

葉上二行攝攝 四行子子 下三行神空白一字

卷七十八 五一八葉上十一行誠戒下同 十五行

櫛銘題前有枕銘杖銘四字 五一九葉下八行且且少

半字 十一行太倉箴前空一行 十三行波陂 五二

〇葉下廿六行然上有若字 五二三葉上廿二行桓宋本

避諱缺末筆 五二四葉上十一行問之上而有而字 二十

行爾形惟援銘辭上空二格每句空二字

卷七十九 五二五葉上廿一行閣下二字旁書 下

十四行士士 五二七葉上一行未夫 廿六行勇空白

一字 五二八葉上廿一行經緯經緯 五二九葉上十一行一空白半字

卷八十 五三〇葉上五行腹空白一字 下十三行禎

雙行寫御名二字後一行同 五三一葉下十三行一空白

半字 五三五葉上一行死曰空白二字 二行某空白

一字 九行空空白一字 廿二行輦軍 五三六葉下十

二行子子

卷八十一 五三七葉下十四行睢夸眈夸 五三八

葉上廿八行官宮 五三九葉上廿五行准準 下六行誥

告 十五行研妍

卷八十二 五四〇葉下二十行聞也故書之所傳

聞異同此夫子之所無此十五字 五四二葉上十三

行華覆華覈 下十八行傳博下同 五四三葉上廿五

行穎穎 五四四葉上十五行志至 十六行不宜無宜

字 廿四行以行 下十五行勉人勉他人 五四五葉

下八行濟之子濟無下濟字 十行太守鄭下空兩格

遼導山中無中字 十一行甄生甄逢 十四行安

國觀國 十八行仁人 廿四行闕而無闕字 五四六

葉上十一行瘖暗

卷八十三 五四七葉下七行勉彊彊勉 五四八葉

下十七行注余除 五五〇葉下廿二行故自貞宋本存

切半字不可知 廿三行羣僚羣下空白一字 五五一葉

下十六行侍者此二字側書 五五二葉下二行觸觸觸

受觸受 三行愛愛緣無此三字 十一行啓咨 廿五行

樸璞 五五三葉上六行盧盧 十三行則不必服無則

服二字 十五行不然無不字

卷八十四 五五四葉上十八行喪祝 五五六葉上

廿五行擬礙 下三行不可可不 廿六行據劇 五五

七葉上七行讚讚 九行與相與 十行相扶扶口

卷八十五 五六一葉上八行大小小大 五六二葉

上七行原園 五六三葉上二行充充 下廿七行閒齒

髮尙壯閒作閒尙作甚 五六四葉上四五行蜀蕪塵

三字空白

卷八十六 五六七葉上十五行有文上有固字 下

十二行傳傳 十三行仍敘仍叔 五六八葉下十七行

亟拜亟問承拜承問

卷八十七 五七〇葉上廿五行廓廊 下廿二行垢

宋本避諱作圻下同 五七一葉下八行闕門也能無此

二字 九行制製 廿三廿四行勸適遺之屈聳適

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無此十七字 五七二葉

上二十行熟孰 下十三行富貴無貴字 十八十九行

上之無此二字 五七三葉上八行揆幸 二十行其無

此字 廿二行亦不

卷八十八 五七五葉下十四行戾戶 五七七葉下十

九行未徵夫貞 五七八葉下十一行許許 五七九葉

上廿四行艷然色然

卷八十九 五八一葉下九行五九 五八四葉上十

七行行下有道字 下十一行自於 五八五葉下廿四行

懼衢

卷九十 五八九葉下十二行夏口無口字 五九一

葉上十五行而能吾能 五九二葉上十八行劒之鏗不

另行與上文連接 廿七行疆疆

卷九十一 五九三葉上十五行文集序無文字下同

五九四葉上五行子予 五九五葉上六行揅茶 十八行

隨空白一字 廿五行敘空白一字 五九六葉上十九行

服伏 五九七葉上二十行夢得空白二字 五九八葉

上十六行刃刀

卷九十二 六〇〇葉下廿七行無召册召 六〇二

葉上廿五行十一九

卷九十三 六〇八葉上六行詩序詩集序 十六行

唐容州題前有後序二字 六一〇葉上廿四行未顧校

作末 下八行史吏 六一二葉下十行注上聲空白一

格 六一四葉上十八行愚觀無愚字 十九行詩人詩

上空一格 廿七行未末 下三行君子之顧校無之字

卷九十四 六一五葉下六行琴一無此二字 二十

行而減空白二字 廿七行秋交蝕空白三字 六一六

葉上十八行釐空白一字 下一行梧空白一字 二行

疆空白一字 十行傷性無傷字 六一八葉上十五行

觀翫

卷九十五 六一九葉上五行珂軻 六二一葉上一

行二子季字兼二格 六二二葉上廿一行孔子者不重

孔子二字 六二三葉上廿七廿八行挈而導之懼邪

小之逆陷也無此十一字 六二四葉上九行祠祠

卷九十六 六二五葉上廿六行紘綖 下二行敵敵

五行牢字下同 七行湖潮 六二六葉上五行余餘

六行則惟 廿一行雲雪 下十六行上天垂光此詩

另行 六二七葉上十二行時特中士 廿四行十二七

廿六行能詩無詩字 下三行綴其綴其下 四行解能

九行益切無切字劉侯無侯字 九行十行益忌之劉

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

譏諷無此二十四字思竭不能續無此五字 十一行

世人下有能出二字 十二行出書 十三行書無此字

不已無不字 十七行不解不能解何書無此三字

十八行座坐 二十行日已上下有出驚二字 廿一行

到門無此二字覓無有也覓之無有見矣 廿二行間

無此字 廿四行巧妙 廿五行足安 廿六行安足似

若 廿七行凍凍 廿八行閉間植植 六二八葉上三

行此在 十一行注並彌明所作並是彌明作也 十九

行桂搏 下四行咸謂或 十九行奇靡其於無此四

字 廿八行注太真兄太沖以去歲登科無此四字

六二九葉上一行京有 六行余餘 七行者無此字

十四行帆帆 廿六行所之 下四行盤之中此歌另行

沿湘 廿三行羅羅 六三〇葉上廿一行湘川猜猜

此詩另行 下十二行丈夫子無子字 十四行雞山小

雞 六三一葉上十七行三二 二十行娥蛾

卷九十七 六三一葉下廿五行疇疇 六三二葉上

九行聞馬聞者 下八行于乎 十四行選善誓遷善

六三三葉上七行出於出其環其環於 廿三行荒尋

尋荒 下五行耳無此字 八行激激 十二行悵帳

廿七行而放為放 六三四葉上十一行七九 十七行

藝藝 二十行若苦 下廿八行神形 六三五葉下七

行然焉 八行鏡境 十八行過不飲過至不飲者 十

九行去者無此二字 廿一行痞痞

卷九十八 六三六葉下十七行徹澈 廿三行暴空

白一字 六三七葉上二行壺闌 十七行才材 廿四行

聞問 下十三行離騷騷離 廿二行蒼滄 六三八葉

上九行姿恣 二十行迓顧校作訊 廿八行東都顧校

不重東都二字 下廿七行舩顧校空白一字 六三九葉

上六行以樂無此二字 六四〇葉上十二行以娛顧校

作有娛 廿二行書則書 下十行序顧校空白一字 廿

六行漫汗汗漫 六四一葉下十五行周遊遊周 十八行

浮屠顧校作浮圖 十九行從顧校作徒 廿二行江河

河江 廿三行之也無之字 六四二葉上七行以比下

有於字 九行麟鳳麟猶由朝冠無此二字

卷九十九 六四二葉下七行讀韓愈所作毛穎

傳下有附字 十一行女婦 六四三葉上廿一行都郭

下七行嘗常 十行摹謨 廿一行來始始來 六四四

葉上四行若是無是字 廿八行其無此字 下十行造

迨 十八行太史公曰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六四五葉

上十二行贊曰不另行與上文連接 十三行盼嗎 廿

四行在存 下一行偏傷不重偏字 二行小邑下有

也字 四行相與上有遂字 十二行贊曰不另行與上

文連接下同 六四六葉下三行嘔歐 十六行四七 六

四七葉上九行帥率 下十二行天本 十三行故其重

一故字 十四行天本 十五行不抑上有吾字 十八

行疎密密疎 十九行哉矣 廿三行不得下有日字

廿五行傳其事上有故字也無此字 廿八行州人無

此二字 六四八葉上一行大駭無大字 七行吾妻不

重吾妻二字 十二行則廁

卷一百 六四八葉下十二行齊魯二生下有程驥劉

又四字 六四九葉上十三行城成 下二十行搏搏 廿

八行搏顧校作搏 六五〇葉上廿二行聚叢 下二行注

所爲無所字 六五一葉上六行不大亂顧校不字空白

江校宋本卷末有校正銜名十四行今附錄於左

臨安府

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貳拾策已委官校正訖

紹興九年正月 日

右 文 林 郎 臨 安 府 觀 察 推 官 林 憲

左 承 直 郎 寧 海 軍 節 度 推 官 周 公 才

右 承 直 郎 臨 安 府 觀 察 判 官 蘇 彥 忠 監 雕

左 從 事 郎 浙 西 安 撫 司 准 備 差 遣 劉 嶸 重 校

左 從 事 郎 臨 安 府 府 學 教 授 陳 之 淵 重 校

右 承 奉 郎 特 添 差 簽 書 寧 海 軍 節 度 判 官 廳 公 事 王 遜

左 承 事 郎 添 差 臨 安 府 府 學 教 授 周 孚 先 重 校

一字 十七行裂裳衣瘡顧校作裂衣裏瘡 廿六行如

加 下 十二行卦封 六五二葉下三行膠顧校作膠

後序 六五四葉上十行殿中另提行昌言此二字小

字

右朝散大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梁宏祖

左宣義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朱敦儒

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軍府事王榕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張澄

是書初板用烏程蔣氏密韵樓藏元覆宋小字本影印板頗漫漶讀者病焉後收得明嘉靖

徐煇刻本清朗悅目汪序云徐生嗜古博藏其刻是集躬自監視一字一畫弗稱必更之其

精密可知此本先經吳縣江鐵君據黃氏士禮居所藏宋紹興翻雕北宋本校錄至極精細

戊辰夏五本館又假得罍里瞿氏所藏徐本爲顧千里用孫古雲家殘宋本校過者闕卷十

六至十九之上又五十九至六十二又七十三至九十七取對江校又增出若干字滄海遺

珠彌足珍貴因成校勘記一卷以江校宋本爲主凡不注何本者均江校宋本也顧氏校宋

則注顧校作某以醒眉目惟江顧二氏校本悉照宋本勾勒行款每卷總目如古賦等均在

第一行卷第幾下並附注總幾首等字子目如聖德失道等均在題上頂格側行小字注與

徐刊款式不同舉例于此不錄入校記此外江顧二家僅校正字畫無關宏旨者亦從其略

迨錄旣畢爰誌數語於後己巳仲春閩縣林志烜識